

長篇創作

歸

馮玉奇著

上海大明書局印行

馮玉奇著

長篇社會
言情創作

歸

上海大明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馮 玉 奇

校閱人 周 曉 光

出版者 大 明 書 局

發行所 大 明 書 局

上海山東中路一四三號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三版

長篇社會
言情創作
歸

馮玉奇最新著

一

八一三戰事爆發，日本軍閥會大言不慚的發表於二十四小時之內佔領上海，但事實的展開，却經過了二千四百小時之久，日軍以六次增援，仍不能進逼寸土。中國軍民，士氣大振，將士奮勇殺敵，人民後方工作，全國一致，長期抗戰。日本既不能逞強，遂抄襲後路，企圖瀏河登陸，兩軍浴血激戰，我軍終因寡不敵衆，三軍盡皆犧牲。瀏河登陸，寶山縣城危急，駐守該縣之姚營弟兄，遂亦與城共亡。如是而後，蘊藻浜，張華浜敵兵遂都趁機登陸。楊行，廣福，廟行，都有激戰。守了六七日，不得已退至大場。後因日兵在金山衛登陸，進抵松江，我軍前後受敵，當局不忍熱血健兒作無謂之犧牲，遂傳令西撤。但尚有八百孤軍，與敵人作誓死戰。故八一三滬戰一役，在抗戰史中創造了最光榮的一頁。以門戶洞開的中國，日方尚需增援六次，至相持到三個多月之久，若不是金山衛登陸，恐勝負真難預料。故我謂一個到底是雖敗猶榮，而一個究竟是雖勝不武。

• 1 •

自從國軍西移之後，上海便形成了孤島。然而孤島上的人們，都是醉生夢死的居多。所以畸形的發展，彷彿雨後春筍，會更加的比戰前還要繁榮起來。如此過了一年，日軍進佔租界，偽組織也相繼而起；於是一般可憐的小百姓，在水深火熱的地獄中也只好忍痛含淚過着

非人的生活了。

羅淑嫻在滬戰的時期內曾組織救護隊在戰地服務；後因受了微傷，回到租界醫院裏來醫治調養。等她傷勢全愈之後，不料國軍已經奉命而撤，她也只好回到家裏來過着苦悶的生活了。那時候她心中記聖的就是這個諸葛雄，從戎以來，起初尚有信息，可是也絕不寫明他的地址。但事到今日，一年多了，却反而音訊全無，彷彿石沈大海。淑嫻憂心煎煎，只怕他爲國捐軀，凶多吉少，因此終日悶悶不樂，愁眉不展，連睡覺吃飯的心思都沒有了。

這已經是初冬的季節了，天空老是陰沈沈的，好像一個心事重重人底臉兒，始終見不到一絲笑容的樣子。西北風吹着整個的上海，街上的樹葉兒都紛紛的飄飛，在這劫後的環境裏，使人更會感到了無限的淒涼。羅淑嫻披了一件厚呢的大衣，正從外面匆匆的回來，經過小院子的時候，聽會客室裏有人在說着話，這話聲有點異樣，好像還有日本人的口音。淑嫻心頭別別亂跳，遂悄悄地走到窗口旁來，側耳細聽了一回。只聽父親的聲音，在說道：

「我的年紀老了，已經五十朝外了，一切辦事的能力，又非常的薄弱，所以……恐怕有負重託。我的意思，還是請年輕的人來擔任吧！比較可以辦得好一點。這些我覺得很抱歉，還得請你們原諒才好。」

「羅局長！你何必大腳裝小腳呢！況且你是老局長，這一個位置非你來坐不可的。我們這位武吉隊長是最爽快不過的脾氣，你要推三阻四的顯出娘兒態來，那就叫他心裏不高興了。」

這個說話的人大概是甘心做走狗的翻譯，他有些勸導也有些威脅的口吻。向羅武智說

着。淑嫻在窗外聽了，心頭的跳躍，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由不得暗暗的罵了一聲該死的奴才！這千刀萬剮的走狗，虧他說出我們這兩個字來，簡直把他的祖宗都忘了呢！正在恨恨的想，聽爸爸的聲音又在低低的說道：

「金先生！並非我故意的推三阻四不肯答應，不瞞你說，我最近以來身體也不大強健，三頭兩天的生病，醫生囑我不能辦事情，必需靜靜的休養才好。所以我的意思，能否給我再考慮幾天？我一定可以給你們有個圓滿的答覆。」

「好的，好的，阿拉相信儂，儂一定肯出來幫忙。羅局長！儂休息休息，阿拉過兩天再來拜望儂。再會，再會！」

這個武吉隊長說着他生硬的中國話，表示非常和氣的樣子。淑嫻知道他們要走了，遂連忙閃身躲入一個牆角裏。偷眼望去，果然見爸爸送着兩個人從會客室裏出來。一個是穿軍服的日本人，還有一個西服青年，當然就是爸爸在叫他那個姓金的走狗了，淑嫻看他們走遠，方才步入會客室裏，蹙了眉尖兒，却在室內團團的踱圈子；顯然她內心是表示這一分兒憂急的樣子。

不多一回，羅武智垂頭喪氣的走了進來，他的神態有些愁雲層層，好像有說不出為難的樣子。淑嫻於是低低的叫道：

「爸爸！……」

「噢！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羅武智低了頭兒並沒有發覺室內有着人在，猛可聽了這一聲叫喚，他會吃驚得向後倒退

一步，抬頭發現了淑嫻，方才又鎮靜了態度，咳了一聲問。淑嫻在沙發上坐下，很憂煎的還了他一警哀怨目光。說道：

「我剛回來，爸爸！他……他……們走了嗎？」

「孩子！你已經聽得很詳細了嗎？那很好，這件事情，我真有些委決不下，所以我倒要跟你商量商量。」

羅武智也在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他取了茶几上煙盒內的雪茄，把嘴兒咬着煙尖頭。淑嫻見了，很快的站起身子，坐到爸爸那張沙發的靠臂上去，一面劃了火柴，一面給爸爸燃火。說道：

「爸爸！其實那是用不到什麼商量的，我認為毫無考慮的餘地，這是萬萬也不能答應去幹的事情。」

「我當然也不願幹囉！但是，他們逼着我，威脅我，恐嚇我，我簡直沒有了辦法。因為不答應他們，他們是決不肯放過我的，說不定會害死我，這……這……叫我如何是好呢？」

羅武智愁眉不展的神情，一面連連猛吸雪茄，一面有些哭笑不得地回答。說到末了，把兩手一攤，還深長地嘆了一口氣。淑嫻忙道：

「但是爸爸若答應了他們，這漢奸兩字可不是玩的事情。這好比一塊雪白的玉，遭上了一個污點，從此以後，便要遺臭萬年，給後世人的責罵。爸爸！你難道願意做這樣不名譽的人嗎？」

「我何嘗不是這樣想？但一個人性命終也要的，照你的意思，難道叫爸爸給他們活活的弄死嗎？唉！這……」

淑嫻見父親無限怨恨的回答，他除了嘆氣之外，幾乎要哭出來的樣子。於是蹙了眉尖，也表示爲難的神氣。遂拍拍他的肩胛，低低說道：

「爸爸！你也不要難受，無緣無故給他們弄死，當然也不甘心。我們終要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哦！爸爸！有了，我的意思……」

淑嫻凝眸含顰的說到這裏，却又停止了不說下去。站起身子，走到室門口去張望了一下，見沒有什麼人，遂又走到父親身邊，附了他耳朵，輕聲地說道：

「爸爸！你還是在今天晚上悄悄地逃走吧！他們找不着你的人，當然也死了心，只好請別人出場來登台了。你說這個辦法好嗎？」

「這個辦法好是很好，但也有兩個困難的問題。……」

羅武智的八字濃眉又皺了起來，他連連的吸煙，好像有所考慮的樣子。淑嫻很着急的口吻，迫不及待的問道：

「爸爸！你說的是那兩個困難問題呢？」

「第一個問題，是我該逃到什麼地方去好？萬一在半路上被他們捉住了，這豈不是更要被他們鎗斃了嗎？第二個問題，即使我逃走了以後，這一個家當然要被他們封起來。那麼剩下你們四個女流之輩，以後怎麼樣過活？你想，這兩個問題不是也太重大了嗎？」

淑嫻細細回味爸爸這幾句話，覺得這兩個問題不外乎是貪財怕死。一個人捨不得家產，放不了性命，那麼要想做一個忠貞的好人，這實在是太以困難了。因此她心頭是有些怨恨，怨恨爸爸不該這樣的沒有忠義之氣概。雖然她想慷慨陳詞，曉以大義。但一個做女兒的人，在爸爸面前，自然也很不容易說過分激烈的話，那當然還是爲了要顧全父親而子的關係。所以烏圓眸珠一轉，低低的又說道：

「爸爸這個考慮，固然也對。但我的意思，爸爸可以不必憂愁，你若今天連夜的出走，他們防備決沒有這麼的快。至於到什麼地方去？那自由區裏也許正需要爸爸這樣人才去爲國出力呢！老實說，國軍西移之後，照理爸爸也早應該跟着到大後方去的。可是爸爸一心希望安安逸逸的做個平頭百姓，以爲年紀老了，還是留在上海享享清福吧！你的意思，是不預備再做官了，但日本進佔租界，偏又來麻煩了你，所以我認爲你還是出走的好。假使你答應他們登台的話，將來也難免要遭愛國青年的暗殺等情；所以這也未始不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同樣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們應該要分析他的價值如何？倘然被日本人在半路捉住鎗斃而死，這是何等的光榮！外界知道了，個個人代爲你贊頌，惋惜，說不定有人給你流眼淚，做輓詞。何況這次出走，也未必一定會被他們捉住呢！比方那麼說，你登台後被愛國青年暗殺了，這時候不但沒有人來同情你贊頌你，而且還要大叫痛快痛快！死得好哩！爸爸！女兒很放肆，不顧前後的，爲了愛爸爸，愛祖國，所以要說的話是不得不完全的囔了出來，這些爸爸應該要原諒我，我現在覺得爸爸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很平坦的大

道，一條是很崎嶇難走的小路。不過那條大路的盡頭，却是黑暗的深淵和苦海。雖然初走的時候很容易，但走完的時候，終身一切都完了。而這條小路呢？雖然初走的時候很困難很難走，但走到盡頭的時候，却會放射出無限的光明，得到名留史冊的美譽。爸爸！你應該把眼光放得遠一點，你就知道應該是挑選那一條路走了？至於房屋地產，這些家產，無非是身外之物，那是算不了什麼希奇？爸爸可以不必可惜。就是我們四個人的生活，爸爸也不用擔心，我們有手有腳，難道還怕餓死不成？……」

淑嫻的話說得真不少，一口氣說到這裏，似乎有些吃力，遂頓了一頓。望望父親的臉兒，已是漲得紅紅的，可是却只管猛吸煙捲，並沒有表示什麼意思。淑嫻有些口渴，遂在茶几上放着的那盃茶拿來，喝了兩口，望了爸爸又急急的問道：

「爸爸！你聽了我這些話，是否也覺得有些道理呢？你別老是悶聲不響的，好歹也發表一些意見才是啊！」

「我此刻內心實在亂得很，我簡直不知道怎麼樣才好？」

羅武智站起身子來，索性在室內像熱鍋上螞蟻似的踱起圈子來了。淑嫻放下茶盃，也跟着站起身子。說道：

「爸爸！你也是做過局長的人，從前不是也經過很困難的事情過嗎？你也得一件一件的都解決了。今天爲什麼要心亂？我說爸爸終要以國家爲前題，放出一點兒勇氣來，我相信你就會覺得什麼困難都沒有了。」

「孩子，你不懂爸爸的意思，爸爸並非是怕死，爸爸已經是個五十多歲的人了，難道還怕死嗎？」

「爸爸這話對極了，那麼爸爸一定聽從女兒的話，預備連夜的走了是不是？」

「不過，我也還得考慮考慮。……」

「爸爸！這……還有什麼考慮呢？」一件重大的事情，說幹就幹，切不可畏畏縮縮的考慮，因為一考慮之後，那事情就會變化。我老實的說，一面是流芳百世，一面是遺臭萬年，在這一刻之間，價值何止千金？所以我勸爸爸不要豫疑，就決心的走罷！」

淑嫻的粉臉在笑過了之後，立刻又平靜下來。她覺得胆怯的爸爸恐怕墮入了罪惡之門，她急得心頭像小鹿般的亂撞，連額角上的汗珠都快要冒出來了。羅武智停止了踱步，向女兒呆呆地望着。有氣無力的說道：

「我走原可以，但我一走之後，勢必連累你們。你們四個弱女子，沒有一個男人家給你們出主意，萬一日本人把你們捉了去幹出非禮的行爲來，這叫我在外面也是不安心的呀！」

「我想這是不會的，就是發生了這樣不幸，我們也只要一死而已。」

「你把死倒說得這樣容易嗎？但我辛辛苦苦養你到這麼大，是化費了多少心血？可憐我半百年紀，只留了你一點骨血，你若一死，叫我做爸爸的做人還有什麼滋味？還有什麼滋味？」

羅武智聽女兒簡直是逼着自己非走不可的神氣，他頹然坐到沙發上去，兩手捧了頭兒。

一面痛苦萬分的說，一面是快要流下淚來的樣子。淑嫻聽了，也由不得慘然。但理智勝過了濃厚的情感，她終於又滔滔的說道：

「爸爸！在這個年頭兒，你把生死別瞧得這樣寶貴。不要說我是一個女孩兒家，就是堂堂七尺之軀吧！說不定人家還是三房合一子，五房合一子的人，但在炮火之下，也照樣的化爲灰塵哩！所以死倒沒有問題，只要死得有價值，這就比活着更有意義得多了。爸爸！我知道你疼愛我，但我不願意爸爸爲了疼愛我，而做一個被人萬世唾罵的漢奸。這是多麼的無恥！多麼的不忠呢！爸爸！你還是聽從女兒的話，快點的出走吧！」

淑嫻一面說，一面走到爸爸的身旁，連連搖撼他的肩胛，是催逼他走的意思。羅武智呆呆地想了一回，遂點頭說道：

「好的，我就聽從你的話吧！那麼我叫你大姨娘給我去收拾收拾應用的東西，你也回房去休息休息。」

「爸爸！你有這樣的決心，這才不愧是個中國的好男兒哩！」

淑嫻的粉臉方始又展現了欣慰的媚笑，兩人點點頭，遂各自回房去了。羅武智回到大姨太的房中，只聽一陣敲木魚的聲音先觸入了耳朵，顯然地大姨太又在唸經了。聽了這唸經的聲音，在今天羅武智覺得有些討厭。遂大聲地叫道：

「韻芬！韻芬！」

這叫聲不大和善，帶着幾分兇惡的成分。大姨太在裏面套房內慌忙停止唸敲，匆匆的出

來。恐怕武智發脾氣，預先滿面含笑的問道：

「你叫我有什麼事情嗎？」

「一天到晚，篤篤篤的，敲什麼斷命木魚？唸什麼斷命經？這個年頭兒，還是唸經敲木魚的時候嗎？」

羅武智坐在沙發上，恨恨的罵着，還連連的吸煙。大姨太知道他又有什麼不稱心的事情了，所以要在自己身上出氣了。自己是個人老珠黃不值錢的人了，比不了二姨太，三姨太那麼的出風頭。受了委曲，還不是只好把氣往屁股裏出嗎？於是還含笑給他倒了一盃玫瑰花茶，親自送到茶几上，逗了他一瞥媚眼，有氣當沒氣的樣子。笑道：

「瞧你不知又是在誰那兒受了委曲？就拿我來當作出氣洞了。我管我唸經，干你什麼事呢？你到我房中來，也是算得出有幾天的日子，我就不唸經好了，你何必發脾氣呢？在別人家房中笑嘻嘻的，到了我的房內，就惡氣冲天，那又何苦來？我也不是。一定硬拖你來，你討厭我，就少來。既來了，就不要發脾氣，也弄個笑臉來給我看看，我什麼都不幹的原可以陪着你呀！我的好老爺！還是喝盃熱茶吧！」

大姨太這一番工夫真不錯，絮絮地一大套的話，倒把羅武智說得怒氣全消，反而笑了起來。順手把她拉到身旁來坐下，擰着她的面頰。笑道：

「你這幾句話是算趁此機會在跟我吃醋是不是？」

「這話也虧你說得出來，我是個三十七歲快近四十的年紀了，人也老了，色也衰了，還跟你吃醋？那也太以笑話的了。」

大姨太聽他這樣說，由不得也紅了臉，赧赧然的說。羅武智見她徐娘雖已半老，但風韻猶存。此刻清秀頰上蓋了紅暈之後，自有一股嫵媚的風韻。這就半抱了她肩胛，把嘴兒幾乎湊到她的頰上去。笑道：

「你不跟我吃醋，那你爲什麼說到你房中也算得出有幾天的日子？這不是你在怨恨我太冷待你嗎？」

「你不到我房中來，我倒並不怨恨你，因爲一個人倒也樂得清靜。我的意思，以爲既然很少碰面了，是應該客氣些才好。現在你還這樣惡聲惡氣的對待我，這叫我似乎太感到心痛一些了。」

大姨太趁勢假了他的身子，低低的回答，話聲是包含了一些淒涼的成分。羅武智這時把出走的事情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他對於韻芬盈盈欲淚的意態倒又感覺楚楚可憐起來。遂笑嘻嘻說道：

「你也不要說什麼漂亮的話了，我知道你一定怨恨我，你口裏說得好聽，你心中是多麼苦悶呢！我知道，三十四十，虎狼之年，你大概心灰意懶的緣故，所以只好唸佛吃素了是不是？」

「不要胡說白道，難道你當我這樣好淫嗎？」

羅武智見她粉臉益發紅暈起來，倒顯出了青春的色彩。他有些情不自禁的，挽住了她脖子，却在她嘴唇上吻了一下。大姨太噁了一聲，連忙坐正了身子，秋波又恨又羞地逗給他一個嬌嗔。羅武智哈哈地笑道：

「越老越俏，越老越騷，女人像你這麼年紀最夠味兒。韻芬！從今天起，我在你房中非得連宿十夜不可。」

「對不起，我瞧你還是省省罷！」

「怎麼？你不要我在你房中睡嗎？」

「只怕別人家的心中就要恨死了！我看你還是在我這兒少宿夜爲妙。她們年紀輕，比不得我，恐怕過不慣冷清吧！」

大姨太微微一笑，怪俏皮的回答。不料羅武智聽了，倒又觸動了心事。暗想，韻芬的話很不錯，她們兩個年紀這麼輕，如何過得慣孤單單冷冷清清的生活？我若一走之後，她們還不是樹倒猢猻散的跟人走了嗎？她們跟了人倒小事，我這個烏龜銜頭可太不好聽了呀！唉！女孩子家不懂事，只曉得叫爸爸愛國，但她也替爸爸的環境想想，我是多麼不容易出走呢？羅武智在這麼思忖之下，他把出走的意思完全打消了，由不得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大姨太見他聽了自己的話，却呆呆地出神，結果又唉聲嘆氣的樣子，一時心頭感到了奇怪，遂推推他肩膀。低低地問道：

「怎麼啦？呆若木鷄的樣子，瞧你今天好像有什麼心事的神氣。我和你是夫妻，你好歹也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我今天果然有一樁不容易解決的心事，你不問，我原也要來跟你商量的。」

羅武智方才很坦白的說出來，大姨太那顆心兒先別別地跳了兩跳，有些驚慌的神情，問他什麼心事？羅武智遂低低的說道：

「剛才日本司令部的武吉大隊長到我這裏來過了。……」

「什麼？日本軍官認識你嗎？」

大姨太不等他說完，先急急的問下去說。羅武智微微地皺了眉頭，噴去了一口烟，搖搖頭袋。說道：

「我怎麼會認識日本軍官呢？」

「那麼他來找你幹嗎？」

「因為他們進了租界之後，一般西洋人都被他們革職，這些公務機關的事情，就少了人手。過去我是局長，所以司令部裏聞名到來拜望我，要我登台擔任警務處處長職位，來維持地方上治安。我有些委決不下，所以來問問你，你以為答應好呢？還是拒絕好？」

羅武智說完了這兩句話，緊緊地握着她手兒不放鬆。大姨太本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女子，她當然無知無識，對於國家觀念，民族思想，可說一些兒也沒有。當下聽了他的話，便顯出驚喜的樣子。說道：

「日本人打進了上海，他沒有看輕我們，反而請你去做官嗎？天下那有這一種事？你不要吹牛皮，跟我開什麼玩笑？」

「人家正經的跟你商量，你又說我開玩笑了。我吃飽飯沒有事，會跟你開這種玩笑嗎？」

大姨太見他十分認真的樣子，遂也相信了。於是沈吟了一回，方才說道：

「我前兒聽你憂愁過，說日本人進了租界，恐怕我們的房屋地產會給他們沒收嗎？不過你做了官之後，我們的家產是否有了保障呢？」

「這不用說，當然有保障，而且我們在上海住着，也再不會給日本人有欺侮的憂愁了。」

「那麼人家會罵你投降日本嗎？」

「這個……」

大姨太的心中似乎還不懂這些漢好的名詞，她問出來的話是相當的幼稚。羅武智心頭忐忑一跳，說了這個兩字，頓了一頓，接着又道：

「其實這也是無所謂的事，上海本是中國地方，我又不到日本去做官，在中國本地做事情，這也算不了是投降他們呀！你說我這話可有道理嗎？」

「道理是不错，那麼你預備答應他們了嗎？」

「我還有些委決不下，所以要你來跟我出個主意。」

「我一個女流之輩，懂得了什麼呢？只要能夠有太太平平的日子過，什麼都不管賬。」

「那麼我來跟你商量，簡直是白商量。問菩薩，還有上上籤，下下籤的分別，問你就一些兒也沒有什麼好參考。」

羅武智見她一無成竹的回答，心頭不免有些兒失望，遂嘆了一口氣說。但大姨太聽了，倒由不得笑起來。說道：

「我沒有唸過書，肚子裏一滴墨水也沒有，我知道什麼？你要商量，應該叫大小姐

來，她在學校裏讀書，就和男人家差不多的了。」

「好了，好了，你不要提起這個小姑娘了，她知道什麼？她也許比你還要不知道利害關係呢！我見了她，真有些頭痛。」

大姨太對於武智忽然會這樣怨恨淑嫻起來，那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倒是望着他怔怔地愣住了。因為羅武智平日最心愛的就是這顆掌上明珠，誰要在他面前說淑嫻不好，他就得大發脾氣，所以幾個姨太太把淑嫻也不敢輕易得罪。但今天武智竟然說見了女兒頭痛的話，這就無怪大姨太要驚駭得目定口呆了。遂低低的問道：

「怎麼啦？莫非你和大小姐已經商量過了嗎？」

「唔！」

羅武智應了一聲，滿面顯出不快樂的樣子。大姨太嬌媚地佯過身子去，秋波脈脈地凝視着他。接着又問道：

「她說些兒什麼呢？贊成你做官嗎？」

「贊成？哼！她叫我連夜的逃走！」

「什麼？逃走！你能逃到什麼地方去呀？」

大姨太不知其所以然的問他。她心裏覺得奇怪極了，大小姐存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羅武智恨恨的把手在膝蓋上一拍，說道：

「可不是嗎？叫我孤零零一個人能逃到什麼地方去？再說你們都是女子，留在上海，叫我怎麼能放心得下？你想，這小姑娘也不是太以自說自話了嗎？」

「爸爸！」

羅武智剛說完了話，大姨太還沒有回答的時候，忽然淑嫻在房門口出現了，她沈着臉兒，叫了一聲爸爸，後面還跟着一個三姨太，一同走進房中來。大姨太慌忙站起身子，向淑嫻叫聲大小姐快請坐，她招待淑嫻好像客人似的，把那三姨太却並不放在眼睛裏。淑嫻望了大姨太一眼，低低的問道：

「大姨娘！你把爸爸應用的東西可有整理舒齊了嗎？」

「整……整理什麼呀？……」

大姨太因為並沒有接頭過，所以莫明其妙的神氣，望着她怔怔地問。羅武智站起身子來，便接口很快的說道：

「我沒有叫她整理，因為我對於這一件事情還需要考慮。」

「爸爸！你……你……剛才不是說得好好兒的，怎麼你一會兒又起變化了嗎？」

羅淑嫻很難過的樣子，向他急急的問。羅武智這就啞口無言了，默不作聲。淑嫻望了韻芬一眼，冷冷的笑道：

「我知道爸爸突然變卦，這是大姨娘的主意。……」

「不！不！大小姐！你可不要冤枉人，我並沒有給你爸爸出過什麼主意呀！他告訴我，說日本人請他登台做官，我說這事情應該和大小姐商量商量，因為大小姐是個有學問的女子，那當然比我們要有見識得多了。」

「爸爸！你既然沒有聽從大姨娘說過什麼話，那麼你幹嗎要出乎爾反乎爾呢？要知道

你若一登台，這好比一張白紙上染了一個墨漬。中國眼前雖然打败了，但我相信將來終有勝利的日子。假使到了勝利的時候，我試問爸爸還能在這個世界上做人嗎？不但不能做人，而且連死了恐怕都要沒有葬身之地哩！爸爸！女兒是一片金玉良言，你千萬不要以為我是沒有孝順之心才好啊！」

羅淑嫻聽大姨娘慌張地辯白，遂把目光又轉移到爸爸的臉上去，用了苦口婆心的語氣，又滔滔地說出了這一大篇的話。但聽在羅武智的耳朵內，却起了大大的反感。他從來也沒有責罵過淑嫻，但今天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也終於把腳一頓。恨恨的說道：

「你是金玉良言？你是孝順女兒？你這種單面的思想，不顧痛癢，不管死活的話，來逼我這個年老的爸爸，你簡直是太以狠心的了。你叫我走，你叫我走，你還是爽爽快叫叫我死好多！唉！我這麼心肝肉兒那麼的寶貝你，誰知道你……就不要我這一個年老可憐的爸爸了。……」

羅武智顯出哀痛欲絕的樣子，一面說，一面又頹然地倒向沙發上去，大有聲淚俱墜的樣子。淑嫻被父親這麼一說，她覺得自己固然是受了絕對的委曲。而爸爸的懦弱和沒有志氣，實在可憐又復可嘆。她到底是個年輕的女孩子，她再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可以鼓勵爸爸。她只覺悲痛激起了無限的辛酸，充塞在她整個的處女芳心裏；因此再也忍熬不住的把眼淚大顆兒滾落下來了。大姨太見淑嫻哭了，遂又含了笑容，拍拍她的肩胛。勸慰着說道：

「大小姐！你不要傷心，事情終得慢慢兒的商量，我知道你是爲了爸爸的好，不過你爸爸就是胆子小，一個人怕到外面去。所以……」

「你也不必說了，爸爸假使答應他們登台了，我就永遠脫離這個家庭好了。死我怕，只怕被人家罵我一句是漢奸的女兒，那我簡直一分鐘都忍耐不了！」

淑嫻究竟還是一個小孩子的脾氣，她一面說，一面掩着臉兒，便嚙嚙的哭泣起來。同時回過身子，預備匆匆向外走了。羅武智這就急了，在沙發上立刻站起身，慌慌張張的叫了一聲淑嫻，三姨太知道他的意思，遂搶步把淑嫻拉了回來。說道：

「大小姐！你且別忙呀！我的意思說，老爺既然一個人怕出門，那麼我們就一塊兒的出走。因為大小姐說做漢奸的事情，到底是一件不名譽的，況且……將來也會發生危險的事情，聽說上海也有不少重慶份子散佈着哩！」

「佩君這意思倒也是一個辦法，那麼要走我們還是一同的走吧！」

羅武智所以捨不得走，就是爲了這三個姨太太。至於家產問題，反正有的是金條，美鈔，隨身可以帶着走，那倒沒有什麼關係。所以一聽三姨太的話，便點頭回答，表示十分的贊成。不料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見二姨太神色慌張的從外面匆匆回來，帶了口吃的成分，急急的說道：

「這是怎麼的一回事？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呀？那可不得了！」

「綺紋！什麼事情呀？驚慌得這個樣子？」

「我……們……大……門外面怎麼把守了四個日本兵呀？」

二姨太還是吃吃地說不出話來的樣子告訴着，胸口一起一伏，表示這一分樣兒的心跳。

羅武智皺眉說道：

「那有這一種事？門房趙四爲什麼沒有進來報告我呢？」

「老……爺！我實在沒有知道呀！還只有二太太剛回來跟我說了，我才知道哩！」

趙四原和二姨太一同進來的，他却站在房門外，聽了武智的話，方才低低的回答。羅武智沈吟了一回，把手在額角上一拍。說道：

「對了，對了，日本人的心思很會用，他莫非也怕我逃走嗎？所以在大門外預先把守兵隊起來。啊！這……這……可怎麼辦呢？」

「老爺！你說的是怎麼一回事呀。我竟一些兒也聽不懂。」

二姨太凝眸含顰的望着他，表示不明白的意思。羅武智遂把日本人請他登台做官的話，向她告訴了一遍。二姨太笑道：

「真的嗎？日本人這樣看重你，那不是一件光榮的事嗎？」

「放你的狗屁！你……這種無知無識的女子，少給我開口！」

淑嫺恨得咬牙切齒，柳眉倒豎，明眸裏幾乎要冒出火星來。她顧不得父親站在面前，就罵出了這幾句話；一面把腳一頓，身子就奔出房外去了。二姨太氣得粉臉發青，兩眼幾乎翻白。等淑嫺走後，便大吵起來。說道：

「這還成什麼世界？這還成什麼世界？我雖然是你的姨太太，但到底也是她的娘，她竟罵起我來，這……不是造反了嗎？你做爺老頭子的聽了，不但不教訓，反而連一句話都不開口，這這……是什麼道理呢？你得給我說一個明白。」

「二妹！你不要吵，你沒有知道，他們父女倆爲了這一件事，剛才也鬧着意見哩！我

一聲沒有開過口，她還怪我呢！何況你這樣當面的贊成，所以她就更加的恨着你了。」

大姨太見她要跟武智拼命的神氣，而武智却又坐到沙發上去，一聲不響的只管猛吸雪茄。於是向她叫了一聲二妹，低低的告訴她。二姨太聽了，停止了吵鬧，怔怔地望着大姨太。問道：

「大姊！照這小姑娘的意思，預備怎麼樣呢？」

「照她意思，叫老爺不要在日本人手下做官，說被人家要罵漢奸的。所以她預備叫老爺逃到外埠去，但老爺又放心不下這個家，所以正在委決不下哩！」

二姨太聽了，冷笑了一聲，走到茶几旁，在烟罐子裏取了香烟捲兒，燃着了火，吸了一口。說道：

「這個年頭兒做人，識時務者爲俊傑，只要有好日子過，管得了什麼漢奸不漢奸。老爺！你瞧大門外已經有了日本兵把守了，就是要逃走，也逃不到天邊去呀！」

「不過大小姐也有大小姐的道理，一個人也不能只管圖眼前，而不顧將來的。萬一日本打敗了，我們還能立足做人了嗎？」

三姨太却不以爲然的樣子，在旁邊插嘴回答。二姨太冷笑了一聲，自以爲有眼光的神氣。說道：

「你看中國地方一天一天的縮小下去，這情形還有勝利的希望了嗎？老實說，一個人終要做得圓滑，不能夠固執不化，看風駛船，這樣才不吃虧的。」

「我覺得你的眼睛有些近視，所以比較遠一些地方，你是看不到的。」

「三妹！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三姨太諷刺她的意思，可惜二姨太並不懂得，所謂牛吃薄荷，她有些莫名其妙的問她。
三姨太一本正經的說道：

「中國雖然節節敗退，但大小姐說過的，這是誘敵深入腹地的一種作戰方略。只要不
妥約，不講和，中國不見得會沒有希望的。因為戰爭到後來，這不是中日之戰，是
會形成了世界戰爭。到那時候，正義自會戰敗野心的。」

「喔唷！你還懂得這些作戰方略，明天中國軍隊還要請你做參謀長去哩！」

二姨太算是報復手段，冷笑着諷刺她說。三姨太還要想說什麼，羅武智把腳一頓，恨恨
的瞪着眼睛。喝道：

「你們算口才好，這裏不是開什麼辯論大會，用不到你們一句一句的爭論。我此刻心
中像油煎一般的難過，你們還吵出些什麼花頭來呢？」

羅武智這麼的一喝，兩人這才撇着嘴兒默不作聲了。大姨太也憂煩地吸了一支煙捲，
嘆了一口氣。說道：

「假使日本兵沒有在門口把守，那倒還可以聽從大小姐的意思，我們一同逃走完事。
現在他們已經有了防備，這事情就透着有些兒爲難了。」

大姨太說着話，大家都都沒有參加什麼意見，只管吸着煙捲出神。這一間屋子裏，有了
三個人猛吸着煙捲，因此空氣裏滿佈着煙霧飛騰，好像房內生了煤爐子的樣子。過了一回，

羅武智向三姨太說道：

「佩君！你給我去看看大小姐，她在做些兒什麼？勸勸她，叫她不要太以獨腹心思，也得替爸爸的處境着想。唉！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好呢？」

三姨太應了一聲，匆匆出來，見趙四還在房外站着，遂叫他回到門房間去，她自己也就到淑嫻房中來了。這裏羅武智向大二兩姨太說道：

「我的意思是決定了，還是答應他們做官比較太平。第一，我們不會分離。第二，家產不會沒收。第三，我也吃不了流浪的苦楚。有這三點問題，我只好做一個對不起國家的人了。況且我不出場，也終得有個人出來維持的。否則，給地方上糜爛了，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上海雖已淪陷，但到底是中國地方，滿眼見的也都是中國人，我只要放出良心來，給地方上真正的辦事，那我雖然負了國家，也可以說對得起老百姓的了。大小姐的思想，並沒有錯，我也並不怪她。至於佩君呢？她平日和大小姐常在一處接近，所以也被大小姐同化了。你們兩人的意思，我知道，是完全擁護我的。但你們也不必和他們加以口頭上的爭論，反正我們已抱定宗旨，對她們就敷衍着是了，何必一定要說服她們呢？」

羅武智說了這一大篇話，算是安慰她們的意思。大姨太和二姨太也就沒有開口說什麼，靜靜的過了一回子，忽然見三姨太又匆匆的進來。恨恨的說道：

「這真是太以豈有此理了，我們自己的家，倒叫他們來管束了。」

「佩君！你說的什麼？又是怎麼一回事呀？」

「現在我們不能走出大門去，只能進來，日本兵拿了刺刀攔阻我們呢？」

「你們出去過嗎？」

「大小姐躺在床上哭，我怕她悶出病來，想陪她出去散散心，誰知在大門口就被日本兵攔回來，這……不是太可惡了嗎？」

三姨太憤憤的說，滿面顯出嬌嗔的樣子。二姨太却笑着道：

「這倒好得很，有了日本兵做管門巡捕，強盜綁匪還有誰敢上門來呢？」

「你還高興？我們連行動的自由都消失了，他們還不是把我們都當做罪犯看待了嗎？」羅武智見她一味的氣呼呼樣子，遂嘆了一口氣，望了她一眼。說道：

「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老實說，他此刻要你死，你還能說我要活嗎？連我們性命都在他們手裏呢！這行動的自由當然是更加要受他們的支配了！」

「但活不活倒不成問題，不自由，毋寧死！自由比活命更需要啊！」

「那你爲什麼不衝出去啊？你們仍舊退進屋子裏來，你們也未必真正的有勇氣有胆量！哼！」

二姨太馬上用了俏皮的口吻，向她諷刺地說，鼻子裏還冷笑了一聲。三姨太紅了臉兒，也要向她尖酸，羅武智早已連連擺手說，好了，好了，自己人先鬧內亂，這還弄得好嗎？三姨太方才不說什麼，快快地回房去了。

如此以後，羅公館裏上上下下的人都被軟禁了三天。幸虧廚子把吃的小菜都買足了藏在冰箱裏，所以在這三天之內，還不至於受到吃淡飯的苦頭。這天午後，大家都在二姨太的房

中說話。羅武智很煩惱的在房內踱步，唉聲嘆氣的悶悶不樂。自言自語的說道：

「矮子的心思真刻毒，就是要我登台，那麼也該派人來跟我接洽了。這樣的軟禁着我，不是存心與我刁難嗎？」

羅武智說着，大姨太等都默默無語，也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正在這時，忽聽趙四在房外叫着老爺老爺。羅武智出外忙問什麼事？趙四遞上一張名片，說是司令部裏有人來拜望老爺了。羅武智接過名片一看，見寫着日本司令部翻譯官金廷德幾個字。知道來聽回音了，一時展眉一笑，便急匆匆的走到會客室內來了。

二

金廷德這傢伙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呢？在瞧過「征」小說的讀者，一定知道他就是諸葛雄，蔡志堅的同學。他們雖然是同一個學校裏讀書的同學，但他們的志却不同；而道更不合。不光是思想各別，且行動上格外的背道而馳。記得戰前爲了華北事件的發生，蔡志堅與諸葛雄聯絡了同學們到南京去請願未遂，結果在火車站上釀成了不幸之事。當金廷德到醫院中去探望兩人傷勢的時候，還笑他們是傻子，並說了許多風涼話。後來八一三滬戰爆發，聞北烽火連天，炮聲震地，大凡稍具血性的青年，個個都摩拳擦掌，無不想替國家去出一分力量，和敵人拼命。但金廷德這小子却把租界當作了天堂，還帶了舞國皇后張曼華，花天酒地的沈醉在溫柔鄉中過着他荒唐的日子。他曾經對諸葛雄說，要如坐在露天舞廳裏看鬧北的炮火隆隆，濃烟瀾天，這彷彿是看放花筒和放燄火一般的有興味。唉，這種喪心病狂的奴才

言爲心之先聲，今日上海淪陷之後，他在司令部做翻譯，其實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哩！

他自從陪了武吉隊長到羅武智家中去接洽了出來之後，兩人坐上司令部汽車，便開回到司令部去，武吉隊長啣了半截雪茄烟，兩隻眼睛望着車窗外的街景，只管呆呆的出神。忽然回過頭來，向廷德問道：

「廷德——你看這個姓羅的肯出來做官嗎？」

「有官做，還不答應嗎？這除非是傻子，隊長放心，他一定肯。」

金廷德笑嘻嘻的回答，他一眼見到武吉口裏啣着的雪茄已熄了，遂立刻在懷中摸出打火機來，給他燃了火。他的日本話，說得非常流利，武吉聽了，表示喜悅，而且他很會向自己獻殷勤，日本人也愛吃馬屁這一功的。他拍拍廷德膝踝，說道：

「你知道他一定肯？但是剛才他爲什麼不肯答應？」

「他是裝腔作勢，假癡假呆推託的，我見他這個老頭子很怕死，你對他兇一點，他馬上就答應了。」

「這也很難說，也許他真的不肯做官，怎麼樣辦？」

武吉這矮子精細而多疑，他蹙了眉尖兒，表示有些擔憂的樣子，金廷德把拳頭在手心上

一拍，很爽快的說道：

「他一定不答應，把他鎗斃！這老狗太不識時務！」

「不行，不行，鎗斃不可以，殺人要看看人殺的，把他殺了，而沒有人肯出來做官了。所以你要想一個辦法，這辦法是非叫他出來做官不可。你有這個本領嗎？回頭

我重重賞你。」

「辦法一定有，你不要着急，讓我想想。」

金廷德點點頭，低聲兒回答。他在袋內摸出烟盒子來，取了煙捲，燃了火，吸烟噴烟，把烟圈子環繞了他整個的身子。一分鐘後，他忽然把手在腿上一拍，說了一聲有了。武吉隊長忙問什麼好法子？金廷德含了笑容，湊過嘴去，在他耳朵邊低低的說了一陣。然後笑道：

「隊長！你想這辦法好嗎？先軟禁了他們三天，然後我再去聽他回音，這就不怕他不答應。」

「好極，好極，準定這樣辦。你很能幹，將來希望也很大。」

武吉隊長認為非常滿意，遂哈哈地笑着，拍拍他的肩胛，誇獎他說。金廷德認為給隊長這麼稱贊，那真是一件無限光榮的事，因此眉飛色舞地頰上的笑容就始終沒有平復的時候了。兩人商議已定，回到司令部，武吉隊長馬上發命令，因此羅公館的大門後門口就都把守了四個日本兵了。

晚上，金廷德到米高美舞廳來遊玩，這已經是九點多了，他想叫張曼華坐檯子。但曼華已被另一個西裝客人叫去坐檯了，於是忙命轉檯子。侍者答應去了，回說馬上就來。廷德一面喝啤酒，一面等着曼華到來。誰知等了一回，曼華依然沒有過來。而音樂却又悠揚地在奏了。他偶然望到舞池裏去，却見到曼華正偎在一個西服青年的懷抱裏跳着舞。那青年的臉，緊緊貼着曼華的面孔，顯出無限肉麻親熱的樣子。這在金廷德心頭給予不少的刺激，立刻怒火會從頭頂上冒出來。暗想，他媽的！這小子是什麼東西？胆敢霸住了曼華，不讓她過來

嗎？我非給他顏色看不可了。一面悶悶的想，一面把啤酒大口兒喝了下去。等這隻音樂停止，方才見曼華婀娜地走來。一見了廷德，便顯出吃驚的神氣，但立刻又眉花眼笑的說道：

「啊呀！原來是你嗎？多早晚來的？」

「唔！要不是我的話，也許你還不過來的吧！」

金廷德綳住了面孔，顯出很高興的樣子回答。曼華聽得出在他這話中是包含了俏皮的成分，遂連忙施展柔媚的手腕，竟然一屁股坐到他的膝踝上去，逗給他一個媚眼，笑嘻嘻的說道：

「瞧你，這人真會吃醋，幹嘛這樣對付我呢？」

「這態度別來對待我，還是跟他多去肉麻肉麻吧！」

金廷德把她身子一推，兀是怒氣未消的回答。張曼華這回子也着惱了，遂鼓着小嘴，呆呆的坐着，但一回又歎氣地說道：

「這幾天生意很清淡，物價又一天一天的上漲，這個年頭兒的日腳如何過得去？因爲人家是個生客人，所以看在鈔票面子上，不得不向他紮緊一點，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和你也不是一兩天天的交情，你難道不肯原諒我的苦衷嗎？」

張曼華說完了這兩句話，似乎受了很委曲的神氣，大有眼淚汪汪的意態。金廷德見她這一分兒可憐的神情，心頭倒又軟了下來。但口裏還不自然地冷笑道：

「紮客人也不是這種紮法的，我看你把面孔好像要貼得黏住了的樣子，再弄下去，簡直把袴子也好脫下來了。」

「何必說這種話來難堪我呢？我不是老早跟你說過嗎？這碗斷命飯我是不要吃了。好

好壞壞你就娶了我，那麼我不做了舞女，就不會跟別個舞客們跳舞了。但是，你又不肯和我結婚，說等你有了地位發了財再說，唉！你叫我等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實行目的呢？」

張曼華聽他這樣挖苦自己，心中一陣悲酸，哀怨地說完了這些話，她的眼淚真的落下來了。金廷德方才挨近了她身子，把手環抱她的腰肢，捏了她一把。笑嘻嘻的說道：

「我並非把你管得這樣緊，因為我見你跟別人親熱，我心中自然不受用。好像你這個身子，馬上會給別人奪了去似的。曼華！說起來也不是爲了愛你的緣故嗎？」

「你愛我，我很感激你。但是你真真正愛我的話，你也得爲我生活作個打算才是呀！」金廷德聽她這樣說，遂伸手在袋內摸出皮篋子來，取了一疊儲備鈔票，塞到她的手裏。望了她一眼，又摸摸她的腰胸。笑道：

「你是舞國皇后，誰不知道你是已經紅了半引天，爲什麼在我而前老是哭窮呢？這些錢你拿去用，我往後有鈔票，終是你的。好寶貝。別再眼淚鼻涕了，快對我笑一笑。」

「這兒不是房間裏，別東一把，西一把的亂捏，癢斯斯的叫人怪難受的。我勸你以後醋少吃，我的身子不是早已屬於你了麼？」

張曼華捏了這一疊鈔票在手裏，她掛了眼淚，真的會笑了起來。雖然她口裏還有些怨恨似的說，不過她的態度已相當的媚，她的嬌軀已倒入他的懷內去了。廷德望着她笑問道：

「我不相信，你除了我，難道就沒有跟別人發生過關係了嗎？」

「你這沒有良心的人，才問出這種下作的話來！」

張曼華秋波白了他一眼，恨恨的回說，她一面把鈔票已藏入懷內去了，金廷德笑了，他也不再追問。因爲他很明白，一個紅舞女有十個八個情夫那是算不得一回大驚小怪的事，只要眼不見爲淨，那就算她是個寶貴的處女罷。於是拉了她手，說道：

「我跟你說着玩玩的，別認真，來！我們去跳一隻舞。」

張曼華不說什麼，跟着他到舞池裏去。她假着廷德的懷抱，貼着廷德的面孔，照樣也顯出非常親熱的樣子。金廷德表示報復起見，遂故意跳到那個青年的座邊去，眼睛朝他彈發彈發的示威。但當他轉背，曼華臉向那青年的時候，曼華當然是以另外一副媚人的姿態對付他。笑靨生春地，眼波頻頻送情。還把挽在廷德肩胛上的手，向廷德腦後指指，扮了一個鬼臉，表示非常討厭的樣子。好在曼華的鬼戲文，廷德是看不見的，所以一無知曉。至於那個青年呢？他對於廷德的示威固然憤怒，但看了曼華的眉目傳情，却又表示安慰。好像有人在告訴他，曼華對他是假情假意，對自己一定是有真愛情的。我倒要原諒她，她不是已跟我打過招呼了嗎？其實這世界上做人，尤其在這燈紅酒綠的交際場中，像曼華那麼一個紅舞女，她手段如何可以不靈活？所以這不但是那青年和廷德中了她的圈套，也不知另有多少少的青年被她玩弄在手掌之中哩？

金廷德和曼華跳着舞，一而再，再而三，甚至於四五六七八……無次數的儘管跳個不停，在那個青年的心中，當然也要刺激得再也忍耐不住起來。雖然曼華也曾向他一再的秋波送情，媚眼亂飛。但這抽象的安慰，是抵不住現實的惱恨和痛苦的；所以他就差了一個侍者走過來，向金廷德彎腰笑道：

「對不起得很！請客人幫幫忙，張小姐要轉檯子。」

「是那一個客人？」

「喏！坐在那邊的一個客人。」

侍者向那音樂台前的座桌上一指，低低回答。金廷德一望而知就是那個青年小子，這就冷笑了一聲。說道：

「你對他去說，叫他自己識相，快點離開這裏，否則，我就要給他顏色看。轉檯子，沒有這麼容易，叫他不要夢想。」

「小金！何苦來？跟人家結怨，我求求你別多是非吧！」

張曼華聽金廷德這樣說，不但不敢站起來跟侍者走，而且兩頰急得玫瑰花那麼通紅。帶了臭求的口吻，向他低低的說。那個侍者原不知廷德是個怎麼樣的人物？見他臉兒血紅的，顯然是喝了啤酒的緣故，因此只道他是說醉話了。便俏皮地說道：

「這舞廳是公衆的娛樂場，又不是你獨開的，叫人家不要玩，你一個人在此跳舞，這就未免太以笑話了。」

「他媽的！」

侍者話還未完，廷德就暴跳起來。罵了一聲他媽的，接着「嘩嘩」一聲響，那侍者的臉頰上早已起了五個手指印。那侍者還心有未甘的連說你敢打人嗎？但廷德接連的又是一記耳光，打得那侍者滿口鮮血。廷德這時在袋內摸出手鎗，在桌子上重重一放。罵道：

「你這狗忘八蛋！不睜開眼睛來看看，你來管我的事情麼？我瞧你真是活得不耐煩

了！他奶奶的！你要死要活？」

那侍者一見手鎗，由不得倒抽了一口冷氣。知道事情不妙，也只好自認晦氣，一聲不響的走開去了。這時舞廳管理員還走上來向廷德打招呼，說了一百念聲的對不起。金廷德方才把收鎗手起，但口裏還罵個不停。他這回子罵，倒並非罵侍者，竟是指桑罵槐的，顯然罵到那個青年的頭上去。正在這時，突然見那青年分開衆人，惡狠狠的走了上來。眼睛一瞪，伸手把廷德桌上的檯布一拉，這一拉把桌子上玻璃盃，啤酒瓶，香煙缸，乒乒乓乓的打碎了一地。他也大聲地罵道：

「他媽的！你這小子敢在這兒放肆嗎？你滿嘴裏放的什麼臭屁！打量老子沒有能力來跟你說話嗎？」

「好小子！你有種！我就打你這個王八蛋！」

金廷德再也想不到自己不去找他，他倒找上來了。一時氣得怪叫了一聲，猙獰了面目，揮手打了上去。那青年眼快手快，一面避過，一面早已摸出手鎗，對準廷德。冷笑道：

「不許動！你動一動，我就要你的性命！」

這當然更使金廷德出乎意料之外，想不到那青年也會摸出手鎗來。一時恐怕他真的砰的一響開起來，性命交關，這如何吃得消？所以他的火氣立刻會忍耐了三分，沒有剛才那麼兇惡的樣子了。曼華焦急萬分的叫了一聲小李！你可不能胡來，大家都是自己人呢！這時看熱鬧的舞客和舞女一見了傢生，大家唬得四散逃開。這個舞廳管理員胆子比較大一點，知道他們都是一路人物，大家都有手鎗。遂忙也說道：

「兩位不要吵，你們恐怕是自家兄弟呢！坐下來大家談談吧！」

「談什麼？他媽的！你有手鎗，我就沒有了嗎？」

金廷德在他們說話之間，立刻也取出手鎗，拿在手裏，他此刻的態度馬上又強硬起來了。曼華見他們要決鬥的樣子，急得把身子在他們中間一攔。慌張了臉色，急急的說道：

「你們不能開鎗，要開鎗先開死了我。」

這個舞廳管理員見苗頭不對，恐怕兩人真的一開鎗，就得釀成血案。打死了他們自己兩只狗倒也無所謂，只怕別人中了流彈，那豈不是无妄之災嗎？於是悄悄地溜到電話間去打電話給日本憲兵隊了。這裏金廷德環眼睜，那個小李緊咬牙齒，兩人雖然都握着手鎗，但都不敢開放。其實他們都是嚇嚇人的手段，尤其手鎗對手鎗的情形之下，他們更加的怕死。因為他們的目的，是還要在這社會上橫行一時，享樂一時，如何肯輕易的犧牲呢？只不過大家不肯卸台型，所以像要決鬥似的僵持着。張曼華烏圓眸珠一轉，她把兩手伸開，去接過他們的手鎗。然後方才落了一塊大石似的，笑嘻嘻的走了開去。說道：

「你們沒有了手鎗，那就沒有關係了，有本領空手的打罷！」

曼華這一句話似乎提醒了小李，他覺得先落手為強，遂握了拳頭，一個「撲克新」打過去，齊巧中在廷德下顎。廷德站腳不住，身子直向舞池裏跌去。小李似乎還不肯放鬆，直追到舞池，舉腳欲踢。但廷德早已一個翻身，奮勇而起，舉拳還擊。這時音樂早停，舞池變了戲台，兩人大打出手，惡鬥不已。大家圍在四周，也沒有誰去相勸，好像看角力表演似的，衆人看得津津有味，十分感到興趣。就在這時，忽聽一陣皮靴聲，拍拍響入。只見四個日本

憲兵，匆匆進來，衆人連忙分開一條路來，由他們步入舞池，大喝住手。小李和廷德見憲兵到來，方才停止相打，但各人的頭髮都已亂糟糟的一團，各人的領帶也都散了，顯出狼狽的樣子。憲兵喝道：

「你們爲什麼相打？派司拿出來。」

廷德小李遂把派司拿出來，交了過去。憲兵看了廷德的派司，見上面寫着大日本司令部中校翻譯官。一時暗想，官銜倒不小。遂忙又看小李的派司，見上面寫着七十六號特務機關第十五大隊大隊長李自成。這就默然了一回，把派司都交還了他們。剛才那副兇惡的樣子已消失了，微微一笑。說道：

「你們都是自家人，不可以打來打去，爲了什麼事情吵鬧？你們都是官做得很大很大，吃排頭，交關難爲情。」

「他沒有道理，在舞廳裏倚勢欺人，行爲很不好。」

「哼！你有道理？你爲什麼也倚勢欺人？」

小李和小金都操着流利的日本話，向憲兵告訴。憲兵仍覺得這兩個人沒有心肝，同樣地做了漢奸，還要你看輕我，我看輕你，這真是老鴉笑烏炭黑，不拿面鏡子瞧瞧自己面孔。於是不和他們多說，就要帶他們到憲兵隊去。曼華連忙走上去，把鎗還給他們，說手鎗快拿好了，何苦來？弄得大家都沒有好處。憲兵見了，很是奇怪，忙向曼華問着生硬中國話說這是怎麼一回事？曼華紅着臉兒，有些心跳，有些害怕的告訴了他們。憲兵拍拍她肩胛，也有些色迷迷的樣子。笑道：

「儂狄格小姑娘！好東西！」

張曼華一轉身，早已逃進馬桶間去了。這裏憲兵們遂押着兩人匆匆出了舞廳，到憲兵隊去了。一場風波始告平靜。音樂台上的洋琴鬼，也方才蓬赤赤，蓬赤赤的重新敲起來了。

第二天茶舞的時候，張曼華坐在位置上正等候舞客的降臨。忽然見一位西服青年在自己面前站住了求舞，遂抬頭望去，不由啊呀了一聲叫起來。這青年不是別人，却是金廷德，遂連忙笑盈盈站起身子，把兩手撲到他懷內去，顯出特別關心的樣子。急急的說道：

「小金！事情怎麼啦？我昨晚一夜沒有好好兒的睡，替你耽着心事，沒有什麼責罰罷！」

「噯！你替我擔憂呢？還是替這個小李擔憂呀！」

金廷德賊禿嘻嘻地笑着問，這話是說得分外的俏皮。張曼華把小嘴兒一撮，恨恨的白了他一眼，氣鼓鼓的說道：

「你爲什麼老是這樣的挖苦我呢？叫我心中真是難受極了！」

「算了，算了，跟你說着玩玩的，你不要生氣罷！」

張曼華的迷湯工夫很不錯，他口裏雖然怨恨地嬌嗔着說。但她的舉動，還是跟他顯出特別的親熱，把她的櫻口幾乎湊到廷德的嘴邊去了。廷德在她柔媚的手腕下終於軟化了，遂笑着向她賠不是。曼華這才展眉弄眼的一笑，還把嘴兒在他頰上吻了一下。金廷德愕了一愕，因此更有些兒混陶陶起來。在曼華的心中是很想問一問小李可曾出來沒有？但是又怕廷德吃醋，所以這句話也只好沒有問出來。這晚廷德請曼華在金谷吃西餐，飯畢，廷德恐怕小

李又要上米高美來，這就弄得大家又下不了面子。所以對曼華說道：

「我們到揚子去跳舞，那邊有姚莉的唱歌，真是非常的動聽。米高美那邊，反正算我簽票出來好了。」

「不要算你簽票，我回頭可以打電話去請假，說我有些兒頭痛好了。」

「你又給我節省鈔票了，明兒娶了你，真是個賢妻良母。」

張曼華這迷湯很能博得一個男子的歡心，所以金廷德握了她的手，很疼愛她般的回答。其實曼華原是個中「老舉」，廷德不算簽票，必定折現。現鈔可以全數照收，舞票只有一半到手。所以曼華實在是爲自己而設想，但死勿光的屈死，却偏把多情兩字冠在舞女的頭上，那就真叫做天曉得的了。

兩人在揚子玩到十點鐘光景，金廷德忽然心血夾潮，他附了曼華耳朵，低低的說了一陣，接着又一連串的問她好不好？曼華紅了臉兒，有些爲難的顏色。吱唔了一回，方低低的說道：

「只怕我這個東西要來了，因爲上個月也是這兩天的日子。」

「不會那麼湊巧的，曼華！你不要刁難我了。喏！這些鈔票你拿去買件衣料穿，明天我有錢的時候，再給你買一只鑽戒，你歡喜嗎？」

金廷德也許捉摸得着曼華的心思，他伸手在袋內摸出厚厚的數疊鈔票，塞到她的手裏，笑嘻嘻的說。曼華見了鈔票，眼睛一明亮，她把爲難的顏色慢慢地消失。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嗯了一聲，便把鈔票緊緊地捏着了。曼華既然接受了鈔票，那麼對於廷德的要求，也就

義不容辭了。在這社會上除了三百六十行買賣之外，這當然也是一種交易啊！

金廷德在外面荒唐了兩天，方才奉了武吉隊長的命令，到羅公館來聽回話。當下羅武智在會客室內和廷德見了面，彼此握手問好，分賓主而坐。僕婦們獻茶敬烟，招待得十分週到。金廷德吸了一口烟捲，右腳擱在左膝上搖擺了幾下，表示那分安閒的樣子，望了他一眼，很陰險的一笑。問道：

「羅局長！你如今已有了三天的考慮，我想你現在一定有了明白的答覆了吧！我今天特地來討一個回音的。」

「金先生！別的是沒有什麼問題，就怕我的能力夠不到。」

羅武智搓了搓手，很謙虛的回答。金廷德哈哈地一笑，說道：

「那裏那裏，羅局長不必客氣，以你的大才，就是擔任了上海市市長，也沒有什麼困難啊！那何況是一個小小的局長呢！只怕大才小用了罷！」

「不過我真不懂你們這是什麼意思？我家前後門都把守了日本兵，這兩天真叫我們受不了！」

「哦！這是武吉隊長的一番好意。」

金廷德神祕地哦了一聲，他又微微地笑起來。羅武智懷疑地反問了一句好意？金廷德點點頭，把口裏的烟圈子噴去了後。說道：

「是的，完全是一番好意。因為武吉隊長心中的猜想，以為您不肯做官，是因為胆子小，怕有什麼暴徒來暗殺你，所以你遲遲的不肯答應。我們隊長有鑒於此，特地派

兵前來保護你們公館。羅局長！你想，這還不是一番好意嗎？」

「但……爲什麼不讓我們出去呢？我以為這種手段對付我，簡直把這屋子當作監獄，使人太難堪了。要不如廚子把小菜備得足，我們是只好吃淡飯的了！」

羅武智說這兩句話的表情，顯然有些兒怨恨的顏色。金廷德立刻把臉色一洗，很陰險的冷笑了一聲。說道：

「這是委曲了你們，不過隊長的意思確實很深刻。他派兵隊來把守你們大門後門，實在有兩層作用。假使你答應做局長了。他派來兵就算保護你們。假使你堅決的拒絕，那麼這些兵也可算是監視你們了。那時候你們吃淡飯還算福氣，只怕將來就得活活的餓死哩！羅局長！請你趕快的選擇一下，到底願意走那一條路？我也好到司令部去有個交代。」

金廷德好像是一頭野獸，他扯下了臉皮就認不得什麼人了。羅武智聽了，一陣心跳，兩頰就覺得熱辣辣的發燒，額角上冒着汗點，顫聲地說道：

「金先生！請你給我轉陳隊長，我……我……就答應了！」

「好啊！做人應該要乾脆爽快，那麼才能算是英雄。羅局長！從今以後，咱們是同志了！來！握手。」

金廷德聽他答應了，一時兩頰立刻又堆下笑容來。猛可伸過手兒，和武智緊緊地握了一陣。羅武智此刻面色又平靜了不少，笑得臉上的皺紋也就沒有平復過了。遂很謙和的說道：

「金先生！以後還得您多多指教，多多幫忙，那使小弟一定十分感激。」

「當然，當然，我們成了同志，互相照顧，這也是分內之事啊！」

兩人客套了一回，廷德預備回去復命。忽見僕婦出來，低低說道：

「請金先生暢些兒走，太太還在弄點心呢！」

「金先生！那麼就請再坐一回，吃了點心走罷！沈媽！你把三位姨太太和大小姐去叫來，來拜見拜見這位年少英俊的金先生。」

羅武智原也是一個老奸巨猾之徒，他知道日本人很信用金廷德，那麼自己和廷德聯絡感情，成了莫逆之交，將來有什麼困難的時候，少不得也有許多的幫助。所以聽了沈媽的報告之後，索性眸珠一轉，說出了這兩句話。沈媽答應一聲，便進內去請。這裏廷德也就又坐了下來，心中可在暗想，他媽的，這老甲魚的豔福不淺，倒是一個風流的人物，竟有三位姨太太，我要瞧瞧她們到底生得怎樣的品貌哩！就在這時，裏面一陣皮鞋回聲，接着走出三個婦人來。金廷德只覺眼睛一亮，好像遇到了吸鐵石一般的使他怔怔地愣住了。這時羅武智就介紹道：

「這是我大姨太，這是第二的，這是第三的。你們快來拜見這位金廷德先生，他是司令部翻譯官，將來我們都要靠他哩！」

「客氣，客氣，三位太太請坐。」

金廷德鞠着躬，笑嘻嘻的回答。三位姨太太也笑盈盈的招呼，大家在椅子上坐了下來。這時廷德的眼睛只管掃射到她們的臉上去，覺得那個大的姨太太也沒有什麼引人注意的地方，這當然是年老色衰的緣故。但二姨太的神態和豐姿就覺得令人有些可愛起來，不但打扮豔麗，

而且眉目間風流之情橫溢，眼睛水汪汪的時時送情，顯然是個很熱情的少婦。和曼華相較，好像是一對姊妹花。再看到那位三姨太，年齡更輕，嬌小玲瓏，婀娜多姿，還帶有些姑娘的風韻。這就覺得那第二第三兩個姨太太，自己倒有一嚙滋味的胃口。想到這裏，心中蕩漾了一下，臉上由不得笑了起來。羅武智忽然又想到了似的，忙說道：

「怎麼？淑嫻沒有出來嗎？」

「她說有些兒頭痛。」

大姨太低低回答，羅武智心中明白她是不願接見的緣故。遂皺了眉尖，沈吟了一回。但廷德却又暗想，他的女兒不知生得美不美？我非今天見到了她不可。於是連忙關心地說道：

「怎麼大小姐有些兒不舒服嗎？那我是理應進內去問候問候呀！」

「她也沒有什麼大病，還是我去叫她出來罷！」

三姨太聽廷德厚了面皮這麼說，一時由不得着急起來。因為她和淑嫻感情很好，所以一面說，一面匆匆的入內到淑嫻房中去了。淑嫻這時坐在房中的沙發上，手托香腮，悶悶不樂的長吁短嘆着。三姨太連忙說道：

「大小姐！你爸爸叫你出去呀！」

「我不要見這些走狗！」

淑嫻鼓着小嘴兒，恨恨的咒罵着說，三姨太蹙了翠眉，急道：

「你不去，那姓金的便要進內來望你了。我想你還是出去的好，怕什麼呢？」

「我並不是怕他，我實在因為是珍愛我那雙寶貴的眼睛。看了這些不知廉恥的走狗，

「我的眼睛也許會出血的。」

「可是他冒冒失失的進來了，你怎麼辦呢？」

三姨太見她說得這麼的沈痛，遂嘆了一口氣，搓搓手回答。淑嫻柳眉一豎，雪白牙齒，緊咬着嘴唇皮子，表示那分兒痛恨的神氣。冷笑着說道：

「他若不要臉的進我房中來，我就會老實不客氣的把他罵出去！」

「大小姐！我以為在這個惡劣的環境之下，你就犯不着跟這般小人結怨。只要敷衍他一下，也就算了。你和他鬧了整扭，恐怕會遭他捉弄的呀！因為這個時候不是人的世界，你要和狗講道理，那是萬萬也講不通的！」

淑嫻聽三姨娘這樣勸告，遂凝眸含顰的沈吟了一回，有些不情願似的猛可站起身子。說了一聲好，她方才憤憤的跟着三姨太到外面會客廳來了。這時羅武智和廷德及兩位姨太已坐在小圓桌面前大家吃着點心了，一見淑嫻出來，廷德不由暗暗叫了一聲好，他早已笑嘻嘻放下筷子站起身來。羅武智忙介紹道：

「這是小女淑嫻。這位金先生，是司令部的翻譯官。」

「羅小姐怎麼有些不舒服嗎？對不起！我打擾了你，快坐下來大家一同吃點心吧！」
「我吃不下，金先生請自己用吧！」

淑嫻勉強含了一絲微笑，點點頭兒，招呼着回答。大姨太遂叫三姨太一同坐下吃，羅武智也勸女兒稍許吃些，說陪陪金先生，他無非是竭力討廷德好的意思。淑嫻迫於父命，沒有辦法，只好也坐下了。這時廷德的兩眼，望着桌子旁三個美人，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之概。看看二姨太，又看看三姨太，再看看淑嫻。覺得三個人都有三個人的美麗，各有風韻，令人可愛。而尤其想到淑嫻還是一個處女，他的心兒更加搖蕩起來。不由暗想，那兩個姨太雖美，但到底還有老甲魚在着，偷偷摸摸，究竟不很方便，至於這位羅小姐，我儘管可以明目張胆的追求她，就是給老甲魚知道，那也絕對沒有問題。廷德在這麼思忖之下，於是他的目標就集中在淑嫻的身上去。望了她粉臉，笑嘻嘻搭訕地說道：

「羅小姐！你還在什麼地方讀書吧！」

「是的，我在華明大學一年級。」

「啊！您這麼輕的年紀已讀大學了嗎？那你將來的前途可不得了。羅小姐的青春，今年是多少了？」

「二十歲。」

「那麼今年該做生日了，羅小姐幾月裏養的？我該給您拜壽啦！哈哈！」

「這個年頭兒還談得到做壽嗎？這似乎太對不起自己良心了，況且我的生日早已過去快近半年了。」

金廷德很奉承她的說，還哈哈地大笑了一陣。但淑嫻却老實不客氣的諷刺他，俏皮地回答。羅武智接口說道：

「她的生日在三月裏，確實已過去半年多的日子了。」

「生日可以補做的，那沒有關係。我明天一定得送些禮物給羅小姐！」

金廷德並不因淑嫻的諷刺而感到惱恨，還是色迷迷笑嘻嘻的拍她馬屁。淑嫻連忙很不自

在的說道：

「不必，不必，我絕對不敢接受的！」

「金先生！您也太客氣了，小孩子生日有什麼大不了？」

「二十歲是大生日，應該要熱鬧熱鬧的。」

羅淑嫻聽他說得簡直有些兒自說自話，心中非常痛恨，遂蹙了眉尖兒，不再作答。就在這時，沈媽匆匆進來說道：

「老爺！不知是誰？一個日本口音打電話來了。」

「哦！那一定是武吉隊長，我去接聽好了。」

金廷德聽了，他預先料得到似的，遂站起身子，跟着沈媽匆匆走到電話間裏去了。約莫兩分鐘後，又含笑走出來。說道：

「果然是武吉隊長來的電話，他知道羅局長答應了，心裏很快樂，叫我陪了你馬上到司令部裏去一次。」

「那麼沈媽快擰了手巾來，給金先生擦臉吧！」

「不用擦臉了，武吉隊長的性情最急躁，羅局長！我們馬上就走。羅小姐！我們明兒見。」

金廷德拿了手帕連連擦嘴，一面說，一面向淑嫻笑嘻嘻的一點頭，身子已向外面走了。羅武智也只好望了望三位姨太太，似乎還想說句什麼話，但結果却並沒有說出來，他匆匆的跟着廷德也跨出會客廳去。

羅淑嫻灰白了臉色，她呆呆地望着爸爸身子消失了後，便一骨絡翻身，恨恨的奔進內室裏去。三姨太知道她的心頭多少是受了一點刺激的痛苦，遂跟着走到她的臥房。果然見淑嫻倒在床上，像小孩子那麼嗚嗚咽咽的哭得很傷心。於是走到床邊，拍拍她的腰肢。低低的說道：

「大小姐！你不要哭呀！哭壞了身子可怎麼的好？」

「三姨娘！爸爸一答應他們，我覺得什麼都完了。哭壞了身子算得什麼，我就恨不得立刻死了，才對得住國家呢！」

羅淑嫻又在床上坐了起來，淚眼盈盈的望着她，悲痛欲絕的說着。三姨太把手帕給她拭了淚，在她身旁坐下了。溫情地說道：

「你不要說傻話了，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分別。無緣無故的死太沒有價值，我勸你別說這些話。你爸爸逼於環境，這也是不得已而答應的。我想只要勸他不要惡，不幹傷天害理的事情，假使真正爲上海四百多萬的同胞辦事情，也許會得到人家同情的吧！」

「三姨娘！你這話錯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然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你想，怎麼還會幹出好的事情來呢？所以我們生長在這個家庭裏，我覺得是一種恥辱。三姨娘！我……老實跟你說，我預備今天就離開這個家。」

「那麼你預備上什麼地方去呀？你是一個弱女子，孤零零的到黑暗社會上去流浪，這也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啊！」

「我不但要離開這個無恥的家，而且我還要離開這個黑暗的上海。我想到自由的空氣裏去追求光明。三姨娘！你的心是清白的，是純潔的，我希望你不要讓他們來沾污你才好。」

三姨太被淑嫻緊緊地握着手。她只覺有股子感情激發在整個的心靈裏，於是她也說不出爲什麼要傷心竟是撲簌簌地流下眼淚來了。遂低低的哽咽着說道：

「大小姐！我希望你不要離開我，你若一走，我是更孤零了。其實呢？愛國的工作，到處都可以活動。我的意思，你倒可以拿這個家來做掩護，遮人耳目，儘可以做愛國工作呀！老實說，你一個人出外去流浪，無親無鄰，到那時候反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這豈非更加的痛苦嗎？況且……那個諸葛少爺說不定倒有信來了，你去找他一塊兒工作，這倒是好得多了。所以你聽從我的話，還是忍耐一些兒的好。」

羅淑嫻被他提起了諸葛雄，芳心倒是怦怦一動。一時沈吟了良久，不禁暗想，三姨娘這話倒是相當有理，光是說要爲國去出力，這的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一個人到外面去飄零，毫無目標，也不是一個辦法。且等諸葛先生有信到來，我再去找他，那不但有工作可做，而且還有站腳之地哩！這樣想着，遂把佩君的手更握得緊了一些。向她逗了一瞥感激的目光，點點頭兒。說道：

「三姨娘！您說的真是金玉良言，我就聽從您的話吧！」

三姨太方才展眉一笑，兩人拉着手兒，親熱了一回。這時小丫頭阿玲匆匆的進來，說老爺已經回家了。三姨太遂叫淑嫻一同出去探聽消息，淑嫻不高興出去，說要在房中休息一

回。三姨太也不勉強她，遂管自的到了外面來。只見羅武智在三姨太二姨太之前說得滿口唾沫橫飛，好像非常得意的樣子。見了三姨太，便說道：

「我現在又做了局長，而且這局長比過去做的局長更要威風得多。佩君！你會不會跟淑嫻一樣的反對我嗎？」

「不！我們女人家不懂什麼的，反正你做也好不做也好，和我根本沒有關係。」

「對啦！對啦！你們女人家，只要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每天瞧瞧電影，玩玩舞廳，不是很舒服嗎？我們男人的事情，就根本不必多管閒賬。佩君！你想得很明白，你才配做我局長太太哩！」

三姨太很圓滑的話，聽到羅武智的耳朵裏，不由喜歡得眉飛色舞，忍不住笑嘻嘻的誇獎她說。二姨太聽了，却有些不受用。遂冷笑道：

「只有她一個人才配做局長太太？我就不配嗎？」

「也配，也配，哈哈！我的好二太太！你的醋性可真厲害啊！」

「二妹跟你鬧着醋勁兒，才覺得有趣，假使換作了我，那就被人說我是個老妖精了！」大姨太插嘴笑着說，一時四個人都忍俊不置起來了。這時沈媽來報告，說諸葛老爺來了。

羅武智方才停止了笑，匆匆來到會客室。諸葛龍忙着站起身子，連連拱手。說道：

「羅局長！好久不見了，你今天打電話給我，不知道有什麼貴幹嗎？」

「老龍！我有件要緊的事情跟你商量商量。你快坐下來，抽支烟。」

羅武智喜孜孜的樣子，和他却握了一陣手，兩人在沙發上坐下，還遞給他一支烟捲。他

要拿火柴的時候，諸葛龍却先摸出打火機來，說了一聲我來我來，他便含笑先給武智燃着烟捲。兩人吸了一口，撮了嘴兒，慢吞吞地噴去了烟圈子。沈媽倒上了香茗退下之後，羅武智方才望了他一眼。問道：

「老弟最近幹些什麼工作呢？」

「自從戰爭開始到現在，就一直空閒到現在，要不是有三個半的積蓄，這一年半來的生活，真要弄得焦頭爛額了呢！」

諸葛龍含了不自然的苦笑，微微的嘆了一口氣。羅武智把身子坐近了一點，湊過頭去，低低的說道：

「那麼你現在終應該有些準備活動活動才好啊！」

「可是，沒有機會，這年頭兒一年不如一年，我們這種人才簡直是找不到什麼事情可做。」

「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但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做？」

「啊呀！老兄肯提拔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如何還有不願意的道理呢？不知道老兄要組織什麼公司嗎？」

諸葛龍受寵若驚地，忍不住眉飛色舞的笑起來問。羅武智聽了，兩頰倒有些微赤，遂搖搖頭兒，表示並不組織什麼公司的意思。沈吟了一回，說道：

「這件事情，說起來我也出於不得已的辦法。環境如此，那還有什麼可說呢？」

「噢！老兄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簡直有些兒莫明其妙呢！」

諸葛龍對於他這兩句沒頭沒腦的話，當然是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羅武智這就抓抓頭皮，只好把日本人要自己登台的話向他從實的告訴了一遍。諸葛龍一聽這話，不由樂得跳起來了。伸手在大腿上很有勁的一拍，嘿了一聲，格格地一陣笑。說道：

「老兄！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啊！你可切莫失諸交臂。好極了，你登台，我第一個擁護。有什麼工作給我做，我絕對服從局長的命令。」

羅武智想不到阿龍會這樣興奮而坦白的回答。一時把滿面惶恐的顏色也就慢慢地褪盡了。他也說不出什麼話，他只覺得諸葛龍真不愧是自己一個志同道合的良友。因此伸過手去，把阿龍的手兒緊緊地握住了一回，低低的說道：

「這次我做了局長，心想預備給你做副局長，我把你當做弟兄一樣看待，你心裏不知道喜歡嗎？」

「我做副局長？你跟我開玩笑嗎？」

「開什麼玩笑？我說的話，一是一，二是二，絕對不說笑話。」

「老兄！你這樣提拔我，那叫我生生死死都忘不了你的大恩哩！讓我先來叩個頭，也表示我心中的感激。」

諸葛龍一面說，一面很快的爬在地上，向武智連連磕頭。幸而羅公館的地板都是光滑滑纖塵不染的，所以倒也沒有髒了他的衣服。羅武智連忙把他扶起，急急的說道：

「老弟太客氣，何必行此大禮？」

「哈哈！算不得什麼，算不得什麼？」

諸葛龍笑了一陣，他的態度是卑鄙得不能再來形容的了。兩人於是重新坐下，嗚嗚唧唧的計劃了一陣，商議了一陣。直到天色昏黑，阿龍方才與匆匆的告別回去。

從此以後，他們在偽組織之下居然又做起官來。金廷德爲了淑嫻的緣故，他在羅公館裏三頭兩天進進出出的十分忙碌。淑嫻只管跟他冷淡，但他却厚了面皮，不是送她禮物，就是請她吃飯看戲。常言道，天下無難事，只怕老面皮，淑嫻在無可推却的情形之下，有時候也只好應酬了兩次。不過她內心是分外的痛苦，也只有暗自怨恨而已。

光陰匆匆的像流星一樣，不知不覺的在雨雪紛飛中又帶走了殘冬的影子。三陽開泰，大地回春，又是第二年的清明時節了。這幾天風和日暖，草木又欣欣向榮，諸葛太太長日無聊，坐在房中，兩手在桌子上抹着骨牌打五關消遣。她的眼睛，却望到窗外屋簷下的燕子窠兒，有一隻母燕正在餵食給小燕子們吃。她見了這個情形，心頭陡然想起了阿雄，可憐這孩子出走已經有兩年了。到如今消息沈沈，杳如黃鶴。也不知是生是死？看起來兇多吉少，怎叫我不痛斷腸呢？想到這裏，淚如泉湧。把骨牌一推，倒向沙發上去，幾乎泣不成聲。就在這時，李玉梅悄悄進房，見此情景，倒是一怔。遂低低問道：

「姨媽！你好好兒一個人怎麼哭泣起來呢？」

「我想起你表哥，他至今信息全無，恐怕他在外面是已經……」

諸葛太太見玉梅到來，雖然停止了嗚咽，但兀是眼淚鼻涕的樣子。當她說到後面的時候，幾乎又要哭出聲音來了。玉梅也很辛酸，眼皮兒紅紅的，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正在勸慰她的時候，忽聽樓下張媽高聲叫道：

「太太！太太！大少爺回來啦！」

這消息好像是什麼獎券得中了頭獎一樣的令人興奮，諸葛太太和玉梅慌忙站起身子，先到窗口旁一伏，望了下去。只見天井裏站着一個衣衫襤褸的教化子，那裏還認得出就是阿雄？兩人吃驚不小，就脫口連問阿雄呢？阿雄呢？

三

當諸葛太太和玉梅伏在窗口望到樓下天井去的時候，那裏見到有什麼阿雄的人兒？天井裏卻站了一個衣衫襤褸的教化子，顯出那分兒垂頭喪氣的樣子。一時十分的驚訝，連問阿雄呢？阿雄呢？張媽這時正在關着大門，聽了太太急促的問話，便回身把手向那教化子一點。說道：

「太太！這……不是大少爺嗎？」

「什麼？阿雄！你……竟弄成這個狼狽的樣子嗎？」

諸葛太太做夢也想不到一個西裝畢挺的兒子，他竟會在外面弄成了這一副癩三似的神氣回來。心裏一陣疼痛，一陣怨恨，她一面說，一面已是急匆匆的向樓下走了。玉梅心中也奇怪得目定口呆，暗自想道：表哥不是勇勇敢的從軍去的嗎？怎麼會如此模樣回家來呢？她一面想，一面跟了諸葛太太也奔到樓下去。只見姨媽抱住了表哥身子，在會客廳裏早已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在哭泣了。表哥滿面的飢餓，頭髮亂蓬蓬像打結稻草那麼一團，要如在路上遇見了的話，無論如何也認不出他就是兩年前挺英俊漂亮的表阿哥。此刻他垂了頭，好像非

常難爲情的樣子，撲簌簌的也在落眼淚。玉梅瞧此情景，心中也十分的難過，眼皮兒有些潤濕。含淚低低的說道：

「姨媽！你不要哭了，表哥既然回家來了，那麼以後母子團圓，倒是一件歡喜的事，所以你應該高興才是啊！」

「太太！表小姐這話很不錯，你不要傷心了！」

張媽擰上面巾來，也低低的勸慰。諸葛太太才算停止了哭泣，接過面巾，她先遞給阿雄揩淚。但阿雄卻倒退一步，搖搖頭，很輕的說道：

「媽！你自己先揩好了，我這樣揩揩也是不相干的。」

「張媽！你去倒盆洗臉水來，給表哥得好好的洗一個臉不可。」

玉梅見雪白的面巾，擦上了這一個骯髒的臉，也確實沒有用。遂回頭對張媽吩咐着說，張媽便答應下去。諸葛太太呆呆地望着阿雄，不知怎麼的又傷心起來？淚水涔涔而下，說道：

「唉！可憐的孩子！你不聽娘的話，所以才吃這樣的苦頭。我知道你在這兩年中，一定是嚐盡了千辛萬苦的滋味。孩子！你……你現在也有些兒懊悔了嗎？」

「媽！我……懊悔了，我以後一定聽從媽的話。」

諸葛雄無限慚愧的樣子，他很懊傷的回答。這時張媽把面盆水端上來，還拿了香胰子，放在桌子上。諸葛太太把手巾交給他，說快洗吧！我瞧了你這個鬼臉，我的心簡直像刀割一般的難過。諸葛雄於是把手巾放入面盆內，低了頭，拿毛巾在臉上來回一擦。玉梅忍熬不住

開口問道：

「表哥！你這兩年來到底在什麼地方混呢？」

「我……我……走了很多地方，我……也吃了不少的苦，我此刻想想真也有些兒不犯着。……」

諸葛雄微仰了臉兒回答，因為那骯髒的臉，此刻沾上了水後，把乾的塗了開來，因此更變成一個大花面似的。瞧在玉梅張媽的眼睛裏，這就忍不住感到有趣，噗哧的一聲好笑起來。諸葛太太被兩人一笑，自己也就破涕了。但立刻又歎了一口氣，埋怨地說道：

「你現在也知道犯不着了嗎？這就是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到了黃河悔已遲。』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你們年輕的人，不給你們吃些兒苦頭，你怎麼知道父母的話是金玉良言呢。想當初你留書出走的時候，可憐我為你哭了三日三夜，茶飯不思，還生了一場大病，幾乎把性命都送了。今天你弄得這一副吞頭勢回家，也是給你一些兒小責罰哩！」

「大少爺！你以後千萬不要再不聽太太的話才好。可憐太太愛子之心，真也是沒有話再可以來形容的了。」

經過張媽這幾句話一說，諸葛雄覺得母親為自己出走而痛哭甚至於生病的情形是證實了。他心裏非常感動，一陣子悲酸，眼淚立刻又大顆兒滾了下來。心頭暗暗的說着，崇高的母性！

諸葛雄洗完了臉兒，玉梅忙叫張媽再換一盆清潔的水來。俏眼兒向他一瞟，很多情而又

關心的表情。說道：

「表哥！我來給你頭髮也洗一洗，亂得像一蓬草似的，多不舒服呢！」

「好的，那是有勞表妹了，我真感謝你。」

玉梅於是把旗袍長袖子一捲，親自動手，來接了阿雄的頭，把香胰子擦在他頭髮上，開始給他幹着洗濯的工作。洗了一盆水還不夠，諸葛太太叫張媽再拿第二盆。把肥皂水也洗清了，方才拿手巾給他擦乾，然後用象骨梳子，給他斜對的分成西式。諸葛太太方才覺得阿雄的臉兒，像自己當年的兒子了。只不過兩年來在外面飄零流浪，皮膚已成棕色，沒有像過去那麼白得清秀了。遂恨恨的說道：

「你也拿面鏡子去自己照一照，現在真像是個印度人了。」

「表哥！我說你皮膚雖然黑了一些，但人兒倒強壯得多了。」

「還說強壯呢？我看他再回家的話，一定要變成黃胖病哩！我知道你肚子一定還餓着，張媽！你快去弄點心來罷！」

「不用點心，最好去盛白米飯來，弄一只熱的湯，這樣比吃點心舒服。」

諸葛雄聽母親這樣吩咐，遂咽了一口唾沫，急急的說。從他這一副表情上猜想，也可見他在外面是沒有好好兒吃過一頓白米飯了。張媽忍不住笑了一笑，遂匆匆地走入廚房裏去，玉梅望着他也笑問道：

「表哥！你由什麼地方回上海來的呢？」

「我從南京那面回上海的，到上海還在半個月之前。」

「啊呀！那你這半個月在什麼地方？幹麼不早些回家呀？」

諸葛太太不等玉梅說話，便先急急的問，顯然還包含了埋怨的成分。諸葛雄嘆了一口氣，搖搖頭，表示有些兒惶恐。說道：

「我到上海的時候，還沒有弄成現在這樣狼狽的樣子。因為我是不別而行的，所以我怕爸媽會譏笑我，說我既然出走，也得有些兒成績回家，才算有面子。如今不得意而回家，這不是很坍台嗎？爲了這樣，我在上海自己又混了半個月，想找些事情做，弄一口苦飯吃。看將來有機會發了財，再回家來，那不是很好嗎？誰知道這翅後的上海，生活日日上漲，百物騰貴，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中熬煎痛苦。札戶口米不必說，還有許多人家吃玉蜀黍粉過日子，在民不聊生的情形之下，連一個白吃飯不拿薪金的苦差使都找不到，那何況再想發財呢？發財只有富人的命運，因爲窮人沒有資本囤米囤油囤貨色呀！我在不能維持的情形之下，我想父母終是愛子女的，一定仍舊會收留我，我所以硬硬頭皮，不怕難爲情的回到家裏來。媽！你能原諒我過去罪惡嗎？」

諸葛雄滔滔地說完了這一大套的話，兩眼望着母親的臉兒，大有叫老人家垂憐的樣子。諸葛太太連連嘆氣，皺了眉頭。怨恨地說道：

「你這孩子偏是那麼高傲的脾氣，只要你肯回家來，我喜歡還來不及，如何會不收留你嗎？唉！你該知道，我是只有你這一點骨血呀！你在外面過苦日子，我是多麼的肉痛。孩子！你真想不明白，在上海這半個月的苦頭不是吃得更冤枉嗎？」

正在這時，張媽把飯菜拿上。諸葛雄於是一面狼吞虎嚥的吃飯，一面伸了伸脖子，愁眉不展地說道：

「我知道媽當然不會罵我，就怕爸爸見了我，就得不肯收留了！」

「阿雄！你放心！不會的，你爸爸敢這樣心狠，我就得和他拚命不可。老實說，他也不敢罵你，我告訴你，你爸爸自從去年冬天又做官了，這回子做了副局長，比從前更大了。羅局長這人真好，全是他提拔你爸爸的。」

諸葛太太一面安慰他，一面又把最近的家庭狀況向他告訴。阿雄聽了，抬起頭來，大概飯吃得很乾，塞住喉嚨，不免有些打噎。遂連忙吃了一羹匙湯，方才驚喜似的表情。說道：

「媽！爸爸做了副局長？這是真的嗎？」

「當然真的，我如何會騙你？」

「那麼我以後在爸爸局裏弄一個差使，大概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吧！」

李玉梅在旁邊聽諸葛雄竟然會說出這一番話來，她心中倒是悶悶地不樂了一回子。暗自想道，表哥在外面去了兩年，怎麼人兒會變換了一個樣子？連思想都和從前完全的不同了。他留書出走的時候，那封信是寫得多麼的激烈慷慨，他是一個熱血的愛國男兒，他是為祖國去效勞了。我是何等的佩服他啊！誰知道今日這樣狼狽而回，彷彿是兩個人的脾氣了，這不真是太以令人感到驚奇了嗎？我以為他聽了姨爹做了偽政府的官兒，一定要大大的表示不滿意，那知道他還想一同去做官，這個變化不是太令人感到心痛了嗎？意欲向他用話責問，但礙着姨媽在面前，所以要說的話也就說不出來了。正在十分生氣的當兒，忽聽大門有人篤篤

的敲了兩下。張媽忙去開門，進來的就是諸葛龍。阿龍見會客室內坐着一個癡三似的人兒，低了頭兒，吃着飯，那種情景顯出了一分兒的窮相。一時暗暗奇怪，這是什麼人呢？遂很快的跨步入內，方欲開口相問，只見那癡三站起身子，向自己恭恭敬敬的鞠了一躬，叫了一聲爸爸，但立刻又坐下低頭吃飯了。諸葛龍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一時怔怔地向他望了一回子，氣呼呼的說道：

「什麼？你……你……就是阿雄嗎？」

「是的，他剛回家來，你不要罵他，阿雄現在想明白過來了，一個孩子只要肯改過自新，你應當饒恕他的。」

諸葛太太聽阿龍開口來的語氣不大好，知道他是要發脾氣了。雖然這也難怪阿龍的，但到底因為疼愛兒子的感情濃厚過了一切。她立刻代為回答，並且預先的關照他說。諸葛龍這時的惱怒他已擴大得不能抑制，雖然平日有些怕老婆，但這時候他是顧不了一切的，冷笑了一聲。怒冲冲的罵道：

「你這畜生的本領大呀！翅膀長成會飛了呀！我以為你這一出去，終會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誰知道一無所成，弄得做教化子那麼的模樣回家來，我看你還有什麼臉兒在世界上做人呢？」

「……………」

諸葛雄被罵，却一聲也不响的依然低了頭兒吃飯，這神情是顯出那一分兒頹傷的樣子。諸葛龍在過去教訓兒子的時候，不但兒子不大肯服貼，就是太太也要庇護了去。但此刻的阿

雄，好像是一個罪犯一樣的沒有開口餘地，就是諸葛太太也庇護不出什麼話來。所以諸葛龍心中得了意，越罵越起勁了，繼續滔滔不絕的大罵道：

「你這畜生！你說呀！你爲什麼死不開口呢？我瞧你有志氣的，終要到外面去打天下，打一個成績來給我看看。你爲什麼又會回家來活現世呢？我問你坍台不坍台？哼！瞧你還是死了乾淨哩！」

「夠了，夠了，阿雄已經承認錯了，你斷命罵還要多罵什麼呢？你真個要他死了，你才甘心嗎？你這黑良心的父親也太沒有道理了！」

諸葛太太聽他還是神氣活現的罵下去，這就把一股子氣憤再也忍耐不住了。那雙三角眼一睜，也大聲地發脾氣了。諸葛龍被太太眼睛一彈，他的火氣彷彿遇到冷水一般的會熄滅了大半。微微的嘆了一口氣，望着太太的臉兒，大有哭笑不得的樣子。說道：

「你看，你看，兒子壞到這樣地步，還捨不得讓我好好兒的教訓他一頓，明兒他的胆子不是更加的還要大起來嗎？」

「教訓兒子固然是不錯，但也得有個分寸。兒子強頭倔腦的不聽話，這是當然要打要罵的。現在阿雄完全的認錯了，他一進門就請我饒恕他原諒他，他以後再不敢這樣做了。你想，聖人也有三分錯哩！何況是一個年輕的孩子？所以阿雄肯改過，他實在還是一個好孩子。你做父親的，理應好好兒安慰他可憐他才是，誰知你竟罵他死了乾淨。這真是大放狗屁，他若真的死在外面，你斷了後代、將來沒有羹飯吃，你又有什麼好處呢？唉！阿雄這孩子知道你的賊脾氣，要不肯收留他，罵他，叫他

死，所以他遲遲的在外面又吃半個月的苦頭，你這狗肚子連兒子都猜到了呢！害他多吃苦頭，說起來還不是你這個老甲魚害他的嗎？唉！阿雄！你這苦命的孩子啊！你是修不着一個好爸爸呀！所以害你吃這樣痛苦。我活着做人，你還不會十分的受委曲，明兒我眼睛一閉，你豈不是要被這個黑心人活活的弄死了嗎？孩子！倒不如趁今日我們娘兒在一起，一同的讓了他，一同去死了好嗎？張媽！你快去叫車子，我們娘兒倆馬上走！喔！天哪！我前世作了什麼孽？今生才嫁了這麼一個人面獸心腸的好丈夫啊！喔！喔！

諸葛太太起初說的話還有些氣憤憤的樣子，但說到後來，却改變了作風，竟然是越說越悲傷，越說越痛心。她好像是唱新聞，又像在唱小曲，唱到末了，却是眼淚鼻涕哀哀欲絕的大哭起來。不過她這種音調是很有趣的，連旁邊的張媽，玉梅，阿雄也都被她引得流淚不已。諸葛龍聽太太說兒子在外吃苦，還是自己害的，這常然是激動了十分的反感。不過聽到後來，又見到太太死了什麼人一樣的傷心哭泣着，一時倒有些糊裏糊塗起來，好像事情果然是自己錯了的樣子，反而低聲下氣的說道：

「太太！你也用不着這樣傷心哭泣呀！自己身子也得保重點，不要爲了小孩子，哭出病來，那就太不合算了。」

「我不合算，你才合算呀！橫豎我死了，你可以趕走兒子，從此小老婆一五一十的可以討進門來，這不是稱了你的心愿了嗎？」

「何苦來？何苦來？說這一種話，我真覺得是太沒有意思了。唉！我也變成是一個犯

罪的人一樣，簡直連一句話都不能開口的。」

諸葛龍連連的嘆氣，他頹傷地坐到沙發上去，取過一支雪茄烟，燃着火悶悶的猛吸。這時張媽擰了面巾給太太拭淚，玉梅在旁邊也低低的相勸，諸葛太太才算停止了傷心。她一眼望見阿雄放下飯碗的時候，立刻又關心地說道：

「怎麼？你餓得這一分樣兒的人，如何只吃了一碗飯就不添了？是不是被你爸爸罵得吃不下去了嗎？」

「又是我的錯，又是我的錯？嚶嚶！我的好兒子！我以後不敢再來罵你，你只管添了飯吃罷！你吃一碗飯，回頭又是我的罪孽，唉！這年頭兒老子倒是真的不容易做！」

諸葛龍急得紅了臉，反而向阿雄央求地說。諸葛雄搖搖頭，把桌子上面巾拿來，抹抹嘴唇皮。說道：

「這不和爸爸相干，我原是真的吃飽了。」

「張媽！你去預備好洗浴的水，給大少爺去洗個浴罷！這套破衣裳快換下來丟到垃圾桶去，別擱在家裏，當心白虱掉落在地上。」

諸葛龍聽兒子這句話倒是解了自己的爲難，遂也顯出和顏悅色的樣子，向張媽低低的吩咐。張媽答應，便到廚下去拿水。這裏玉梅給阿雄到房中去尋找舊時穿的西服及襯衫小袴等東西，阿雄於是便走到樓上浴間裏去了。

「太太！你真不知道我心中的意思，兒子回來了，在我心裏當然實在也是很歡喜，不過表面上就不得不教訓他幾句，這樣使他下次再不敢莫名其妙胡鬧了。這兩年來

的日子，他到底在什麼地方混？不知道你可曾問過他嗎？」

諸葛龍見室內只有他們兩個人了，方才放低了喉嚨，含了笑容，輕聲兒說。諸葛太太嘆了一口氣，搖搖頭。說道：

「他在什麼地方混？我也沒有詳細的問他。他說到上海的時候還在半個月之前，是由南京來的。他又說懊悔了，不該留書出走的。因為他現在覺得在這兩年中吃這樣苦楚，是很不犯着的。而且他聽你做了副局長，心裏很高興，希望你給他介紹到局裏去工作。我見他完全明白了，改過做人了，我心裏怎不歡喜？但見了他這種可憐的神氣，他到底是我親生兒子，我還有勇氣罵他麼？我只有可憐他，原諒他，他是個不懂世道崎嶇的小孩子，都是朋友交得不好，所以上了人家的當。唉！我見了他如何不要痛哭起來呢？」

「只要他肯改過做人，將來自然還有希望。太太！你也不要傷心了。現在我們局裏也需要工作人員，像阿雄一個大學生的資格，自然可以進去做些兒工作的。」

諸葛龍見太太說完了話，又掉下淚來。一時想想女人家的心腸，難免如此。何況阿雄本來她就歡喜得像寶貝一樣。於是點點頭兒，又很溫和的安慰她說。諸葛太太這才擦擦眼皮，走到樓上阿雄房裏來。只見玉梅站在衣櫥面前，正在給他理着應穿的衣服。遂低低的問道：

「玉梅！短少了什麼沒有？」

「樣樣都有，只是少了一雙襪子，有的也都是破了腳跟的。」

「襪子可以問他老子要一雙穿，他們父子的脚才是差不多大小的，我到房中去拿來。」

玉梅說了一聲好，諸葛太太遂回到自己房中去了。這玉梅一面檢點衣袴等物，一面暗暗的想着，表哥的行跡非常可疑，因為他素來是個有志氣的青年，既然出征去打仗了，如何還會逃回來呢？而且弄成了這個樣子，這不是叫人奇怪嗎？難道他真的因為受不了苦，所以改變他的思想和行動了嗎？一時又細細回憶他剛才說的話，他想發了財再回家，這句話也太使人失望，早難道他上次出征是爲了發財的目的嗎？假使果然如此，他們父子倆是一齊落水的了。姨爹這人中毒已深，實在無可挽救。像表哥這種青年，前途真不可限量，他竟也墜入這黑暗的深淵裏，那不是太以令人痛惜了嗎？唉！我不能袖手旁觀，我一定要勸導他拯救他不可。

玉梅呆呆地想了一回，她方才拿了小衣小袴及西服襯衫等走到浴室門口，篤篤地敲了兩下，諸葛雄在裏面問誰？玉梅含笑答道：

「表哥！我送衣服給你。」

「表妹！謝謝你，你給我放在門口地板上罷！」

玉梅點頭說好，她便到上房來。見姨爹坐在沙發上吸煙，姨媽拿了襪子正走來。玉梅說道：

「放在這兒罷！表哥洗好浴會來的。」

諸葛太太遂把襪子放在桌上，大家坐着閒談了一回，天色就慢慢地黑暗下來。室內亮了電燈，諸葛雄方才浴罷進房。笑着說道：

「表妹！什麼全齊，就少一雙襪子，我亦着脚呢！」

「喏！在這兒，你襪子沒有了，這是姨爹的。」

玉梅瞟了他一眼，笑盈盈把桌子上的襪子拿給他，低低的說。諸葛雄接過，坐到沙發上去穿襪子。諸葛龍倒是怪俏皮的說道：

「這就是年輕的人做錯了事情要赤脚哩！」

「阿雄！你以後千萬給我掙一口氣，省得聽這種廬話。」

諸葛太太向阿龍白了一眼，她又聽不過的代爲兒子打不平。但阿雄却並不作聲，管自的低頭穿襪子。就在這時，張媽上來請大家到樓下吃夜飯去了。

晚飯後，玉梅和諸葛雄在臥房裏閒談着。這時四周很靜悄，只有梳妝台上那架意大利石雕刻成的擺鐘，在滴嗒滴嗒的响着。兩人互相望了一眼，還是諸葛雄先開口說道：

「表妹！光陰真過得快，一忽兒之間，我們分別竟有兩年了。」

「可不是？光陰固然過得快，但人事的變遷也轉得快。這次表哥的歸來，倒真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玉梅認爲這是一個說話的好機會，錯過了未免有些可惜。因此轉了轉烏圓眸珠，很感慨的回答。諸葛雄的臉部上却並無什麼反應，他點了點頭，也微微的歎了一口氣。說道：

「記得我出走的時候，上海的市民還在熱血沸騰的幫忙着國軍抗戰殺敵；但兩年後的今日，我歸來了，所見到上海的景象却又是另一番面目了。」

「你也感到痛心嗎？」

諸葛雄回答的話使玉梅有些兒驚奇，她猜不透表哥竟是什麼存心？因此她益發懷疑起來

了，遂怔怔地問了他這一句話。諸葛雄只把頭兒點了點，却並沒有表示什麼意見。玉梅是竭力想在他說話之中可以得到一些線索，但是他說話，這叫自己倒有些性急。遂把眼兒向他一瞟，又低低的問道：

「表哥！你在這兩年之中到底上過前線打過仗沒有？」

「仗當然打過的。」

「可是，中日戰爭沒有結束，而全面抗戰正在擴展，你怎麼反而回到上海來了呢？而且又弄成了這麼狼狽的樣子，那真叫人有些兒不明白了。」

玉梅這幾句話問得真厲害，把諸葛雄的兩頰會熱辣辣地發燒起來。他默然了一回，方才吱吱唔唔的說道：

「我因為在戰地中曾經受過傷，軍隊開拔了轉移陣地，我就流落在後方醫院。結果，我遇到了騙子，同時我也過不慣這鎗林彈雨中的生活，所以我就這樣的飄流了。」

「你遇了騙子？什麼騙子？」

「他……叫我不必冒了危險打仗，他……他又邀我在淪陷區內過着荒唐的生活，後來我見情形不對，我才偷偷地逃了。表妹！這些話我告訴了你，你可別跟別人亂說呀！」

諸葛雄滿面羞慚的說，他的神情是分外的慌張，還向玉梅低低的央求。玉梅的芳心有些隱隱作痛，也有些怨恨，逗了他一瞥淒惋的日光。又難過又感嘆的語氣，說道：

「表哥！你為什麼這樣有始無終呢？既然你害怕被鎗炮打死，當初你又何必出走去從

我？現在到了這個地步，你怎麼又能夠貪生怕死的改變初衷呢？表哥！我真代你痛惜！你光明的前途，我覺得是被你毀滅了！」

「可是，事到如今，又有什麼辦法呢？唉！前線的炮火實在太厲害，震耳欲聾，我的心有時候幾乎碎了。戰場上死幾個人好像不算一回希奇的事，流着腦漿的，斷了腰肢的，折了大腿的，我真的看不慣。此刻想來，還有些慘不忍憶哩！」

玉梅聽他滔滔地說，還連連的搖頭。一時默然了，她心頭只覺空洞洞的，感到說说不出的痛苦。忽然猛可的站起身子，倒豎柳眉，嬌噴着說道：

「表哥！你這人真變得太快可怕了！」

「表妹！你……你……不要走，……你……爲什麼這樣恨我？我可不明白呀！你倒告訴給我聽聽吧！」

諸葛雄一把抓住了她，急急的說，他的感覺好像有些麻木的樣子。玉梅站腳不住，身子又倒向沙發上來。遂哀怨地說道：

「你當初踏上征途的時候，我看了你那封信，我心裏是多麼的感動，我曾經爲你流淚。但這眼淚是痛快的淚，是敬愛的淚。並不是傷心的淚，也不是痛苦的淚。我萬萬也料不到兩年後的今日，你歸來的情形，會使我這樣失望，會使我這樣難過，我簡直替你悲痛欲絕的大哭起來。表哥！我知道姨爹姨媽的心眼兒上只有羅小姐，就是你的心中，當然也愛上了有財有貌的羅小姐。不過我……我雖然是情場失敗者，但我仍舊愛着你。表哥！你不要誤會，我不是愛你的人，因爲你的人已經有別人。」

愛了，這我可不必費心了。但我所愛你的，却是你的前途。表哥！你該知道淪陷後的上海，一切的情形是多麼黑暗！多麼萬惡啊！你已經是離開了的人，此刻又歸來了，這不是自投苦海嗎？表哥！我再跟你說一句，你知道羅局長和姨爹他們……他們是……都已做了……唉！我覺得你也要有加入這個圈子的可能了……」

玉梅這一番話是說得多麼的真摯至誠，她爲了長輩的關係，她還把漢奸兩字熬住了沒有說出來。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明眸裏已經是眼淚汪汪的了。諸葛雄緊緊地握住了玉梅的纖手，他感動得幾乎要流下眼淚來。雖然他有千言萬語的要跟她訴說，可是他却沒有開口，默默地出了一回子神。

時鐘噹噹地鳴了十下，玉梅這才站起身子，哀怨地瞟了他一眼，用了溫和而委婉的語氣。低低的說道：

「表哥！我走了，最後我希望你珍惜你自己寶貴的前途，好自爲之吧！我做表妹的，終算對你也盡了一分力的了。」

「表妹！我知道，我心裏感激着你。」

諸葛雄站起身子來相送她，顫抖着聲音，低低的回答。等玉梅走了後，室內是只剩阿雄一個人了，他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淒涼，真是覺得無限的惆悵。這夜阿雄睡在床上，想到表妹對待自己的多情和癡心，他非常喜歡和悲哀，眼角旁忍不住湧上了晶瑩瑩的淚水。但是他又很快的把手兒擦了擦眼皮，好像有人在說：

「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他心中的思緒又不靜下來，似乎感到有些疲倦，把四肢伸展了一下，也就沈沈地入夢鄉去了。第二天早晨，諸葛雄起身，梳洗完畢。張媽進來，說老爺叫少爺去一次。阿雄匆匆來到上房，見父親坐在桌旁吃點心，媽還躺在床上。諸葛龍先開口對他說道：

「阿雄！你和我一同來吃了點心，回頭馬上跟我到羅公館去見羅局長，他說不定有好差使給你幹的。」

「哦！媽還沒有起來嗎？」

諸葛雄很聽話的答應了一聲，他一面坐下吃點心，一面回頭向床上望了一眼，低低的問。諸葛太太從被窩內伸出臉兒來，說道：

「我醒着，可是懶得起身。」

「時候原還很早，沒有事情，媽只管多睡一回兒罷！」

諸葛雄在母親那裏，是更加顯出孝順的樣子，低低的說。但諸葛太太反而從床欄旁靠了起來，含了微微的笑容。說道：

「自從你出走之後，羅小姐倒曾經來望我過好多次，她見我爲了你傷心，累她也會淌眼淚。所以你今天見了她，要跟她好好兒親熱親熱才好呢！」

「你媽這話倒也說得不錯，我瞧羅小姐這孩子倒是挺多情的。」

諸葛龍見兒子紅了臉，不作聲，知道他是怕難爲情，遂也笑嘻嘻的叮囑他。這時諸葛太太忽然又想到了什麼似的，連忙關照阿龍說道：

「噯！你跟羅局長說起來，千萬不要說穿阿雄是弄得像教化子那麼回來的。否則，恐

怕要看輕他。」

「這個……其實羅局長也根本沒有知道阿雄是去當過兵的，假使他不提起，我當然也不會說什麼的。」

「不過，羅小姐是知道，我想在這兩年日子中他們父女之間總會互相說起的，所以我猜羅局長一定會問起的。假使他問了你，你怎麼回答他呢？」

諸葛太太認爲這問題也很重要，所以事先非得討論一下不可。諸葛龍恐怕自己意思說得不对，難免又要受太太的埋怨，所以沈吟了一回，很調皮的反問道：

「照你的意思，預備怎麼樣說法呢？」

「我的意思，最好說阿雄並沒有當過兵打過仗，他在外面因爲吃不起苦，便做生意了。最近回家來，而且還發了一票財哩！」

「發了什麼財？」

諸葛龍聽太太還給兒子死掙丫子的說發了財，一時又好氣，又好笑，遂故意用了俏皮的口吻問她。諸葛太太被他這麼一問，心頭不由冒了火，遂恨恨的白了他一眼。喝道：

「你算什麼意思？一定要說穿我，老實說，我是爲了你的面子關係才這麼叫你去說謊的，你這人真不懂好歹！」

「發了財就發了財，那也沒有什麼關係，你何必又發脾氣？我瞧你這兩天肝火很旺，得去請個大夫來瞧瞧才好哩！」

「放你媽的臭狗屁！你咒唸我生病嗎？我好好兒的人，飯吃三碗，瞧什麼大夫？你這

人真是存心不良，最好我死了，你就快活了！」

「阿彌陀佛！這真是天曉得的事情。我是關切你的身子，一番好心，卻又犯了惡意，真是要命！」

諸葛龍見她火上添油，越來越兇。因此只好自認晦氣，匆匆吃完了點心，擦擦嘴兒，站起身子，叫張媽吩咐阿三把三輪車侍候，預備早走。阿雄一面暗暗好笑，一面也趕快吃畢點心，到房中去披了一件春季大衣，向母親告別，跟着父親跳上三輪車到羅公館去了。諸葛龍倒也刁刻，他剛才在太太面前受的氣，此刻坐在三輪車上，把阿雄又一本正經的教訓了一頓。阿雄却一聲不響，好像沒有聽見一樣。因此諸葛龍也覺多教訓沒有滋味，遂也住口不說什麼了。

諸葛龍父子兩人到了羅公館，時已九點十分，沈媽招待兩人在會客室內坐下。說老爺剛起身，兩位坐一坐，我進內去通報。阿龍點頭說好，一面悄悄地又向阿雄叮嚀了一番。不多一回，先聽到一陣叫聲，送過來道：

「阿龍！怎麼？今天這樣早到來幹嗎？」

「哦！羅局長！打擾你了。您瞧瞧這個小孩子，你老兄還認識嗎？」

諸葛龍慌忙站起身子，拱拱手兒，一面又指着阿雄，笑嘻嘻的說。諸葛龍很小心地走上前去，恭恭敬敬的向他一鞠躬，叫了一聲羅老伯。羅武智口裏啣了雪茄，他睜大了眼睛，向阿雄打量了一回，似乎依稀還有些兒認識，這就哦哦地啣了兩聲。說道：

「這位是你老弟的令郎呀？聽說他……在兩年前就離開上海的，怎麼他幾時回來的

呀？」

羅武智這樣一問，諸葛龍心頭倒是別別的一跳，不由暗暗敬佩太太倒有先見之明，這就連忙鎮靜了態度，笑着說道：

「您真是好記性，只有見到過一次面，你就記住了。他正是小犬阿雄，說起這孩子真是又好笑又好氣，他當年上了胡賴朋友的圈套，一同莫明其妙的到外埠去。誰知在半路上遇到飛機轟炸，所以大家各自逃命的分散了。這孩子流落在他鄉，倒也虧他的，居然在外面組織一家小範圍的百貨商店，這兩年來倒給他發了一票財。因為他記望着我們，所以最近把商店盤了，回到上海來。我想孩子到了上海，終要給他找個工作做做才好；所以特地把他帶來見老兄，請您在局裏給他按插一個位置吧！」

諸葛龍根據太太這句發財的話，自己又加油加醬的添了許多作料，才算把這個謊話說得十分的情入理。羅武智起初對於阿雄確實有些顧忌，因為他聽女兒告訴過，說阿雄是從戎去的。那麼對於眼前自己的地位，當然有些抵觸了。不過此刻一聽阿龍的告訴以後，方才明白他沒有加入過任何軍隊，一時臉上又浮現出一絲笑容來。點頭說道：

「很好，很好，我們局裏司法科的股長因病辭職，這個位置就給賢契擔任吧！」

「老伯這樣栽培，小姪真是感恩不盡。」

諸葛雄方才插嘴說了這兩句話，同時又向他深深的一鞠躬。羅武智聽他口才伶俐，不由喜歡得哈哈地笑了一陣。說道：

「那裏那裏？我和你父親情同手足，說句冒昧話，他的兒子，就跟我的兒子一樣，可

以栽培，當然要栽培，何況你又是一個有用的人才，我們局裏當然是很需要啊！」

「老兄！您也說得太以客氣了，還說什麼冒昧兩字，這孩子要真有像你那麼的一個爸爸，還不是他的造化嗎？」

羅武智聽諸葛龍這樣說，倒忍不住聳着肩胛又大笑了一陣。這時沈媽送上三客牛奶土司。阿龍說我們已經吃過點心了。武智說吃過了再吃一點也不要緊。於是三個人且喝且談，阿龍不知那裏去學來的馬屁這一功，把羅武智拍得非常窩心。就是阿龍聽了，也認為十分滿意，覺得兩年不見的阿雄，才像是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時那張嘴兒，也就笑得合不攏來了。點心畢，時候快近十點鐘了，羅武智向阿雄說道：

「我和你爸爸此刻一同到局裏去了，你就在我家裏吃了中飯走吧！明天早晨，你到局裏來視事好了。」

羅武智正說時，只見二姨太太悄悄的出來。諸葛龍連忙含笑招呼，一面向阿雄說，這位是二伯母，你還認識嗎？阿雄一見了二姨太太，想起過去她塞紙團給自己約在舞廳碰面而沒有去的一回事情，他那顆心兒幾乎別別地又跳躍得厲害。好在這已經是兩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他也裝出若無其事的向她一鞠躬，叫了一聲二伯母。二姨太太波斜乜了他一眼，笑盈盈的說道：

「這位是諸葛少爺嗎？我們好久不見了，可憐大小姐是多麼的想念你啊！」

「綺紋！你回頭去叫淑嫻來。我走了，你給我招待招待他，留他吃了午飯再走。賢契！你不要客氣，這兒和你自己家中一樣的。」

羅武智披上大衣，戴上呢帽，握了司的克。聽綺紋這樣說，便笑嘻嘻的閃照她。一面和阿雄點頭，一面和諸葛鵲走出會客室，阿王已把汽車停在院子裏侍候，羅武智就叫阿龍同車，兩人到局裏辦公去了。

諸葛雄送他們走後，呆呆地站在石級上出神。他身後的二姨太伸手把他衣袖一扯，低低笑着說聲進裏面坐罷！阿雄這就回身跟她入內。二姨太取了一支烟捲，遞了過來，含笑說聲抽烟。阿雄道了謝，二姨太忙又給他劃火，然後自己吸了一支，笑着說道：

「記得從前你是不會吸烟的，現在居然也學會了，可見你是進步得多了。」

「慚愧得很！學會了吸烟，怎麼能算是進步？不過是無聊而已。」

「其實吸吸烟捲是沒有什麼問題，只要不抽鴉片就行。」

二姨太見他微紅了臉兒，好像很不好意思的回答。遂笑了一笑，還用了一個比方說，諸葛雄點點頭，却沒有表示什麼。二姨太忽然笑道：

「諸葛少爺！你好像很怕我，這是什麼緣故？」

「沒……沒有呀！你這樣溫和可親的性情，如何會使人害怕呢？」

諸葛雄有些口吃的成分，急急的回答。二姨太走到他身旁來，把手在他肩膊上一搭，笑盈盈逗了他一個媚眼。說道：

「就憑你這句話，我要跟您翻老簿子了，記得我會經約你到舞廳去遊玩，你爲什麼失了我的約？你不是爲了怕我，才不願意跟我接近嗎？」

「那裏有這一回事？我完全的記不起來了。」

「你不用賴的，是我在小船廳門口親自交給你的紙條。」

二姨太聽他否認着，遂把憑據說了出來。諸葛雄這就沒有再抵賴的餘地了，遂楞了一楞。很抱歉的樣子，說道：

「也許我因為抽不出空，所以沒有來，這是兩年前的事情，我們還談它做什麼？二伯母！請你原諒。」

「伯母！伯母！你要把我叫老了，記得過去我曾經要你叫我一聲姊姊的，你怎麼又忘記了呢？快叫我一聲姊姊！」

二姨太說話的表情是嫵媚到了極點，把粉臉幾乎靠向他的肩頭上去了。諸葛雄覺得一陣脂粉的幽香，觸入了鼻管，真有些混淘淘的。正在這時，門外有脚步聲，二姨太慌忙站開了身子，只見淑嫻的丫頭阿玲在門外一張望，便匆匆的走了，二姨太知道這小丫頭一定要去報告淑嫻的，遂向阿雄叮囑着說道：

「你說過去的不談，那麼現在我當面約你，星期日晚上在米高美舞廳見面，你再不能失約的，你若再做黃牛，我可可依你。」

二姨太說完，也不等他答應，就匆匆的走了。諸葛雄佩服她好像算到了似的，在她走後不上三分鐘，果然見淑嫻急急的進來了。當她一見了阿雄，便奔上前來，啊了一聲，沒有開口說話，兩人的手兒就緊緊地握住了。

四

春天的氣候，暖和平的，是十分的溫情。草木都長得綠油油的，茂盛得可愛。百花在枯萎之中也蓬勃地開放，紅紅的，黃黃的花朵，在燦爛的陽光下爭妍鬥豔。這季節是青年人最歡喜的，踏青遊春，大家都會活動起來。但春天在無憂無慮的人們心中固然是感到可愛而且興奮，然在心緒惡劣境遇不如意的人們心頭感覺上，那春天反而會勾引起煩惱苦悶，全身軟綿綿地，真有說不出的不舒服。這在羅淑嫻的芳心裏，就是這個樣子。

她此刻在自己的臥房裏，好像坐也不舒服，立也不舒服，真所謂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她走到窗口旁去，憑了窗檻，手托香腮，凝眸遠眺着院子裏的景色，一切都已披上了綠色的衣服。幾株垂柳，也在春風蕩漾中絲絲地飄飛着不停。幾隻燕子，在呢喃地飛鳴，一回兒穿入雲霄，一回兒息在屋簷上的窠內。淑嫻的心頭又想起了諸葛雄，不覺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她心頭百感交集，遂忍不住低低吟了幾首七絕。匆匆走到寫字檯旁坐下，開了筆套，謄寫出來道：

別時容易見時難，國破家殘淚滿懷，街頭禽獸太猖狂，問君何日故鄉還？
無限傷心無限愁，嬌柔弱質何處走？老父甘願爲人奴，忍氣吞聲恨悠悠。
陌頭柳色年年綠，憐儂相思無寄託，含淚且把燕兒怨，莫非書信中途落？

羅淑嫻寫完了這三首七絕，把那枝筆懶懶地放了下來。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要這樣的悲酸？她的眼淚，會像雨點般的滾下了兩頰。就在這個時候，三姨太悄悄地走進房來。忍不住笑着叫道：

「大小姐！你也太用功了，在春假裏還坐在房中做功課嗎？」

「不！我偶有感觸，寫着玩玩的。」

羅淑嫻見了三姨太，慌忙收束了淚痕。紅暈了兩頰，似乎有些難爲情的樣子，把那張箋兒摺了起來。三姨太見她沾着絲絲淚痕，遂蹙了眉尖兒。很關心地低低問道：

「你在寫些兒什麼？怎的又傷心着呢？」

「唉！這個年頭兒，國事家事，何事不足傷心？」

三姨太見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神情是非常的悲哀。這就走到她的背後，拍拍她的肩膀。用了安慰的口吻，說道：

「但事情決不是傷心能發生什麼效力的，我們在這惡劣的環境裏，我們是只好忍耐着才好。大小姐！你寫些兒什麼？能不能給我看看嗎？」

「看是可以看的，但你不要笑我。」

羅淑嫻赧赧然的意態，倒令人感到可愛。三姨太一面伸手展開那張箋兒，一面很正經點點頭。看了一首之後，便先笑道：

「大小姐！原來你在做詩，你說別時容易見時難，我說相見也不難。你不要難過，我知道你和諸葛先生一定還有團圓的日子。」

「三姨娘！這第一首詩，我倒並非有什麼兒女之私，實在是懷念祖國的意思。假使諸葛先生可以回來了，那我們國家一定也勝利了，這滿街的豺狼，不是也可以滾蛋絕跡了麼？」

三姨太後面這一句團圓的話，叫羅淑嫻聽了，很難爲情，她粉臉兒好像海棠花那麼的嬌

紅，秋波斜乜了她一眼，遂低低的解釋。三姨太笑了一笑，却沒有作答，遂又看第二首。她看完了第二首詩，臉上也不覺浮現了怨恨的顏色，歎了一口氣，很難受的樣子。接着又看了第三首，方才微微的笑道：

「大小姐！不要說你要恨那燕兒了，就是我也覺得很可恨。牠們隨了春天匆匆的又飛回江南來了，但爲什麼不把諸葛先生的信帶一封來呢？早難道是在半路上掉落了嗎？對於這一點，我也真覺得有些兒奇怪。」

「我別的倒也不就心，就怕他在外面遭了不幸……」

淑嫻說到這裏，再也不忍說下去，大有眼淚汪汪的樣子。三姨太把紙兒放在桌上，連忙搖搖頭，安慰她說道：

「這個你倒不用胡猜，我說諸葛先生一定平平安安在外面工作的。也許是工作太忙，或是環境關係，他怕連累你，所以才不給你信息的罷！大小姐！聽說日本人把郵件檢查得很厲害呢！」

「唉！他怎麼知道我爸爸已經是……我……我……一定會讓他看輕的。」

「大小姐！你不要難過呀！我知道諸葛先生他會原諒你的苦衷，因爲他自己的爸爸，不是也這樣的無廉無恥嗎？」

三姨太把手帕兒給她拭了頰上的淚痕，神情是非常的慈愛，就在這時，丫頭阿玲由房外進來。報告着說道：

「大小姐！金先生來瞻望你。」

「這討厭鬼！三頭兩天的到來，我被他纏繞得煩也煩死了！你這丫頭也真笨，不會向他說我不在家嗎？」

淑嫻一聽金廷德又來了，她心裏非常的討厭。這就白了阿玲一眼，怨恨地向她埋怨着說。阿玲紅了臉兒，說道：

「金先生很厚皮，我說小姐不在家，單怕他不相信，他會自說自話闖到裏面來的。萬一西洋鏡拆穿，那叫我怎麼說呢？」

「這也怪不了阿玲的，大小姐！你把這張詩箋藏過了罷！假使被他看見了，那就不大方便的了。」

三姨太聽阿玲這麼訴說，遂代爲低低的庇護她說。一面指指詩箋，很細心的提醒了她。淑嫻一聽不錯，遂把詩箋藏入抽屜。不料這時一陣皮鞋聲音，只見金廷德却笑嘻嘻的走了進來。說道：

「對不起！對不起！我很冒昧的走到羅小姐臥房內來了，不知道羅小姐允許我在閨房內坐一回嗎？」

「沒有關係，我房裏什麼朋友同學都進來坐過，那算不了什麼的。」

淑嫻想不到他真會自說自話的闖進臥房來，一時心頭的憤怒，幾乎眼睛裏要冒出火星來了。但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又不便跟他翻臉，一時眸珠轉了轉，索性顯出十二分大方的態度，把手一擺，笑盈盈的回答。其實淑嫻的閨房，除了她幾個知己的女同學能進來，此外就沒有一個人進來過。但她所以這麼的回答，也無非不肯給金廷德感到過分得意的意思，果

然，廷德心中的興奮也就慢慢地淡了下來。暗想她的臥房原來是誰都可以進來的，那麼我來房內坐一回，確實也並沒有什麼可寶貴的。他一面想，一面已含笑步入房內，望了三姨太一眼，點點頭，叫了一聲三太太。淑嫻一面吩咐阿玲倒茶，一面拉了拉三姨太衣袖，是叫她不要走開的意思。廷德坐下之後，却向四周打量着一回。方才向淑嫻含笑說道：

「羅小姐！您房中佈置得真美麗真考究，我坐在這裏，覺得真是太舒服了！噯！噯！噯！瞧我這人說話也太糊塗了。像羅小姐那麼身分，那麼美麗的人兒，要如住一間普通的臥房，那也太委屈了您啊！是不是？哈哈！」

金廷德自說自話；又自己哈哈的笑，一面在袋內取出白金的煙盒子來，揭了蓋兒，遞過兩支來。接着說道：

「兩位抽煙嗎？」

「我們不會抽煙，所以房內沒有備着煙捲，倒叫客人吸自己的煙，很對不起！」

三姨太搖搖頭，含了微笑，代替着淑嫻回答。一面又叫阿玲拿來火盒子，廷德連說兩聲我有我有，他摸出打火機，燃着了煙捲，吸了一口。笑道：

「三太太！你別客氣，我和羅小姐雖然是初交，但也可說一見如故，況且這三個月來的日子，我們的感情也不壞，大家都像自己人一樣，所以您可不必說客氣話。否則，彼此倒顯得生疏了。」

金廷德這幾句話，聽到淑嫻和三姨太的耳朵裏，兩人都不禁爲之愕然。尤其在淑嫻的心裏，更感到嬌羞和惱怒，這就沈着臉色，却是默無一語。三姨太過了一回，方徐徐搭訕着說

道：

「金先生今天到來，不知有什麼貴幹麼？」

「我想羅小姐這幾天是春假期內，一個人住在冢裏，一定十分冷靜。所以來望望她，並且請她到外面去遊玩遊玩，不知道羅小姐肯不肯陪我一同去玩嗎？」

淑嫻爲了不願他在自己臥房裏多坐的緣故，她沒有辦法，只好委委曲曲的答應下來。表面上兀是含了笑容，點頭說道：

「很好，我也正悶得慌，阿玲！你給我短大衣拿出來。」

「三太太！你也一同去玩嗎？」

金廷德揚了眉毛，表示十分得意，站起身子，又向三姨太太笑嘻嘻問。三姨太太搖頭，說我不去了，一面又叮囑淑嫻早點回來。淑嫻由阿玲手內穿上了短大衣，方才跟了廷德到外面去玩了。

「羅小姐！此刻三點多了，看影戲來不及，還是跳茶室舞去好嗎？」

兩人走出羅公館大門，廷德方才向她低低的問。淑嫻表示沒有異議，於是跳上一輛三輪車，到新仙林跳茶室舞去了。在這敵僞勢力下的上海，當然是特別的荒淫糜爛。敵人的目的，是叫上海人民在醉生夢死中度着商女不知亡國恨的生活，使中國人的愛國思想逐步滅去，而至於消滅，那麼就可以使中國滅亡，這計謀是很毒辣的，有一般麻木的同胞，在當時確實這樣的沈迷着荒淫着，所以戰後的上海，畸形發展，舞廳，戲院彷彿雨後春筍，十分蓬勃。茶室，茶舞，晚舞不算，還有晨舞，午餐舞，簡直一天到晚叫上海人民在這舞天舞地的

舞圈子裏糊塗着。所以他們到了新仙林的時候，全舞廳已擠得水洩不通，要不是金廷德是個老主人的話，兩人還弄不到座位哩！

「舞廳的生意這樣好，我有鈔票的話，一定也去開一家舞廳。羅小姐！你贊成嗎？」兩人坐下後，泡了茶，廷德見着滿舞池裏的對對舞侶狂歡地跳着舞，便回頭望了她一眼，笑嘻嘻的問。淑嬾却淡淡的說道：

「我沒有什麼意見，你有這個志願，你就只管經營罷！」

「你爲什麼不肯參加一點意見呢？」

「我又不投資做這一項事業，叫我有什麼意見可參加？」

淑嬾怪俏皮的回答，兩眼望着音樂台出神。金廷德碰了她這一個釘子，一時倒默然了半晌。忽然他在袋內摸出一只精美的小盒子來，拉拉淑嬾的手兒。說道：

「羅小姐！我有一樣小小的禮物送給你，你瞧，這枚鑽戒還中您的意嗎？」

「常言道，無功不受祿，我無緣無故的怎能接受你挺貴重的禮物？」

淑嬾回頭一看，見這枚鑽戒足有一克拉多大小；在霓虹燈光反映之下，亮閃閃的，有些耀人眼目。遂搖搖頭兒，一本正經的謝絕着說。金廷德連忙說道：

「你不是三月裏生日嗎？我送一些些禮物，這是應該的事情，怎麼能說無緣無故呢？」

羅小姐！你若不肯收下，那就是瞧不起我了。」

「不是那麼說的，一個人小生日算得了什麼一回事，你鄭重其事的送我這種名貴禮物，叫我怎麼好意思接受呢？你送我別的，我一定收受。這一枚鑽戒，恕我不能收

下，對於這一點，還得請你原諒才好。」

淑嫻聽他這樣說，一時倒有些爲難了。幸而她是個聰敏的姑娘，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方才低低的回答，她心中却在暗想，一個女孩兒家，怎麼能接受男子送的戒指呢？我是萬萬也不能答應的。金廷德見她很決絕的推拒，心中自然很不快樂。遂想了一想，說道：

● 「我想這枚鑽戒大概太小一些了，所以您心裏不大歡喜吧！」

「太小？金先生！你說這話也太客氣了。老實說，這麼大的鑽戒我還不會看見過呢！你瞧我手上可戴着飾物嗎？」

淑嫻說到後面，還把兩手向他一伸。金廷德有些情不自禁的把她手兒握住了，色迷迷的
神氣。說道：

「我真有些奇怪，像你那麼有錢人家的小姐，爲什麼手上沒有一樣飾物戴着呢？老實說，像你這樣白白胖胖的手指上，要戴上那枚亮晶晶的鑽戒，不是更顯得華貴而美麗了嗎？」

「我家首飾是不算少，爸爸給我也不知買好了多少呢？但我却不要戴，都藏在鐵洋箱裏。」

淑嫻很快的縮回了手，却又表示毫不希奇的回答。金廷德笑了一笑，吸了一口烟，說道：

「你真是做人家，難道捨不得戴嗎？」

「倒並非是捨不得，因爲我不忍心戴在手上。」

「那是爲了什麼緣故呢？」

「國破家殘，多少同胞，流離失所，沒有吃，沒有穿，而且還沒有住哩！我們假使再愛虛榮，戴這種不實用的飾物，良心問題上如何說得過去呢？」

金廷德想不到她會說出這幾句話來，一時良心被正義猛擊了一下，臉上由不得也浮現了羞愧的顏色，只好訕訕的說道：

「羅小姐真是一位時代的女性哩！」

「不敢承當這一句誇獎，假使我果然是一個時代的女性，那我早已不在上海留戀了。」

「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呢？」

淑嫻見他臉色很有一些陰險的成分，這就不敢過分的說得露骨。遂笑了一笑，逗了他一個媚眼。說道：

「在舞廳裏談這些話太覺無聊，金先生！我們跳舞吧！」

金廷德見她忽然又這樣的表示親熱起來，一時心裏倒蕩漾了一下。遂把鑽戒暫時藏起，拉了她的手，一同走入舞池裏去了。兩人在跳舞的時候，金廷德又低低的說道：

「羅小姐！我覺得世界上的姑娘，除了你之外，誰也看不入在我的眼裏，你的美麗，真可以說是只有天上才有的呢！」

金廷德剛說完了話，忽然背後有人一撞。廷德向前一衝，幾乎和淑嫻香了一下面孔。兩人慌忙回頭去望，只見一個女子也正向他們望過來。廷德定睛一瞧，那女子不是別人，却是張曼華。她逗過來一個嬌嗔，還撇了撇嘴兒，廷德心頭別別一跳，再看曼華身旁那個男子，誰知就是自己的冤家對頭李自成。這就恨恨的罵了一聲他媽的，賤貨！淑嫻睜了他一眼，笑

着問道：

「那個女子你認識她的嗎？」

「不！誰認識她？這種舞女最不要臉，不是好好兒跳舞，一味的向舞客灌迷湯，撞來撞去，險些兒把我們撞了一交，你想恨不恨？」

金廷德恐怕淑蠟對自己更加要沒有好感，所以慌忙搖搖頭，一面辯白，一面表示惱恨的
回答。淑蠟俏皮地一笑，說道：

「其實這般舞客到舞廳來的目的，也無非是來接受舞女的迷湯而已。舞女假使沒有迷湯，舞客怎麼會沈醉在燈紅酒綠之中呢？」

「但我的脾氣就和別人不同，最恨的就是迷湯工夫，所以我平日跟舞女是不常跳舞的。」

「你不跟舞女跳舞，你的舞步是怎麼學會的呢？」

「這……這是在學校裏時候，和同學們跳「派對」時學會的。但我跟女同學也沒有發生過什麼戀愛等情，羅小姐相信我嗎？」

淑蠟却並不作答，只微微的一笑。就在這時，音樂停止。兩人遂回到座桌旁來。金廷德把袋內那枚鑽戒又摸了出來，交到淑蠟的手裏。低低的說道：

「羅小姐！請你賞給我一個臉兒，你就收下了好不好？」

「要如我存心收下的話，我就老早的收下了。金先生！你不要太客氣，這樣倒反使我
很不好意思起來了。」

淑嫻平靜了臉色，把那鑽戒盒子又退了過來，很認真的回答。金廷德自然感到萬分的失望，遂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忽然又低低的說道：

「羅小姐！我覺得你一定很討厭我吧！」

「不！我假使討厭你的話，那我也不跟你到舞廳裏來玩了。」

金廷德聽她這麼說，心中倒又歡喜起來。遂握緊了她手兒，表示無限誠懇的樣子。情不自禁的說道：

「羅小姐！我心坎兒上有句冒昧的話要跟您說，我……愛你，你……你……能不能接受我的愛嗎？」

「金先生！我覺得你談這個問題，那未免是太早一些了。第一，我還在求學時代，根本談不到愛情兩字。第二，老實的說，我們認識的日子太少，彼此不能盲目的談愛。否則，將來感到失望的時候，就懊悔來不及的了。所以談愛的問題，最好在兩年以後，不知金先生以為對嗎？」

淑嫻被他赤裸裸的追求愛起來，一時緋紅了兩頰，倒相當的受窘。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也不得不厚了面皮，向他說出了這幾句話。廷德聽了，雖然很不快樂，但也沒有辦法。不過表面上還非常熱誠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羅小姐的話雖然有道理，但我終是一心一意的愛上了你，現在愛你，再過兩年，還是愛你。就是再過十年念年，我始終是愛你到底的。」

「假使你真有這麼好的忍耐力，那你就靜靜的等待着罷！」

淑嫻望着他嫣然的一笑，低低的說。金廷德也猜不透她到底是存了什麼意思？不過她的意態，好像也並沒有十分的討厭自己。這就暗暗的想着，只要工夫深，鐵杵磨成針，欲速則不達，這是一定的道理。廷德這樣想着，他也就不再過分的向她追求了。

在新仙林跳罷茶室舞出來，時已五點。金廷德請淑嫻到起士林去吃咖啡，淑嫻却推說頭痛要早些回家去休息。廷德只好給她討了街車，送她回去。眼望着淑嫻坐了車子去遠，廷德便一個人趕到米高美舞廳來跳茶舞。他一進門就叫張曼華坐檯子，但舞女大班說張小姐還沒有到來，等她一到舞廳，馬上來陪伴金先生。廷德暗想，曼華一定和這個姓李的小子在外面吃點心，我呆等着太傻，還是到隔壁金谷去吃一些點心，再來罷。廷德想定主意，遂向僕獸吩咐了一聲，他便走到金谷咖啡室去了。

金廷德在金谷吃畢咖啡土司，時已五點三刻，遂匆匆又到米高美來。剛到門口，忽然背後有人輕輕的一拍，廷德回頭去看，不是別人，正是張曼華。遂伸手拉住了她，笑着說道：「快跟我坐檯子去。」

張曼華跟他到了座桌旁，兩人一同在沙發椅上坐下來，曼華還故作嬌嗔的樣子，白了他一眼，冷冷的說道：

「你又有新戶頭了，還來叫我坐什麼檯子呢？」

「嘿！我不跟你吃醋，你倒反而來向我酸溜溜呢？你茶室又不是新仙林做的，爲什麼和這個小子到那邊去遊玩呀？你和我冤家在一起親熱，這不是故意氣氣我嗎？」

金廷德冷笑了一聲：他也很氣惱的回答。曼華逗給他一個嬌嗔，恨恨的嘆了一口氣。說

道：

「新仙林舞女大班小王叫我去幫忙的，我情面難却，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了他。今天早晨，打了兩個電話給你，你沒有在，我請不到你這個要人幫忙，所以才叫小李來坐我一隻檯子的。你自己有了新的，把我舊的丟到腦後去了，還來冤枉我哩！我知道你們大少爺有的是錢，把我們舞女無非是玩玩弄弄而已。身子被你一弄到手，你還會把我放在心上了嗎？剛才在新仙林把我當作陌路人般的看待，真叫我越想越氣人哩！」

張曼華滔滔地說到這裏，似乎心頭十分的哀怨和委曲，她真有這副手段，竟把眼淚撲簌簌的滾下來了。金廷德被她一哭，糊裏糊塗的心頭會軟了下來。遂拍拍她的肩胛，笑道：

「可是，你也不要誤會呀！我根本沒有搭上什麼新戶頭呀！」

「哼！這還用抵賴嗎？剛才那隻殼子難道是你的夫人不成？我看她也是和我同一票貨色而已。」

「你倒不要看錯了人，她是羅局長的千金小姐，怎麼也把她當做舞女看待呢？」

「千金小姐？哦！怪不得你不要看我了，原來你一心一意在追求人家千金小姐了，是不是？」

張曼華擦了擦眼皮，還是憤憤的回答。金廷德伸手擰着她的面頰，却笑嘻嘻的說道：

「我瞧你真像一隻雌老虎，這樣兇惡做什麼？你現在還沒有正式給我做妻子呢！已經管束得這麼緊了，將來結了婚，我不是一些兒自由也沒有了嗎？」

「結婚？恐怕我沒有這樣好福氣。其實，我也犯不着跟你吃醋，像我不過是一個被人玩弄的舞女罷了，有誰會真正的愛上我呢？只是我吃了這碗斷命飯，客人一個也不能得罪，所以應酬他們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希望金大少爺能夠原諒我的苦衷才好。」

「你這些話算諷刺我麼？」

金廷德聽她這樣說，心中又不自在起來。遂睜了三角眼，惡狠狠的樣子問她。張曼華却立刻又倒入他的懷內去，含了媚笑。說道：

「我怎麼敢諷刺你？請你不要多心罷！來！我們跳舞去。我的意思，你是應該可憐我這個惡劣環境的。」

金廷德在她柔媚的手腕下又軟化了，遂摟着她腰肢在舞池裏跳舞了。曼華是緊緊偎着他胸部，貼着他面孔，還故意把身子一聳一聳的抖動。於是金廷德的感覺上，真有些混淘淘起來，心中暗想，我在淑嫻身上百般追求，却始終得不到一些溫柔的安慰，這到底是曼華可愛，她的舉動，使自己每根骨頭都會感到舒服哩！這就低低的在她耳邊笑道：

「曼華！我們好久不曾歡聚了，今天夜裏，你能『阿開』嗎？」

「這並非我不肯答應你，因為你沒有真心愛我，我不能太委曲的讓你輕薄。」

「你是恨我這兩個月的日子沒有來跟你親熱嗎？但我也我的苦衷，因為我曾經調到南京去工作過的。」

「省省罷！何必說這些話來欺騙我呢？你乾脆的說好了，這兩個月日子是在追求那一

位千金小姐，我可說到你的心眼兒裏去嗎？」

曼華表面上是那麽怨恨的說着，但她的舉動，對廷德却還是相當的溫情親熱。廷德這就無話可答，正在這時，幸而音樂停止，於是兩人攜手回到座桌旁來了。這時廷德的腦海裏，是充溢着肉慾的神祕，他想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曼華擺平。所以他立刻在袋內又摸出那隻淑嫺不要的鑽戒來，把盒蓋揭開，拿到曼華的面前。笑道：

「曼華！你看這枚鑽戒的光頭還算好嗎？」

「你買來送給那位千金小姐的嗎？」

曼華低頭去看，果然見是一枚挺大的鑽戒。她臉上立刻會顯現一絲笑容來，把鑽戒拿着看了看，回眸瞟他一眼，低低的問。廷德笑嘻嘻把鑽戒接過，親自套到她的手指上去。說道：

「你說話爲什麼老是那樣酸氣撲鼻呢？我是誠誠心心買來送給你的。你瞧，這枚鑽戒戴在你的手上，你的身價就會增高萬倍哩！」

「吃什麼死人豆腐？我有福氣戴這樣大的鑽戒？」

金廷德這幾句話聽到曼華的耳朵裏，她是感到了意外的驚喜，頓時眉飛色舞的笑出聲音來。不過她還有一些將信將疑的樣子，秋波斜乜了他一眼，又故意這麼的嬌嗔他說。廷德笑了笑。說道：

「鑽戒已經戴在你的手指上了，你還說沒有福氣嗎？那你真也太會自謙了。」

「噯！我真有些弄不懂，那枚鑽戒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呀？」

曼華見他認乎其真的說，一時倒又疑惑起來。暗暗想道：這枚鑽戒的價值，照現在市面

說，少算也得值幾千萬不可。我有時候在珠寶店門口走過，只有在櫥窗外看看，心中也曾經想過，我不知可有福氣戴這些名貴的鑽戒？但終是夢想而已。誰知如今居然成了事實，而且比珠寶店櫥窗內陳列着還要大上幾倍，這……不是太以使人感到意外驚喜了嗎？因此她倒又疑心這是一種錫蘭鑽了，於是情不自禁的問出了這一句話來。

金廷德聽了，忍不住暗暗的好笑，覺得一個做舞女的姑娘，到底是少見多怪，竟會疑心那枚鑽戒是假的了。遂笑着說道：

「假的真的，你自己細細的看呀！老實說，你也不是什麼鄉下剛到上海的人，我難道還可拿假的東西來欺騙你麼？」

「你不要生氣，我並非說你拿假的來欺騙我。我的意思，因為那枚鑽戒是太值錢的東西，你竟會買來送給我，這是使我感到意外的驚喜，因此我真喜歡得有些糊塗起來了。」

曼華細細地看了一回，覺得霓虹燈光反映之下，鑽戒上光芒四射，真是耀得眼睛也睜不開來，一時方才相信，這完全是真的了。她心裏這一快樂，真是把心花兒都朵朵地樂開了。遂情不自禁的倒向廷德的懷抱裏去，微仰了臉兒，眉花眼笑的回答了這兩句話。金廷德這時心裏就有一個感觸，同樣地把這枚鑽戒送給女人。一個却像煞有介事的還堅決的拒絕，而一個竟樂得這一分樣兒的程度。在一個眼光裏看着，把這枚鑽戒好像當作一塊石子那麼的不稀奇；而一個却完全當做珍寶一樣的看待。我在女人身上化錢，終要化到像曼華那種女子身上去，這才不冤枉呀！遂伸手摸到她的胸部上去，笑着道：

「你只要從這一點看來，你終可以明白我心裏是否真心愛你的了？曼華！今天晚上，你到底答應我嗎？」

「你叫我到東，我就不敢向西。小金！這枚鑽戒化多少錢買來的呀？」

金廷德這輕薄的舉動，曼華是並沒有一些兒惱意。還揚了眉毛兒，嬌媚地微笑。廷德把五個手指一伸，說道：

「化五千萬的代價才買到的，這是火油鑽，在鑽石之中算爲上品的了。這也是你的造化，才戴得到這樣珍貴的鑽戒呢！」

「呀！這麼貴嗎？小金！你待我太好了，我將把我整個的心都交給了你，你願意接受我這顆心嗎？」

「爲什麼不願意？只要你肯跟姓李的小子冷淡，我將來一定還有更名貴的禮物送給你。」

「好！從今天起，我一定跟小李冷淡。不過，小金！我希望你跟我結婚，我再也不願在這舞海中浮沉了。」

「你不要性急，等我有發財的機會，我要頂一座小洋房，那麼我才跟你結婚呢！」兩人說到這裏，齊巧音樂台上敲出一隻黑燈舞來。全場的燈光，頓時熄滅了，曼華猛可攙住了廷德，她自動的把小嘴兒湊到廷德嘴唇上去緊緊地吻住了。

這天晚上，廷德和曼華便在祥生公寓裏住了夜。但廷德心裏還念念不忘淑嫻，所以臨睡又打個電話到羅公館，問淑嫻頭痛可會好些了嗎？那邊是阿玲接聽電話的，說小姐已經睡

了，頭痛好些了，並說了謝謝他聖念的話，就把電話掛斷了。

阿玲放下聽筒，匆匆來到小姐房中，見淑嫻倚在床欄旁，拿了一本書，在小小的一盞床頭電燈下靜靜看閱着。見阿玲進房，便低低問道：

「是誰來的電話？」

「金先生打來的電話，他問小姐頭痛好了沒有？我說好了，小姐已經睡了，他才把電話搖斷了。」

「真討厭！這小子也不知幾時會死哩！」

淑嫻恨恨的咒唸着說，她放下小說書，忍不住又感傷地嘆了一口氣，心中暗暗的想道：這小子今天居然直截的向自己求起愛來，這樣下去，往後的麻煩一定很多。我要避免這麻煩，我應該用什麼方法才好呢？出走吧！到那兒去安身？留在家裏，目睹種種不如意的事情，可憐我內心是多麼的痛苦！左思右想，只覺十分的煩惱，因此她忍不住又暗暗地流起眼淚來。

因為晚上失了眠，第二天早晨所以醒來得遲一點。淑嫻起床，漱洗完畢，吃了點心，時已九點半了。正在這時，阿玲急匆匆的走進房來，似乎很驚喜的表情。報告着說道：

「小姐！諸葛少爺回來了哩！」

「你這小丫頭！胡說白道來誑我嗎？」

淑嫻自然不會相信，秋波白了她一眼，還恨恨的嬌嗔她。阿玲却顯出一本正經的態度，又笑着說道：

「小姐！我沒有誑你，諸葛少爺在會客室裏跟我們二姨太在說話哩！你不信，你快出去瞧瞧仔細好了。」

「什麼？他已到我家來了嗎？」

淑嫻這才驚喜得跳起身子來，一面說，一面便匆匆地走到會客室內來了。當淑嫻見到阿雄的時候，她反而喜歡得有些愣住了。兩人也說不出什麼話，緊緊地握住了手兒，尤其淑嫻的眼角旁，還展現了晶瑩瑩的一顆。

諸葛雄對於淑嫻，本來也沒有什麼好感。他以為淑嫻在這個豪富家庭中長大成人，必定是個只知道享受愛好奢華的貴族小姐。這和自己理想中的對象，相差得太遠一點。所以淑嫻對他雖有一番癡心，他却付之東流。他心中所愛的，却還是在這位郎露茜小姐的身上，但淪戰爆發之後，郎露茜慘遭不幸，從此杳無消息。諸葛雄認為露茜一定死在戰區之內，所以他只覺萬念俱灰，預備投軍殺敵去了。那時候他對淑嫻雖然開始有了認識，但也不得不匆匆分別了。

今天在久別重逢的情形之下，阿雄見淑嫻對自己果然有悲喜交集，盈盈淚下的成分，覺得淑嫻對自己，果有一番真摯的癡情，一時倒也忍不住深深地感動起來。遂把她手兒搖撼了一陣，低低的說道：

「淑嫻！我們整整有兩年不曾見面了，您身子好麼？」

「好！我……我……想不到你忽然會回到上海來了。」

淑嫻點頭說了一句好，她滿面雖然是含了嫵媚的笑，但她的眼淚依然像雨點一般的滾落

下來。諸葛雄明白她這眼淚，也許是爲了歡喜過分的緣故，遂拿了一方手帕，給她粉頰上輕輕地拭了一下，微笑着說道：

「你好像清瘦一點兒了。」

「可是，你却黑得多了！」

兩人互相地望了一回，要說的話雖然很多，但一時裏也不知從那一句說起才好？所以各人先關心地說了一句，大家倒忍不住破涕笑起來了。淑嫻接着又低低問道：

「你什麼時候回上海的？……」

「我……我……不多幾天之前……」

諸葛雄吱吱唔唔的回答，好像有些不方便告訴的樣子。淑嫻眸珠一轉，似乎理會過來了。遂把他手兒輕輕一拉，低低的說道：

「我們到裏面去坐罷！」

諸葛雄也不知道她所說的裏面是什麼地方，遂默默地跟着她向裏面走。這似乎有些意料之外，誰知淑嫻却引導阿雄走進她的閨房裏來。一時有些侷促的神氣，搓了搓手，怔怔地愣住着。淑嫻却一擺手，說道：

「請坐呀！老是站着幹什麼呢？」

諸葛雄方才含笑點點頭，在小方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了。淑嫻也在他對面坐下，望了他一眼，又低低的問道：

「你吃過了點心沒有？」

「在家裏就吃了來的。」

「阿玲！沒有你的事了，你出去罷！」

阿玲倒上了兩盃茶後，聽小姐這樣吩咐，遂答應一聲，掩上房門悄悄地退到房外去了。諸葛雄見淑嫺把自已關在臥房裏，一時倒有些心跳。但表面上的態度，還十二分鎮靜，握了茶盃，一口一口慢慢地呷着。淑嫺沈默了三分鐘後，方才低低的問道：

「你這次回到上海來，我想你一定負有任務的吧！」

「啊！什麼任務呀？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諸葛雄啊了一聲，却顯出莫明其妙的樣子，向她低低的反問。淑嫺聽他這樣回答，一時也顯出驚駭的表情。呆住了一回說道：

「那你回到上海來做什麼呀？」

「我……我……在外面站不住腳，所以我只好回到上海來了。」

諸葛雄微紅了兩頰，似乎被她問得有些羞愧的樣子。淑嫺對於他這兩句回答的話，一顆芳心，真是大失所望，她的粉臉感到一陣子焦急的熱燥，不免也漲得通紅。又急急的問道：

「你……在這兩年日子中，你到底在什麼地方工作？你能不能把你的經過情形，詳詳細細的向我告訴一遍嗎？」

「我在外面流浪了兩年，我簡直一些也沒有什麼成績幹出來，所以這次回上海，我真覺得十二分的慚愧！」

淑嫺見他低了頭兒，話聲是帶了顫抖的成分，好像連望自己一眼的勇氣都消失了。這就

嘆了一口氣，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怨恨。埋怨地說道：

「你走的時候，不是說爲國去出力嗎？我弄不明白你到底怎麼一回事？究竟你在幹些兒什麼呢？」

「我在戰場上也打過仗，後來受傷了，流落在異鄉客地，我沒有生存的能力，我只好回到上海來了。」

「那麼你許多的同學呢？」

「死的死了，失散的失散了；總而言之，在外面的生活太苦了，我實在有些兒受不了。」

「你當初雄糾糾氣昂昂的出去，但如今垂頭喪氣的回來，那你不是失却了當初出去的本意了嗎？我真爲你痛惜！」

淑嫻說到這裏，把初見面時的一點興奮都消失了，她有氣無力的站起身子來。走到寫字檯旁，把抽屜內昨天做的詩箋取出，看了一回，歎了一口氣，預備伸手撕去。但却被諸葛雄奪了過去，他把那三首七絕看了一遍。抬頭望着淑嫻，含笑說道：

「問君何日故鄉還？我如今不是回來了嗎？你爲什麼偏又顯出這樣不高興的樣子來呢？那不是奇怪嗎？」

「我想不到你會這樣平平庸庸的回來，我沒有見到你的時候，我心裏想念。但今天我見到了你，我反覺傷心。……」

諸葛雄見她淒涼地回答着說，眼淚却撲簌簌地掉下來了。一時也有些黯然，低頭看着詩

箋。又輕輕的說道：

「你爸爸又做局長了，你心裏不贊成嗎？」

「你爸爸做了副局長，你心裏贊成不？」

淑嫻有些薄怒嬌嗔的神情，猛可抬起頭來，淚眼盈盈的逗給他一個白眼，恨恨的問。諸葛雄呆了一回，說道：

「彼一時，此一時，你我爸爸，他們心中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們應該要同情他們才好。」

「啊！這……話是你說的嗎？阿雄！你變了，你變了，我真想不到你竟會變得那麼的快！……拿來！我不願把這些詩句給瞎了眼，喪了心的人兒看，反正是對牛彈琴，我白費什麼心思呢？」

淑嫻的兩頰是漲得紅紅的，她的表情已沒有了嬌媚的成分，豎了眉毛兒，大有痛憤的樣子。猛可搶回那張詩箋，「嗤嗤」的扯得粉碎。阿雄皺了眉尖，歎了一口氣，搓搓手兒。低低的說道：

「淑嫻！你爲什麼要發這樣大的脾氣呢？叫我心中不是很難受嗎？」

「哼！你難受？我比你還要更難受哩！我倒問你，你回上海來之後，你預備做些什麼工作呢？」

「我想再讀書，可是爸爸却要我到局裏去擔任工作。剛才你爸爸已經給我按擺了一個位置，我明天就到局裏去視事。」

「好！你……你……也跟着他們做官了！」

「這樣我才能和局長的女兒做朋友哪！」

諸葛雄見她氣得手兒摸着額角，好像要昏過去的樣子，這就索性說了這句俏皮話，去颯刺她的芳心，淑嫻把手向房外一指，冷笑着說道：

「我沒有資格交得到像你這樣的一個好朋友，對不起！從此以後，我們一刀兩斷，永遠不要再見面罷！」

「何苦來？淑嫻！你也太沒有意思了。」

淑嫻說完了這兩句話，她心頭是悲痛極了，翻身倒在床上，忍不住抽抽噎噎的哭泣起來了。諸葛雄却走到床邊去，伸手按住了她的肩胛，低低的說好話。淑嫻泣了一回，立刻又翻身坐起。恨恨的說道：

「請你出去，請你出去！我不願意你在這兒多站一分鐘，我見了你這個人，我的眼睛裏是快要出血了！」

「可是，我真有些不明白，你瞧了你的爸爸，你眼睛裏會不會出血呢？」

諸葛雄這句話倒是把淑嫻問住了，她緋紅了兩頰，在哀怨之中大有無限的沈痛。遂咬牙切齒的沈吟了一回，說道：

「他們老了，他們落伍了，他們是快要進墳墓了。他們貪生，怕死，還情有可原。像你正在英年，國家是多麼需要有你這種人才，來替祖國盡忠出力。誰知你回到上海，却來丟送你的前途，幹這些無恥的工作。我覺得失望，我覺得心痛。阿雄！」

不到你回上海後會給我一個這樣惡劣的影象，那我不是良心黑，還是你死在外面永遠的不回來，那我也許終身會給你流眼淚，終身會記念着你哩！」

「淑嫻！你真是一個愛國的好女兒！」

諸葛雄心頭感動得有些悲哀起來，他眼角旁也湧上一顆晶瑩瑩的熱淚。淑嫻見他流淚，一時芳心不免又活動了。暗想，阿雄不是一個沒有心肝的青年，也許還有數星吧！這就站起身子，緊緊地又握住了他的手兒。委婉地說道：

「阿雄！我相信你也是一個愛國的好男兒！你恐怕是一時的糊塗，所以才預備到偽組織裏去工作。假使你仔細的想想，你一定會覺悟，你一定會做一個清清白白的好國民。阿雄！你能接受我的勸告嗎？」

「淑嫻，你會這樣苦心地勸告我，但你為什麼不肯像現在一樣的去勸告你爸爸呢？你爸爸在偽組織下做了局長，那你就是漢奸的女兒，一個漢奸的女兒，是否還能做一個清清白白的好國民呢？」

淑嫻的粉頰上是浮現了羞愧的嬌紅，她把握着阿雄的手慢慢地放下來，一步一步走到窗口旁去。回頭又向阿雄逗了一瞥哀怨的目光，嘆息着說道：

「爲了這件事，我和爸爸也不知吵過了多少次數？但是，爸爸受不了日本人的威脅和恐嚇，他是懦弱地屈服了。我雖然幾次三番要離開這個家，但一個弱女子，孤零零地又到什麼地方去安身才好？我心裏想工作做，可是，誰又能知道？叫我自己去找罷！一時無從找起。唉！我當初心中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能給我一個確實的地址，

那麼使我可以來找你。但怎麼知道你會訊息杳然的却悄悄地回到上海來了呢？你想，我心中唯一的希望也成了泡影，那叫我悲痛不悲痛？」

「這就怨不得你人兒瘦削得多了。淑嫻！雖然你有這一個黑暗的家，但你的心田却是相當的光明！」

諸葛雄跟着一步一步的走上去，明眸望着她的粉臉，似乎含有十分敬意的神情，低低的說。淑嫻伸手擦擦眼皮，瞟他一眼。低低的說道：

「阿雄！我想跟你一塊兒離開上海，你有這個勇氣嗎？」

「可是，離開上海，談何容易？你我怎樣的過活？」

「我可以多帶一些錢在手裏，只要找到工作做，那怕什麼呢？」

「但，我覺得上海很好，我不希望離開上海！」

淑嫻見他搖搖頭，這樣回答。一時心中又怨恨起來了，遂沈着臉色冷笑了一聲。嚴肅地問道：

「你覺得上海好在什麼一點呢？」

「上海有舞廳，有戲院，有妓院，還有什麼嚮導社，賭場，這些娛樂場在內地是沒有的。」

「哼！你爲了這樣，才回到上海來的嗎？你這無恥的東西！」

淑嫻再也忍耐不住了，她鐵青了臉色，冷笑了一聲，便又憤憤的罵起來了。諸葛雄在這情形之下，他是沒法再隱瞞了。遂一本正經的附了她耳朵，低聲說道：

「淑嫻，請你不要再罵我了，我老實的告訴你，我是一個地下工作的特務員。……」

諸葛雄這一句話聽到淑嫻的耳朵裏，她驚喜得愣住了。不過她脆弱的神經還非常的機警，立刻伸手把他嘴兒一捋，很快的走到房門口去張望了一下。見四下沒有什麼人，才放心地含笑走上來，緊緊握住他的手兒。低聲說道：

「阿雄——你這話可是真的嗎？」

「不假，我所以願意到局裏去工作，是正可以掩護我的本身，遮人耳目的一種辦法。

淑嫻！我很慚愧！我洩漏了自己的秘密。照理，我們幹這一行工作的人，是絕對沒有情感的，如今我却告訴你了。不過，我希望你給我保守秘密，否則，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將被你毀了。」

「你放心，我將拿我的生命，來保護你的安全。」

淑嫻掀着酒渦兒，她是萬分欣慰的笑了，忽然伸張了兩臂，摟住了阿雄的脖子。抵着兩腳，湊上小嘴兒去，竟和阿雄緊緊地吻住了。

五

諸葛雄自落娘胎至今整整二十三年來，可說從來也沒有和女子有過這樣的親吻。現在被淑嫻這麼的一下子舉動，他的神魂幾乎也有些飄蕩起來了。但他冷靜的頭腦，忽然又壓制了這熱烈的情感。遂把淑嫻身子輕輕的推開，當他和淑嫻四目相接的時候，兩人的臉兒已塗過了胭脂那麼的緋紅起來了。淑嫻赧赧地瞞着他，低低的說道：

「阿雄！你覺得我這舉動。太失了女孩兒家的身分了嗎？」

「不！這也許是你太感情了一些的緣故。我想你決不會跟任何一個男子發生這樣的情形，我很慶幸我能享受這專有權。」

淑嫻聽他這樣回答，一顆芳心，真有無限的感激。遂緊緊地又握住了他的手，揚了眉兒，含了得意的笑容。說道：

「阿雄！我很感謝你說這兩句話，你真不愧是我的知音人。」

「在過去，我確實對你沒有好感，因為我想不到一個貴族小姐也會有這一種清高的人格，優美的思想。尤其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中，而沒有渲染一些不良的惡習，那是多麼的不容易，所以我非常的敬佩你。」

諸葛雄的話，聽到淑嫻的耳朵內，她却沒有感到喜悅的表示，眼角旁反而流下晶瑩瑩的眼淚來了。這使阿雄當然感覺萬分的驚奇，遂急急的問道：

「怎麼你好好兒的竟傷心起來了呢？」

「我想在過去我是多麼癡情地愛上了你，誰知你却沒有愛我的意思。假使你對我始終並無好感，那我如何不要傷心呢？」

諸葛雄覺得淑嫻可憐，遂半抱了她嬌軀，拍拍她的肩胛，兩人默默地溫存了一回。阿雄方才徐徐的說道：

「淑嫻！我勸你不要太癡心，因為這年頭兒和平常不同，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只有犧牲一切，來替祖國效力爭光。我是個已經受過訓練的人，我知道我的情感已淡薄了不少。在我腦海裏好像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完成我的任務！」

「我覺得可愛，但我也覺得可怕，我們爲什麼要生長在這戰爭的時代？假使我們能夠快快樂樂無憂無慮的在這愛河裏沈醉，那是多好啊！」

「可是要快快樂樂無憂無慮的過日子，那就得奮鬥，掙扎，犧牲！即使我們達不到這一個日子，我們終希望我們下一輩的同胞，能夠有這樣的好日子過。」

「阿雄！你越說越使我感到恐怖可怕了，我覺得……我們應該抓住了現實。……」

淑嫻嵌在他的胸懷，微仰了粉臉，顯出那麼楚楚可憐的樣子，諸葛雄却依然顯出毫無情感的意態，淡漠的說道：

「不過，我們應該以不越範圍爲原則，倘然在我達到任務了之後，那你應該用理智來克服情感，永遠地忘掉我這一個人，那你就會感到痛苦了！」

「阿雄！我不許你這樣說，……」

淑嫻把手兒很快的捫住了他的嘴，她顫抖了語氣，大有哽咽的成分。諸葛雄却微微的笑起來，他顯現了果決的精神。說道：

「淑嫻！你的神經不要太脆弱罷！」

「照你說來，我們見面，連一分鐘一秒鐘都是寶貴得很的。阿雄！我的心好像空洞洞的，我希望你給我一些現實的安慰。」

諸葛雄見淑嫻抵起了脚尖兒，仰望着自己出神。一時有些情不自禁，他大胆地摟住了淑嫻脖子，又再度的緊緊地吻住了。

「啊！對不起！對不起！我沒有想到你們在這個……我太魯莽了。讓我退出房外去，

你們重新再來一個吧！」

他們正在熱吻的時候，誰知三姨太悄悄地推門進來。當下見了他們的情形，全身一陣子熱躁，她自己兩頰也已海棠花那麼嬌紅了，因為淑嫻和阿雄已驚開了身子，大家感到難為情。所以三姨太把一隻腳又退到房門外去，笑嘻嘻的說。淑嫻連忙走上去，把三姨太拉住了。笑噴道：

「三姨娘！你不要吃豆腐了，快一同來談談罷！」

「諸葛少爺！我們好久不見了，你幾時回上海來的？」

三姨太被淑嫻拉進房來，遂向阿雄瞟了一眼，笑盈盈的搭訕着問。諸葛雄頗感侷促不安的搓搓手，也只好紅了臉。笑道：

「我回上海才沒有幾天，羅太太！您好。」

「謝謝你，我們身子倒託福安好。諸葛少爺人兒黑得多了，外面一定很辛苦罷！可憐我們大小姐真望念你，你也太糊塗了，為什麼不寫封信來給大小姐呢？」

諸葛雄聽三姨太這麼說，遂望了淑嫻一眼。淑嫻羞澀地向阿雄一瞟，却慢慢地垂下頭來。阿雄知道淑嫻對自己確有一番癡心的愛，但在三姨太面前，只好圓了一個謊。說道：

「現在郵政很不便，我寄了兩封信，也許送錯地方了，好在我已回到上海，而且我將要加入羅老伯局裏工作，那我們以後碰面的機會就很多的了。」

「啊！你……也要到局裏去工作嗎？」

三姨太聽阿雄這樣說，一時也不免啊了一聲叫起來，她心裏當然十分駭異，回睜看看淑

嫺，見她却並沒有什麼反應，心裏一轉念，覺得其中必定有些緣故。因為阿雄點點頭，並沒有再回答什麼話，於是自己也就不再問他了。三個人談了一些空話，時已十二點半了。阿玲進來報告，說飯廳裏已開了飯。請諸葛少爺外面去用飯。淑嫺向阿雄說了一聲請，三個人遂走出臥房去了。

諸葛雄在羅公館吃這一餐午飯，真覺得十分的受窘。你道爲什麼？原來羅家除了三個姨太太外，就是淑嫺這個大小姐。因此阿雄坐在她們四個女人之中，舉動上倒大受拘束起來。尤其大姨太待他十分客氣，把他當作小孩子似的，一回兒給他挾魚，一回兒給他挾肉。還有二姨太那兩道秋波，水盈盈地好像具有勾人魂靈那麼的媚力，只管偷偷地向他送情。淑嫺不用說了，也時時對他微笑。三姨太雖沒有什麼邪念，但對英俊的阿雄，多少有些好感，因此媚眼兒也常向他窺望。諸葛雄在這情形之下，真彷彿唐僧落在女人國，反而赧赧然的連吃進去的飯菜也體會不出究竟是什麼滋味了。

午飯畢，略用香茗。諸葛雄不便久留，遂欲告別回去。淑嫺大有依戀不捨之情，遂問他什麼日子再來？阿雄說道：

「沒有一定，反正以後我一定常常會來望你們，說不定明後天就來。」

「這樣罷！星期日你到我家來吃中飯，飯後我們出去玩玩好嗎？」

淑嫺聽他並沒有約定日子，這當然有些靠不住，遂轉了烏圓眸珠，低低的說。諸葛雄毫不介意的，連說好的，好的。回眸望到二姨太的臉上，大有失望的樣子，她也不說什麼話，先匆匆的走到外面去了。衆人也不注意她，諸葛雄手拿呢帽，方才告別走出羅公館來。當他

走不了二十幾步路的時候，忽然後面有陣急促的脚步聲追上來。同時聽到一個女子聲音叫道：

「諸葛少爺！你慢些兒走。」

「哦！我道是誰？原來是羅二太太！」

諸葛雄回眸望去，見是二姨太，遂只好微笑着招呼她。二姨太把秋波怨恨地逗了他一瞥，低低的說道：

「星期日我約你米高美舞廳遊玩，你又要做黃牛了嗎？」

「星期」還沒有到哩！你怎麼知道我又會失約了呢？」

二姨太聽他說得非常靠硬的樣子，這就冷笑了一聲。把小嘴兒一撇，很有理由般的反問他說道：

「你剛才不是已經答應淑嫻在星期日跟她一同去遊玩了嗎？那你又沒有分身術，你還能再到米高美去應我的約嗎？」

「這個……」

諸葛雄倒是被她怔怔地問住了，說了這個兩字，由不得眸珠一轉，方才笑嘻嘻的接下去說道：

「我既然先答應了你，那我對淑嫻說的就是敷衍性質。」

「此刻在我面前只好這樣的敷衍我，到了星期日，只怕你話又不是這樣說的了。我覺得你這人太沒有信用。」

「那麼依你說，叫我怎樣的辦才能算有信用。」

諸葛雄覺得在這環境下是不能太守道德的，否則，也許反而對自己有許多不利。這就望了她一眼，又含笑問她。二姨太很快的說道：

「本來是一張遠期支票，現在這張支票我馬上裏兌現了，你肯不肯付現鈔？」

「好！好！憑你一句話，我還有什麼不遵命的嗎？」

二姨太說的話怪俏皮而且富有趣味性的，諸葛雄忍不住噗哧的一聲笑出聲音來。他一面回答，一面伸手向街上的三輪車一招，就拉了二姨太匆匆的跳上車子坐下了。三輪車駛行的時候，阿雄才低低的問道：

「還只有一點念分，這樣早上那兒去玩？」

「到了南京路再作道理，反正這一段路程至少要化費半個小時，兩點鐘就有辦法了。」諸葛雄點點頭，遂向車夫吩咐了一聲南京路，那三輪車便直向霞飛路駕駛了。這條包含異國情調的霞飛路，兩旁人行道上的行人，本來大都是黃頭髮綠眼睛的洋人居多，自從日軍進佔租界之後，大部分的英美人都被逼入到集中營去，所剩下的也只有少數羅宋人及德法猶太籍的居民而已。二姨太似乎有些感慨的神情，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打仗到現在，上海除了這條馬路比較找不到一些淪陷的樣子，其餘的地方，就都有着日本人耀武揚威的足跡。諸葛少爺！這是爲什麼道理呢？」

「這是因爲此地是法租界，法國被德國吞沒了，我們是靠着德國人的勢力，好像在德國做公寓一樣。」

「哦！原來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住在上海的百姓，真彷彿天堂似的，一些沒有受到

戰爭的痛苦。」

「你所說的，也無非只有一部分人民的生活而已。你瞧，你瞧，這裏就可以遙對着上海的人民，一半固然在天堂裏快樂，而一半却在地獄裏熬痛苦哩！」

當他們說話的時候，車子已到黃金大戲院的門口，只見門口買戲票的人，真所謂人山人海，排了隊伍，好像看戲不要化錢的樣子。但黃金大戲院斜對面有家米店，門口也是人山人海；不過這一批人都是衣衫襤褸老老小小，鳩形鵠面，手拿麵粉袋，大家都在軋戶口米。因為有些人爭先恐後的緣故，所以秩序不免紊亂。這麼一來，那旁邊的安南巡捕，本身是個亡國奴，但還狐假虎威的神氣活現，不管人家痛癢，拿了木棍子和皮鞭，就在這些貧民頭上亂抽了下去，根本沒有一些人類同情的意念。諸葛雄伸手向那兩處指着說，他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悲憤。但二姨太瞧了，却不瞭解地說道：

「我想這般人也太以貪小了，爲什麼窮兇極惡的要去軋戶口米呢？你瞧，喔唷，喔唷！斷命那個殺千刀的巡捕，真是要死快了，不管死活的打下去，想想阿要作孽哪！」

諸葛雄覺得二姨太的話，就是飽肚不知別人飢，這種人在上海最多，他覺得很惆悵，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三輪車由虞洽卿路轉彎，直到大新公司門口停下。諸葛雄付了車錢，一看手錶，齊巧兩點鐘，想不到這一段路程竟化費四十分鐘。二姨太跳下三輪車後，却老實不客氣的把手挽住了阿雄的臂彎。含笑說道：

「看影戲太沈悶，我們還是到米高美去坐一回。」

「也好，喔！慢些兒，我還要到大新公司去買兩條領帶。」

諸葛雄點頭說了一聲也好，忽然他瞥眼見到對馬路一個西服青年，挽了一個女子，也向米高美走進去。諸葛雄的目力有了相當的訓練，他認出那個青年就是金廷德；因為他早已知道廷德是司令部的翻譯官，而且和羅武智有相當的勾結。他覺得自己身旁有了這位二姨太，那就非避一些嫌疑不可。這就立刻止步，又動出腦筋來回答，一面把身子已步進大新公司去了。

諸葛雄的目的，並非真預備要買領帶。所以他在領帶部看了一回，認為貨色看不上眼，預備到永安公司去買。二姨太沒有說什麼，只好跟着他又走到永安公司來。但既到永安公司，諸葛雄却又不存心買了。二姨太心頭有些着惱，遂逗給他一個嬌嗔。說道：

「跟着你跑來跑去，你尋什麼開心？你肉麻錢不買了，我買兩條送送你好嗎？」

「這領帶花樣不大好看，我倒並不是捨不得錢。」

「這許多花樣難道都不中你的意嗎？我給你揀兩條，你一定認為歡喜。」

二姨太說着話，在最高價的種類裏揀了兩條鮮豔奪目的領帶。回頭問阿雄說你歡喜嗎？阿雄點頭說好，伸手欲拿錢袋，但却被二姨太先搶着付去了錢。說道：

「我說送給你，你還和我客氣做什麼？」

「那怎麼好意思？我不是好像存心問你在討一樣了嗎？」

「兩條領帶的錢，能值多少？你這樣看重着當作一件大事情般的，那你的派頭也太小了。」

諸葛雄被二姨太這麼一說，於是也不再客氣了，說了一聲謝謝你，他把店員包好的領帶藏進到袋裏去。一面說道：

「我們省得走來走去，還是到樓上大東舞廳去坐一回好嗎？那邊地方也很寬敞，我說比米高美舒服哩！」

「好的，反正大東米高美都是一樣，只要有音樂聽，有舞可以跳，我倒不計較一定要上那一家舞廳？」

二姨太笑盈盈說，兩人於是趁了電梯，來到三樓大東舞廳。這時差不多已經三點光景，舞廳裏已有了六七成的客人。侍者招待入座，泡了兩盃清茶。二姨太似乎有些迫不及待的樣子，立刻拉了阿雄，要到舞池去跳舞。諸葛雄笑着說道：

「你也太性急，我們坐着吸一支烟，休息一回跳不是更有勁兒嗎？」

「我們先跳一次再休息，那也一樣的。」

諸葛雄沒有辦法推拒了，只好跟着她步入舞池裏去了。二姨太假在阿雄的懷裏，表示十分的得意。笑盈盈說道：

「記得兩年前羅局長生日那一天，我們曾經舞過一次。你的舞步依然怪熟習的，我想你在外面的時候，跳舞一定也沒有間斷過。」

諸葛雄點點頭，但他却忍禁不住要笑出來。心中暗想，這兩年中連女人都沒有看見一個，還跟什麼人去跳舞呢？但二姨太却繼續問道：

「你在外面另外可會交過女朋友嗎？」

「沒有，我見了女人會臉紅，那兒會交女朋友？」

「天下沒有老實的人，你這話我可不相信，但也許你是爲了我們大小姐的緣故，所以不肯再交女朋友是不是？」

諸葛雄沒有作答，微紅了臉兒，却憨然地笑着。二姨太把粉頰幾乎要貼到他的臉上去，把勾着他肩胛的手兒拍了拍。說道：

「你這孩子很好，愛情專一，不忘舊侶，那是很不容易的。不過，最近來，另外還有一個男子也在追求淑嫻，你恐怕沒有知道吧！」

「哦！是誰？」

「一個姓金的，名叫廷德，他是日本司令部的翻譯官，這小子的勢力很大，你可要當心一點。」

二姨太見諸葛雄表示相當驚異的樣子，這就認乎其真的關照他。完全表示十二分好心的意思。諸葛雄故作不明白的神情，怔怔地問道：

「你這話不是奇怪，我爲什麼要當心呢？」

「兩個男人，一個女人，這是一幕三角戀愛的戲劇，那麼演到末了，終有一個會失敗。假使姓金的失敗了，他當然要恨着你，說不定對你有不利的舉動，那你還不是應該要當心一些嗎？」

「那沒有關係，他既然勢力很大，我可以讓步的。況且你說的金廷德，這名字很熟悉，說不定還是我的同學呢！」

「愛情這樣東西是最小器的，不要說你們是同學關係，即使你們是最親愛的兄弟，恐怕爲了一個女人，也會鬧得頭破血流的吧！」

二姨太聽他說得好大方的，情願肯讓步，這就披了披小嘴，表示不相信地回答。諸葛雄笑了一笑，却說道：

「勢力是他大，手段是他強，我不讓步，難道等他來陷害我嗎？拿性命和他拚，這當然是很不犯着的。」

「噯！你這孩子！倒是想得很明白的。」

「你怎麼老是我孩子呢？我這麼大的年紀了，被你叫得怪不好意思呢？」

諸葛雄故意顯出赧赧的樣子，忸怩地說。一個風騷的女子，最喜歡的就是這麼老實似的青年。所以二姨太認爲阿雄的意態，令人感到可愛，這就忍不住吃吃地笑起來了。

音樂停止，兩人攜手回座。諸葛雄心中不免暗暗的想着，覺得今天和二姨太在此跳舞，倒也並不虛此一行，因爲在無形之中，得到了廷德也在追求淑嫻的祕密。確實，這使我應該是要加以留心的了。他一面想，一面在袋內摸出烟盒子來，打開盒蓋兒，取了一支給二姨太。二姨太呀了一聲，笑道：

「兩年前你是不吸烟的，現在居然連烟盒子都備起來，可見你這人真是學壞了不少。」

「你不知道，這是因爲心緒惡劣的緣故，所以需要抽烟。」

「大概你得了淑嫻另有人在追求的消息，所以心頭很受一些刺激嗎？」

「不！這年頭兒，倒並不一定需要談戀愛。」

諸葛雄搖搖頭，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噴去了後，微笑着回答。二姨太把身子靠近了他一些，用手去撫摸他的面孔。笑道：

「戀愛是青年人的精神食糧，一個青年人要沒有愛的慰藉，他的生活是多麼單調，多麼枯燥呢！」

「這也未必一定是這樣，我在外面過了兩年孤零零的生活，却也不覺得寂寞呢！」

諸葛雄剛回答到這裏，忽然見右邊走來一個女子，向自己叫了一聲諸葛先生。阿雄仔細一望，原來是史忠花，這就站起身子，握了一陣手。一面含笑介紹着說道：

「這位是羅太太，這位是史小姐，她從前和我是同學。」

二姨太聽了，遂也站起身子，和忠花點頭招呼，諸葛雄問忠花要不在這兒一同坐一回？忠花搖搖頭，說另有事情，一面把秋波瞟了他一眼。諸葛雄懂得她的意思，遂叫二姨太等一回，他跟着忠花走出舞廳外來。兩人一而走，忠花便低低問道：

「你回家後的情形怎麼樣？事情進行得順利嗎？」

「一切都好，晚上八時我來詳細報告你們。」

忠花點點頭，兩人握手別開。這裏諸葛雄又匆匆回到舞廳裏來了。諸位大概已經明白阿雄的任務了吧！原來他回家所以弄得這麼教化子的樣子，完全是掩人耳目的一種辦法。當初在「征」小說裏，史忠花好像並沒有跟他們一同走，但在臨走之前，忠花因為郎露茜已死，而蔡志堅又要走了，覺得自己一個人留在上海太沒有趣味，所以她也跟着大家一同離開上海的。現在大家回到上海，他們也都變成特務工作的人員了。

諸葛雄在座桌旁坐下的時候，二姨太把秋波斜乜了他一眼，俏皮地笑嘻嘻說道：

「是不是叫到外面去被她責罵了一頓嗎？」

「別開玩笑，她和我毫無一點關係，完全是極普通的朋友而已。」

「我不相信。」

「那就沒有辦法了，假使她真是我的愛人，那還不跟我吃醋了嗎？怎麼肯仍舊放我進來跟你在一起呢？」

諸葛雄這麼一說，二姨太心中暗想，覺得倒也不錯。天下沒有這樣漂亮的女朋友，發現了我們在一起，還肯管自的走開嗎？遂笑了一笑低低的說道：

「不過，她假使真要跟我來吃醋，那就太以天曉得的了。誰知道我們的關係，却是相差了一級哩！我好比是軍長，你只不過是個師長而已。」

二姨太說得很風趣，諸葛雄忍不住撲哧一聲笑起來，遂點頭說道：

「不錯，怪不得你老是我孩子了。本來嗎？我原該叫您一聲伯母的，但你又說我要叫老了你。所以我只好叫您羅太太，這似乎是個最普通的稱呼。」

「憑良心說，我只不過長了你四年。假使照現在我們的人兒看起來，我比你恐怕還要嫩面一點兒哩！」

「照理說，女子比男子容易蒼老，但你所以還這樣的嫩面，大概是沒有生育過的緣故。」

「斷命這個老甲魚還有什麼用呢？假使我嫁一個年青的丈夫，我相信我至少已有兩個

孩子了。」

「這也不一定，並非我庇護羅局長，生育孩子，大部分責任是負在你們女人的身上。」

「我不相信，女子是個個會生育的，都是男子不中用，才沒有孩子的。那麼瞧大姨太，三姨太，她們兩個人難道跟我一樣也是不會生育的嗎？我想沒有這麼巧吧！」

諸葛雄聽她提起了大姨太和三姨太，一時倒也無話可說了。暗想，奇怪得很，二姨太就說她不會生育，但大姨太三姨太她們難道也不會養孩子的嗎？照此說來，倒確實是羅武智不中用了。但他想到了淑嫻，便又否認着說道：

「但完全說羅局長不中用，那也不能夠的。假使他沒有生育的本領，那麼淑嫻這女兒又怎樣生下的呢？」

「這……個……我想他是因爲在年輕時候養下的，年紀老了，精力衰了，還有什麼用呢？我比方那麼說一句，假使你我發生了一次關係，我相信我馬上就會有孕。」

二姨太和阿雄只管討論研究這生育問題，一時把二姨太說得兩頰會感到熱辣辣起來。她靠着阿雄的肩頭，兩眼水汪汪的含了勾人靈魂那麼的媚力，瞅住了阿雄臉兒，竟大胆地說出這兩句話來。阿雄聽了這話，心頭立刻別別地亂跳。兩頰也紅了起來，一時沒有回答，却呆呆地愣住了。二姨太見他木然的樣子，遂附了伸耳朵。又低低的含笑問道：

「你相信我這些話嗎？」

「我不敢相信。」

「那麼我們不妨試一試，你有這個胆量嗎？」

二姨太說話的語氣有些急促，她的身子已整個地斜到阿雄的懷裏去了。阿雄雖然也早已知道二姨太所以跟自己親熱的目的，就是在於這一點，不過他沒有想到事情竟會發生得那麼的快。一時不得不認真地說道：

「羅伯母！你不要跟我太開玩笑吧！是你自己也說過的，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是相差了一級嗎？」

「但我們年齡是正應當互相談戀愛的，諸葛少爺！你爲什麼又要叫我伯母了呢？難道你嫌我老嗎？」

諸葛雄見她滿面顯出痛苦的樣子，大有眼淚汪汪的神氣，低低的說。一時倒也沈默了良久，方才皺眉說道：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豈能違背良心荒乎其唐呢？况且萬一被羅局長知道，我們的性命，不是都要發生危險了嗎？羅太太！我希望你仔細想一想，你就明白我們決不可以幹這種無恥的行爲。同時我希望你把男女間的愛看得純潔一點，比方說，我們一同在跳舞，這難道不能算爲在談愛嗎？何必一定要涉及到肉慾上去呢？這我們都應該尊重自己的人格才好。」

二姨太被諸葛雄絮絮地責備了這一大篇的話，她心中感到無限的羞愧，一時忍不住滾滾地落下眼淚來了。諸葛雄被她一流淚，倒也窘住了。遂拍拍她的肩胛，笑着說道：

「羅太太！你不要傷心，我有什麼話兒得罪了你，請你原諒。」

「不！你是一個神聖的青年，我非常敬佩你，我以爲女子的色，一定可以迷醉任何一

個男子的，一定會勝利的。但我的理想錯了，我今天到底是失敗了。諸葛少爺！你看輕我的人格嗎？」

「不！我希望你能想明白，能珍愛你寶貴的身子，我始終同情你在這環境裏可憐的身世。」

憑諸葛雄這兩句話，二姨太知道阿雄並非是個沒有情感的人，正因為他有情感，他才拒絕我的愛他。一時更加傷悲，這就益發雪雪索索的哭泣起來。諸葛雄急得搓手不已，說道：

「羅太太！你不要太小孩子氣呀！」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諸葛少爺！我是一個少婦，他是一個老頭子，我怎麼能如意呢？」

二姨太這才停止了啜泣，向他淒涼地說。諸葛雄見她淚眼盈盈，好像海棠着雨，倒也頗覺楚楚可憐。遂握了她手說道：

「羅太太！我可以時常跟你在一處遊玩，解你心頭苦悶。只不過我們之間，最好能保持純潔清白，這是人生最意思的事，而且我們也可以對得住羅局長。」

「我很感激你這樣的多情，那麼我們跳舞罷！」

二姨太雖然覺得阿雄真是一個傻瓜，但也只好點點頭兒回答。一面拉了他的手，一同步入舞池裏去了。在舞池裏二姨太對待阿雄的熱情，真是無以復加。但阿雄只是抱定宗旨，以不跟任何女子發生肉體關係為原則。至於二姨太表面的親熱，他倒認為並不在乎，所以也和她親親熱熱的跳了一回舞。

茶室散後，二姨太要在大東接連的跳茶舞。但阿雄的意思，覺得多跳舞也犯頭暈，還是去瞧一場電影，比較有興趣。二姨太只好答應了他，於是兩人又在大光明裏消磨了兩個鐘點。

看完電影出來，外面已是萬家燈火了。阿雄一看手錶，七點還差十分，遂望了二姨太一眼。低低說道：

「我們到晉隆吃西餐？還是到又一邨吃中菜去？」

「兩個人吃西餐比較實惠，我們到晉隆去罷！」

隨了二姨太的話，兩人便走到晉隆飯店，吃了兩客精美西菜。餐後已七點五十分，二姨太還有興趣到舞廳去遊玩，但阿雄堅決的說另有要事，不能奉陪，他匆匆的跳上車子，和二姨太分手走了。二姨太站在人行道上，覺得阿雄這種青年，在這個社會裏，倒的確是不得不，她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也只好懶洋洋地回家去了。

諸葛雄匆匆趕到白克路西成里五十六號他們的機關裏，齊巧是八點另兩分。只見蔡志堅史忠花，林志偉，沈大文都在裏面。這就含笑說道：

「對不起！我來遲兩分鐘了。」

「來遲兩分鐘倒還沒有關係，我以為你被這位羅太太迷住了忘記來了哩！」

史忠花逗給他一個媚眼，俏皮地打趣他說。諸葛雄紅了臉兒，有些不好意思的搓搓手。

但却一本正經的說道：

「其實呢？我們幹這一行工作的人，不要說兩分鐘，就是連兩秒鐘都差不得，所以這

是我的過錯，以後一定要改正才是。

「小諸葛！你不要說這些話了，還是快報告我們經過的情形吧！你能不能到局裏去弄個差使幹呢？」

蔡志堅微微的一笑，遂向他急急的問。諸葛雄遂把自己喬裝乞丐回家後的經過情形，詳細的對大家訴說了一遍。蔡志堅聽了，立刻和諸葛雄握手。笑道：

「好！你已達到目的了。以後我們借重你力量的地方很多，我賀你喝一盃咖啡！」

蔡志堅說到這裏，把茶几上放着的一盃咖啡交到他的手裏。阿雄一口氣囁都都的喝完了，含笑說了一聲謝謝。史忠花又笑問道：

「那位羅太太到底是什麼人呢？」

「就是羅武智第二的姨太太，這種女人真不要臉，要不是我有堅強的理智，那我今夜恐怕要做情場中的俘虜了。」

諸葛雄說着，大家都忍不住好笑起來了。蔡志堅又問道：

「你從前不是說羅武智有個女兒，她和你很好嗎？」

「是的，她叫羅淑嫻，這次我們見面，她感到非常痛心。責備我不該無志無氣的回上海來，而且更怨我不該到局裏去工作，她簡直和我要鬧決裂的樣子。」

「想不到漢奸的女兒，也有這麼愛國的思想。那麼你怎樣說呢？我以為你還是承認沒有志氣的好。」

「可是，我被她情感激動得太厲害了，我只好把實情告訴了她。她聽了我的話，驚喜

得把我抱住了，用她的嘴，來吻我的嘴，並且囑我放心，她將用生命來保護我的安全。我想，她是有血性的女兒，大概沒有什麼問題吧！」

諸葛雄說完了這些話，衆人的眉兒不免皺了起來。林志偉用了埋怨的口吻，說道：

「她到底是個漢奸的女兒，我以為你不該這麼的信任她。」

「但是，我難道就不是個漢奸的兒子了嗎？」

「這情形又不同了，因為你是受過訓練的。」

「我並非直截的就告訴了她，實在因為她再三勸告我，甚至願意跟我一同離開上海，

我才說出真情的。我想她很有志氣的，她決不會因此而出賣了我。」

蔡志堅聽他們爭論起來，遂連連擺手，吸了一口烟捲。說道：

「事情已經這樣，大家爭吵又有什麼意思呢？不過，我關照小諸葛！你以後不要太感

情作用，因為萬一事機洩漏，這不但會連累大眾，而且更會誤了國事的。」

「老蔡！你放心，一人做事一人擔，除了死，還有什麼更可怕的事。我腦海裏很清

楚，危機降臨頭上的時候，我只有一个死，決不連累大眾的！」

諸葛雄漲紅了臉兒，急急的聲明着自己的意志說。史忠花連忙拍拍他的肩胛，打圓場地

笑道：

「不要老是說什麼死啦活啦的話了，怪沒有意思的。我只怨郎露茜沒有活在世界上

了，否則，你也不會和羅小姐有愛情的作用了。」

史忠花一提起了郎露茜，諸葛雄心頭就感到有些悲哀，他低了頭兒，忍不住微微的嘆了

一口氣。大家又說了一回話，方才各自分手別去了。諸葛雄到了家裏，阿龍夫婦問他這樣晚在什麼地方？阿雄謊說和淑嫻在外面遊玩的，於是他們也就不追究了。

到了次日，阿雄由父親帶到局裏去工作，從此便在局裏司法科做了股長。這天星期日，阿雄應淑嫻的約，匆匆到羅公館裏來。只見會客室內，淑嫻已和一個西服青年在談天了。仔細一看，不是別人，却是金廷德。於是先含笑招呼道：

「小金！好久不見，你還認識我嗎？」

「啊！你……你……不是小諸葛嗎？真的，好久不見了，你在什麼地方得意呀？」

金廷德見了諸葛雄，起初也愣了一愣，後來才仔細認出來了。這就站起身子，大家握了一陣手，笑嘻嘻的問他。諸葛雄道：

「我在局裏司法科擔任股長的職位，你呢？」

「我在司令部做翻譯。」

諸葛雄是有些明知故問，但廷德却老實地告訴了他。這時淑嫻很奇怪的在旁邊愣住了。一回，遂忍不住低低問道：

「你們兩位怎麼認識的呀？」

「我們是同學，本來常常在一起，打仗後就分散了。噯！小諸葛！聽說你離開上海過，怎麼又回來了？」

金廷德望了淑嫻一眼，含笑告訴她。一面忽然又想到了什麼似的，對阿雄低低的問。諸葛雄雖然有些心跳，但却竭力鎮靜了態度，搖搖頭兒。說道：

「你聽什麼人告訴的？我一向在上海，只不過沒有事老躲在家裏罷了。這次爸爸做了副局長，我才有了工作做哩！」

「你爸爸做了副局長，還是靠靠我的福氣哩！」

「那麼我應該謝謝你囉！」

諸葛雄見他很驕傲的樣子，遂也故意笑嘻嘻的說。金廷德很得意的却打了一個哈哈。接着又向淑嫻和阿雄望了一眼，問道：

「你們認識了多久？」

「我們認識的時候，你恐怕還不知在什麼地方呢？」

淑嫻冷冷的一笑，完全有諷刺他的意思。諸葛雄却有些着急，遂向淑嫻連連去了兩個眼色。果然，金廷德心中非常的不快樂，暗暗想道，原來你不肯答應愛我，完全是爲了小諸葛的緣故，今天才算給我拆穿祕密了。遂也俏皮地說道：

「那麼你們的交情一定是很深厚的了？」

「這也不見得，我們無非是世交，所以比較熟悉一點而已。小金！我們現在是志同道合，以後希望多多聯絡才好。」

諸葛雄聽他這句話完全包含了酸素作用，這就連忙低低的解釋。並且向他表示親善，他不希望小金對他有仇視的意思。金廷德却陰險地笑了一笑，沒有回答什麼。淑嫻見他這種態度，完全有侮辱人的表示，芳心十分着惱。遂偏偏和阿雄有說有笑，表示很親熱的樣子。諸葛雄恐怕事情弄僵，誤了國事。遂起身說道：

「羅小姐！我還有事情，先告別了。小金！你多坐一回吧！」

「阿雄！你不是答應我在這兒吃午飯嗎？怎麼要走了呢？」

淑嫺見阿雄要走，而且還改口稱呼小姐，她心中一急，便站起身子來急急的說。金廷德聽淑嫺直呼阿雄，可見她完全是愛上了小諸葛，而小諸葛偏還假惺惺作態，一時氣得也跳起身子。冷冷的說道：

「原來你們是早已約好了的，那倒是不識相了。小諸葛！你忽然要走了，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多着我在這兒嗎？那麼我馬上就走好了。」

「不！不！小金！你不要誤會，我怎麼會多着你在這兒呢？那可太冤枉人了，別走，別走。大家不要走好麼？」

「哼！你們說的是什麼屁話？我是羅公館的大小姐，我不是鑿子裏的妓女，你們想得明白一些兒，我外面男朋友還有幾十個呢！這算得了什麼希奇。你們這種態度來對付我，簡直是在侮辱我，我可受不了，你們都給我滾！一個也不要留在這裏。」

淑嫺氣得粉臉變色，圓睜了杏眼，怒氣沖沖的說出了這兩句話，她倒在沙發上却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了。

六

諸葛雄和金廷德被羅淑嫺這麼一哭一罵之後，兩人便怔怔地愣住了。就在這時候，二姨太笑盈盈的進來，一見這個情形，便吃了一驚。慌忙急急的問道：

「啊呀！這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呀？你們兩個人也太沒有禮貌了，竟把我們大小姐欺侮得哭起來了。大小姐！別哭，別哭，你可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這麼哭着，那是太難爲情了。你有什麼委屈？快告訴我，我給你打抱不平。」

二姨太一面說，一面便坐到沙發上去，把淑嫻身子半抱着，她似乎很善於做小花臉的樣子。諸葛雄忙也笑着說道：

「我今天到來，原是來回頭一聲的，因爲我另外還有一些要緊事情，所以不預備在這兒吃中飯了。誰知羅小姐誤會了，連小金也誤會了，大家一誤會，羅小姐就發脾氣了。哈哈！說起來都是我不好。」

「金先生誤會什麼呀？」

「好了，不要問了，不要問了。他們高興來，就來走走，不高興來，誰也不必上門，我又不曾拉着他們，哼！」

羅淑嫻聽二姨太還追根究蒂的問下去，遂鼓着小嘴兒，阻止她說。她冷笑了一聲，神情表示非常的情激。阿雄和小金聽她這樣惱恨的說，兩人反而走了，不約而同的坐了下來。二姨太知道他們中間一定在鬧着醋風波，這就瞞了他們一下媚眼，倒是嗤嗤的笑了。這時候羅武智也進來招待他們了，淑嫻趁此便回到自己的臥房來了。

羅淑嫻回到臥房不上五分鐘，三姨太匆匆的走進來。她似乎已經知道了一些消息，此刻見淑嫻果然眼皮兒紅紅的。遂連忙說道：

「大小姐！好好兒怎麼跟他們鬧起來了呢？」

「唉！斷命這個小金，真是魔鬼！他幾乎要管束我的自由起來，叫人恨不恨？阿雄也混蛋，看見小金，竟像害怕的樣子，這真是太壽頭了。就說我們相愛着，那怕什麼？我不相信這個世界連愛的自由都得受拘束不成？」

三姨太聽了她這幾句話，心裏已經明白了大半。遂關上了臥房的門，走到淑嫺身旁。低低的說道：

「你倒不要怨諸葛少爺見了金先生害怕，因為他是司令部的翻譯官，勢力很大，萬一他暗地裏陷害了諸葛少爺，那也不是鬧着玩的事情。所以我勸你表面上還是淡淡一點的好，你和諸葛少爺太親熱，金先生自然要妬忌的。」

「照你說來，我們爲了小金，就永遠不能有結婚的日子了嗎？三姨娘！你不知道，小金前幾天他向我求過愛，他還不明不白的送我鑽戒，我希望他的鑽戒嗎？他簡直在做夢。」

「但……是……這樣子就得結怨小人，我倒有些爲你擔心。」

「那麼把我身子就糟蹋在奴才的手裏嗎？三姨娘！我情願死！」

羅淑嫺恨恨的把腳一頓，她倒在床上忍不住又哭起來。三姨太坐到床沿邊，拍拍她的腰肢，噤了一聲。說道：

「大小姐！你別急呀！我的意思，你終要忍耐。在這惡劣的環境裏，你應該做人要圓滑一點，口裏親熱些，那又不蝕本的。你若和這種小人太強硬，這是很犯不着的。」

「那麼他跟我求婚，他要我結婚，怎麼辦呢？這……口頭上離道也可以敷衍得過去的。」

嗎？」

羅淑嫻停止了哭泣，淚眼盈盈的坐起身子，向她怔怔的問。三姨太倒是被她問住了，沈吟了一回，由不得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徐徐說道：

「我想你終可以用一些手段去對付他的，得能挨過兩年三年之後，惡勢力一崩潰，那不是就有辦法了嗎？」

「我的一切，連爸爸都不敢過問我的。誰知道在這小子面前，却要受到拘束，叫我真有些不甘心。」

淑嫻很委曲的回答，她忍不住又默默地流下眼淚來了。三姨太勸她不要傷心，還是裝出沒有事樣的到外面去招待招待罷。淑嫻遂坐到梳妝檯旁去，叫阿玲倒了洗面水，把淚痕揩去，重新化粧了一番。當她們兩人來到會客室的時候，出乎意料之外的，金廷德和爸爸已經不在了。室內只有二姨太和諸葛雄在談着話，三姨太先奇怪地問道：

「咦！金先生呢？」

「剛才司令部來了電話，叫老爺和小金去一次，不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呢？」

二姨太低低的告訴，淑嫻和諸葛雄互相望了一眼，彼此都有些難爲情，紅了臉兒，却没有說話。三姨太知道他們是爲了我們在一起的緣故，她先很識趣的退到外面去了。三姨太一走，二姨太當然也只好悄悄地回身出來，於是室內就只剩了他們兩個人。淑嫻逗了他一瞥歉意的媚眼，先低低的說道：

「剛才我發脾氣，並不是爲了你，你應該要原諒我。」

「我知道，但是，小金很愛你……他……恐怕會妬恨我。」
諸葛雄搓搓手，若有憂慮的樣子，輕聲回答。淑嫺似乎很羞澀地，把粉頰漲得像玫瑰花
朵兒那樣的紅。但立刻又憤憤的說道：

「他在夢想，他在熱昏，我怎麼會跟一個出賣祖國出賣靈魂的奴才發生好感？阿雄！
你相信我，我不是一個低賤而沒有知識的女子。」

「淑嫺！你誤會我的意思了，……你要知道，我的工作，我的責任，我……絕對不能
在戀愛圈子裏和他角逐着。所以我的意思，你不能在他面前，明顯地來愛上我，和
我表示好感，表示親熱。因為……他的勢力比我大，我也許會遭他的毒手。所以你
要愛我，還是愛在心裏。在表面上，你最好和他親熱些。淑嫺！你不要怨恨我，爲
了國家，這就是犧牲，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羅淑嫺聽他這樣說，遂頻頻的點了一下頭，她眼淚又湧了上來。不過她還很不屈服的說
道：

「其實你名義上也是圈內之人，而且爸爸又是副局長，他也沒有能力來跟你作對呀！
阿雄！你胆子何必這麼小呢？」

「這不是我胆子小，幹我們工作的人，胆子最大，不過却要謹慎，太馬虎了，這是很
有危險性的。淑嫺！你假使真心的愛我，你應該爲我的地位作打算。」

諸葛雄一本正經的回答，他已站起身子來，走到淑嫺的旁邊，和她緊緊地握住了手，低
低說聲我走了。淑嫺不知爲什麼心中只覺無限的悲酸，她流着眼淚，猛可抱住了阿雄，兩人

情不自禁的又吻住了。

諸葛雄出了羅公館，匆匆地跳上車子，來到白克路的機關裏。在樓下會客室裏碰見了沈大文，遂先向他問道：

「昨天給你們的情報，你們統統拍出了嗎？」

「完全拍出，小諸葛！老蔡受了傷哩！」

沈大文一面點頭，一面又悄悄地告訴了他。阿雄聽了這個驚人消息，心頭別別亂跳。遂慌張了臉色，急急問道：

「怎麼受傷的？他人在那兒？」

「在樓上房中，你快上去詳細的問史小姐好了，我還有事情，馬上要出去了。」

沈大文說着話，已向外面走了。諸葛雄三脚兩步的走到樓上，跨進了臥房，只見蔡志堅躺在床^上，史忠花在一旁相陪。原來他們爲了避人耳目起見，這幢房子算是志堅和忠花出面頂的，壁上懸有兩人結婚小照，弄堂裏的鄰居只當他們是對新婚夫妻。其實呢！他們根本沒有結過婚，僅僅是對未婚夫妻而已。不過他們非常純潔，因爲客堂樓是志堅，大文，志偉三個人睡的，史忠花一個人却是睡在亭子間。他們有個志願，就是日本人不打出中國去，他們決不正式結婚。

諸葛雄到了房中，走近床邊，見志堅閉了眼睛，頗有昏迷的狀態。一時又不敢過分的大驚小怪，遂把忠花拉到窗口旁來。低低問道：

「忠花！老蔡怎麼受傷的？傷在什麼地方？有危險性沒有？」

「被人刺傷了胸部，假使不醫治得快，那恐怕有些危險。」

史忠花輕聲告訴，她眼皮兒有些紅潤。諸葛雄回眸向床上望了一眼，皺了眉毛，搓搓手兒。說道：

「那你爲什麼不把他送醫院呢？兇手是什麼人？」

「兇手是七十六號十五大隊的大隊長李自成，他……已經被志堅殺死了。這案子發生後，外界一定很轟動，志堅恐怕到醫院之後，被人起疑，反而誤了事情，所以他願就醫。我雖有些醫藥常識，昨夜給他敷上了藥，但今天早晨熱度很高，人兒竟有些昏迷的樣子，我正沒有法子，你……倒想想辦法，能不能把他送醫院呢？」

「哦！那姓李的已被老蔡殺死了嗎？他媽的，也終算除了一害。這事情發生在什麼時候？我却一些沒有知道。」

「在昨夜十一點半，今天早晨報上已有消息了，你沒有看見過報嗎？」

諸葛雄搖搖頭，心中暗想，我昨天八點鐘出局跟爸爸回家的，今天星期日，還沒有到過局，早晨又沒看報，所以不知道了。一時又想到司令部忽然叫羅武智和小金去一次，大概就是爲了對於這一件暗殺事情發生的問題了。他雖然憂愁志堅的傷，但因爲走狗已死，心中也感到一陣痛快。便又問道：

「這件事情發生的經過，你知道很詳細嗎？」

「我是主角，我怎麼會不詳細呢？」

「啊！你還是主角？那麼老蔡殺死那隻狗的時候，你也在旁邊嗎？」

「唔！我親眼看見的，他們鬥得真厲害，危險極了，志堅要沒有過一點子氣力，恐怕性命還要送在他的手裏呢！」

史忠花告訴到這裏，她似乎又在回憶着昨夜驚險的一幕，臉部上是起了一種緊張的表情。諸葛雄把拳頭握得緊緊的，他好像也在代為費力的樣子。說道：

「你能把經過情形告訴我一點聽聽嗎？」

「是前天的晚上，我在高士滿舞廳裏認識了這個李自成，他把我當作交際花看待，竭力向我獻媚，並誇張他的勢力很大，在上海雖不是數一數二的大人物，却也很可以算算的了。我追問了他的地位，他才告訴出他是七十六號的一個大隊長。當時我就跟他親熱，預備探聽他機關裏的消息。不料這小子倒也守口如瓶，不肯完全的宣佈。我想這種奴才，多留一個在上海，對我們行動自然十分的不利。我若不動腦筋把他做掉，說不定我們會死在他的手裏。所以我心頭便開始有了殺的動機。」

史忠花滔滔地說到這裏，頓了一頓，眉宇之間大有殺氣騰騰的樣子。諸葛雄聽得津津有味，遂在袋內摸出烟捲，燃了火柴，吸了一口煙，噴去了之後。又追問她說道：

「那你用什麼手段呢？」

「當時我心中暗想，這小子生得個子兒很高大，而且身備手鎗，我一個女子要想殺死他，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正在暗暗動腦筋，他却向我有求愛的意思。我心生一計，約他明天晚上百樂門舞廳碰面，一定有一個美滿的答覆給他。他聽了很歡喜，就送我五百萬現鈔，這樣匆匆的分手了。我回到家裏，就把這事情跟志堅商

量。志堅認爲這個工作非達成任務不可，當下我們計議了一番，事情就這樣的決定了。」

「難道老蔡一個人去對付他嗎？當時爲什麼不叫老沈老林一同去呢？我想三個人一齊動手，也許老蔡不至於會受這樣的重傷。」

諸葛雄聽到這裏，忍不住又急急開口發表意見。史忠花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她又有些淒涼的神色。說道：

「事情也巧，昨天晚上，總部裏有密電到來，老林老沈都另外有任務去幹。所以志堅只好一個人去對付，其實志堅的意思，殺一個小小的漢奸，也用不到大批人馬。他的受傷，我認爲完全是出在輕敵的毛病上。」

「那麼後來怎麼了呢？」

「第二天晚上九點鐘，也就是昨天晚上，我匆匆趕到百樂門舞廳，果然這小子已經先我而等着了。當時我們相見甚歡，親親熱熱的跳了一回舞，他說要喝啤酒，我表示贊成。酒後的小子，更加醜態畢露，他把手裏一枚鑽戒脫下來，說今夜跟他去開房間，他就把這枚鑽戒送給我。」

史忠花說時，把手兒向他一揚。諸葛雄見她當中那個手指上果然有了一枚鑽戒，遂忍不住又笑了笑。說道：

「你們女人在這個社會上真有辦法，那你怎樣回答他呢？」

「我想這種小子的東西也樂得接受。明天我把它賣了不是可以救濟難胞嗎？所以我含

笑點頭，老實不客氣的拿了下來。他十分猴急，在十點鐘時候，就催我離開舞廳。我因為和志堅約定時間在十一點鐘，所以故意延遲到十點半才出了百樂門。我說肚子很餓，不吃飽了，沒有精神。他只好在附近一家廣東食品公司裏請我吃了咖啡西點，挨到十一點左右，我們才挽手向愛文義路走去，因為那時馬路上很少車馬，兩旁商店早已打烊。四周是靜悄悄的，連行人也很稀少。在走到平樂里的時候，我已發覺里門口站着一個西服青年，那就是志堅了。」

「既然行人也很稀少，老蔡爲什麼不把他一鎗乾脆地先結果了呢？」

「你不知道，忽然對馬路也有幾個舞客舞女嘻嘻哈哈的走來。我明白志堅不能開鎗，他開了鎗，就得驚動旁人，那當然就會連累自己的。所以他等我們走過了前頭，他就用鎗在這小子背後一挺，喝聲往內走，否則，就開死他。這小子倒是非常怕死，他以爲是強盜打劫，遂低低說道：好漢，要錢只管說，何必窮兇極惡呢！」

「他媽的！誰要他的錢？偏要他的狗命！」

諸葛雄非常緊張的罵了一聲他媽的，忍不住插嘴說。史忠花却並沒有作答，依然一本正經的說下去道：

「志堅把他逼進弄內之後，萬不料這小子倒也有一下子工夫，不知怎麼的一來，竟回過身子，把志堅握着鎗的手腕扼住了。志堅連忙把鎗丟了，伸出左拳，朝他下顎碰的一拳，這小子向後仰天一交，跌得四脚朝天。誰知他趁機也摸出手鎗，志堅眼快手快，一個翻身，猛可撲下，一手也捏住他握鎗的手腕，一手狠命的在他頰上又是

一拳。這小子負痛，把鎗也放棄在地，兩人赤手空拳就大打起來。兩人悶聲不响的惡鬥不已，我却沒有辦法插上手去幫忙，只好守在弄門口望風，恐怕有警員巡查來此，那可不是糟了嗎？誰料就在這時候，忽聽志堅叫了一聲喔唷，我回頭望去，只見志堅跌下地去，那小子跨在志堅身上，在月光之下，見他手裏不知什麼時候拿出來的一柄亮閃閃小刀，竟向志堅喉管裏直刺了下去。我在這個時候，真是急得一顆心要從口腔裏跳出來了。遂也不管死活的奔上去，瞥眼見到地上那支手鎗，立刻拾起，向他腦後砰的一鎗，這小子也就飲彈跌倒。我急忙扶起志堅，見他胸部染着一堆鮮血，我也不及問他傷得怎樣？慌忙扶他奔出弄口，齊巧有一輛空三輪車駛來，我急急一招手，連說後面有強盜，快快把我們踏着跑走。那個車夫倒是熱心好人，一見志堅好像受了傷的樣子，以為後面真有強盜追來，他便拚命狂駛，不上一刻鐘，已到白克路。我們恐怕車夫多事，所以在西成里不到就下車，多給他幾個車錢，他就稱謝自去。我們方才慢步回家，幸喜弄內已無一個人影，所以沒有什麼人發覺志堅受傷回來。但志堅到了家裏，身子已不克支撐了。小諸葛！你瞧他這樣昏迷的模樣，那可怎麼辦才好呢？」

史忠花絮絮地一口氣告訴到這裏，回頭又向床上的志堅指了指，她急得真有些眼淚汪汪的神氣。諸葛雄聽完了之後，他額角上已冒了無數汗點，暗暗地叫了一聲好險。一面走到床邊，一面伸手摸摸志堅額角，果然非常燙手。這就皺了眉頭，在室內踱了一回步，忽然拍了拍額角。向忠花說道：

「有了，我馬上給你去請醫生，你好生地侍候着他吧！」

諸葛雄也不等忠花回答，就急匆匆的奔到樓下去了。他走出了西成里，跳上車子，急急來到呂班路的求智小學。三腳兩步的跨入校門，走進傳達處。含笑問道：

「對不起！我找李玉梅女士，請你通報一聲。」

「哦！你找李先生嗎？請問貴姓？有名片嗎？」

諸葛雄連忙在袋內摸出一張名片，交給了他。校役請他入會客室內坐下，說請等一回，校役便走進教務處去了。今天因為是星期日，所以校內非常靜寂，一些兒聲音也沒有。諸葛雄站在會客室門口，望到操場上冷清清的情景，只有兩三隻麻雀在草地上飛來飛去，他只覺得有些淒涼的成分。約莫十五分鐘後，方見校役手持諸葛雄的卡片出來，含笑交給他。說道：

「李先生在您卡片上有閒話寫着。」

諸葛雄等了那麼久，心中已經很不耐煩，此刻見表妹還是沒有親自接見，心中大為惱恨。遂把自己名片接來，只見上面寫着道：

表哥！您現在是做了高官，身分和過去不同了，我也許會沒有資格接見您。況且我身子很不舒服，對不起！有勞您往返了。

表妹玉梅即日

諸葛雄看了這幾行字之後，他把惱恨的意思却完全的消失了，反而忍不住嘖嘖的一聲笑出來。暗想，表妹真也是個不平凡的女性，太偉大了。一面想，一面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向裏面走了。那個校役忙說道：

「先生！你……不能進去呀！李先生不願見您啦！」

「少說廢話，我是局裏派來調奪兇手的，你敢阻攔我。」

諸葛雄見他攔住了自己，不肯讓自己入內。這就瞪着雙目，伸手在袋內摸出手鎗，向他一揚，兇巴巴的回答。那校役見了手鎗，早已軟化了，遂不敢再說什麼話，眼望着他走進裏面去了。

諸葛雄走進教務處，見室內沒有第二個人，只有玉梅呆呆地坐在案桌上出神。她突然見到阿雄進來，粉臉上在一度木然之後，立刻又顯出悲憤的樣子，把頭兒別了轉去，表示不願見的意思。諸葛雄很敬佩她，遂小地走上來。低低的叫道：

「表妹！我們好久不見了，您爲什麼不理我呀？」

「我配不上資格跟你說話，表哥！請你恕我沒有禮貌，你你……回去罷！」

李玉梅猛可站起身子，滿面顯出嬌嗔的表情，秋波白了他一眼，把手向門外一指，恨恨的說。諸葛雄却忍氣吞聲的還向她鞠了一個躬，含了笑容。低低的說道：

「表妹！我們到底是親戚關係，況且從小又是一塊兒長大的，我覺得我縱然有對不住你的地方，你也應該原諒我的苦衷啊！」

「哼！你對不住我，我決不會這樣的恨你。但是，你對不住祖國，你對不住民族，你出賣了靈魂，你出賣了良心，我覺得我上次對你所勸告的一番話，完全是白費心血，白費口沫，在你根本就把我當做放屁一樣。我覺得痛恨，我覺得悲傷，我這一輩子也不希望再見到你！」

李玉梅冷笑了一聲，鼓着紅紅的粉腮子，痛心疾首地說出了這一番話。她恨恨的一頓

脚，預備向門外奔出去」。諸葛雄心中是感動到了極點，他猛可拉住了玉梅身子。急急的說道：

「表妹！你不要這樣痛恨我呀！我……我……可以詳細的告訴你，你……你……一定會同情我了。」

「同情？我……到死都不會同情一個做漢奸的青年。」

李玉梅始終是毫無感情作用的鐵青了面孔，倒豎了柳眉，萬分決裂的回答。諸葛雄搓搓手，低低的說道：

「當然，一個做漢奸的人，怎麼能得到社會上人仕的同情呢？但我並非是真正的漢奸；我今天來找表妹，還有一件事情要來懇求你，希望表妹息怒，你且坐下來罷！」

「哼！我不相信一個不誠實人的花言巧語，我以為你是一個很有勢力的人，根本就沒有需要我來幫助你的事情。」

李玉梅雖然是在椅子上又坐了下來，但她兀是氣呼呼的表情，很鄙視地回答。諸葛雄向室外張望了一眼，低低的說道：

「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表妹！我能不能到您臥房裏去告訴呢？這裏恐怕有些不大方便吧！」

「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今天星期日，教員們都回家去了。只有我一個沒有家的人，才住在校裏。此刻除了傳達處的校役之外，再找不出第三個人來，你有什麼話，你只管說罷！」

「表妹！你不是有一個很知己的醫生朋友嗎？」

「是的，她叫丁潔人，你問她幹什麼？」

諸葛雄突然問出這句話來，使玉梅感到意外驚異，遂點點頭，凝眸含顰的望着他反問着說。她此刻的神情，怒氣是消失了許多。諸葛雄低低的說道：

「我要求表妹去做說客，請丁大夫幫忙，來救治我們一個同志。」

「你這話太可笑了，丁大夫的私人醫院在克能海路十八號，你只管把病人送進去，那根本就用不到我去做說客的。」

玉梅口裏雖然這麼的回答，但心中暗暗猜疑，覺得這其中必定有個隱祕的道理。諸葛雄苦笑了一下，他吱吱唔唔的有些欲語還停的樣子，忽然他見案桌上放有一份報紙，第一頁正面上的新聞標題。就是：「昨夜平樂里發生血案。特務機關七十六號要員李自成被刺殞命。」這就靈機一動，把那份報紙拿來，交到玉梅手裏。低低說道：

「表妹！你知道李自成是被誰殺死的？」

「我覺得你今天跟我說話，東拉一句，西扯一句，牛頭不對馬嘴，簡直有些神經錯亂。李自成被什麼人暗殺？你來問我，我怎麼知道？難道你司法股長特地來向我調查這件案子嗎？哼！那就太以笑話了！」

諸葛雄問的話，聽到李玉梅的耳朵裏，她倒又引起誤會來了。這就把粉臉一沈，又冷若冰霜的回答。諸葛雄倒是笑了起來，遂走近一步去，附了她耳朵。低聲說道：

「表妹！你不要誤會，殺死這個奴才的就是我們同志。可憐他現在也受了重傷，但又

怕外界追究，所以不敢把他送到醫院去救治，爲的是怕誤了國家大事。表妹！我求懇你，你跟了大夫去商量，她老人家也許會起慈悲之心，而冒險去相救的吧！」

「表哥！你這話可當真的嗎？」

玉梅驚駭得猛可站起身子，她烏圓眸珠睜得大大的，有些疑信參半的樣子，急急的問。諸葛雄握住了她手兒，誠懇地說道：

「完全真的，我絕對沒有一句假話。」

「那麼你……」

「我……我……是地下工作的一員。這次喬裝乞丐回家，乃是掩人耳目的不得已辦法。表妹！你相信我，我到底還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諸葛雄揚了眉毛，得意地笑着說。玉梅剛才那副盛怒的意態已消失了，她怔怔地愣住着，忽然她大顆兒的眼淚滾下來了。諸葛雄有些抱歉，拍拍她的肩胛。低低說道：

「表妹！你不要傷心，並非我狠心地瞞着你，你應該原諒我的苦衷。」

「不！我沒有傷心，我太興奮了，我歡喜過了度。……表哥！不知者不罪，你原諒我沒有禮貌對待你。」

玉梅搖搖頭，她流着淚，但却又浮現了媚笑，欣慰地回答。諸葛雄見她海棠着雨般的嬌靨，真個是我見猶憐。同時她此刻說話的語氣，也分外的溫和。他覺得表妹是個多情而可憐的姑娘，自己多少有些對不住她。雖然很想把她來一個擁抱，但却又始終鼓不起這個勇氣。只好把她纖手緊緊地搖撼了一陣，含笑說道：

「表妹！你不要這樣說，我那兒會見怪你？我心中是只有深深地敬佩你，你太平凡了，我覺得你是個時代的好女兒！」

「你那個同志叫什麼名字？他傷得怎麼了呢？」

「說起來也許你還認識他，那年到南京請願在火車站上和我一同被毆傷的這個蔡志堅先生，當時在醫院裏你來探望我，你不是也談了很多的話嗎？」

「啊！就是他？」

「是的，就是他，他的胸部被這小子拿刀刺傷了，血流很多，此刻神智有些昏迷哩！」玉梅腦海裏對於這個高高個子兒挺強壯的蔡志堅似乎還留有一個印象，一時驚喜地問。她喜歡的，是這兩個志同道合的同學，到現在究竟還是同生共死的在一起冒險工作，他是代表了中華民族的魂靈。而驚憂的，是不知他傷的到底要緊不要緊？當下聽了阿雄的告訴之後，她認為事不宜遲，遂立刻在衣鈎上取下一件短大衣。匆匆的披上。說道：

「既然傷勢很不輕，那麼我馬上就到了大夫那兒去一次吧！」

「慢着！表妹！」

「你還有什麼話嗎？」

「我和你一同去，還是你一個人去？」

「我一個人去罷！」

「那麼我們的地址，你是應該記着的。在白克路西成里五十六號內，我可以等着你們。」

「瞧我，真是急糊塗了，連你們地址都沒有問明白哩！好罷！我記住了，此刻我們一同走吧！」

玉梅笑了笑，自己埋怨着自己說。她點點頭，把地址記在心裏。於是兩人急急地出了求智小學的大門。分手的時候，阿雄又悄悄地叮囑道：

「表妹！丁大夫假使答應便好，倘若不肯答應，你可千萬不要把我們地址向她告訴呀！」

「表哥！你真把我當作了傻子看待了。放心罷！丁大夫是個有思想有理智的好醫生，她一定會答應的。」

玉梅微微的一笑，和他握握手，便匆匆地跳上車子走了。諸葛雄覺得十分安慰，遂也坐車回到西成里來。這時已有十一點光景，史忠花一個人在房中正感到憂急，一見阿雄回來，便略有喜色的問道：

「事情怎麼樣？有沒有辦法嗎？」

「有辦法，有辦法，你放心，丁大夫馬上就可以來了。」

阿雄取了一支烟捲，一面又問他丁大夫是個怎麼樣的人？阿雄遂把懇求表妹去作說客的經過情形，向她略為訴說了一遍。正在說時，下面有人敲門。阿雄立刻走下樓去。史忠花伏在樓窗口，只見阿雄開門，外面進來一老一少兩個女子。忠花知道了大夫果然來了，她心裏一快樂，忍不住笑出聲音來了，不上一分鐘之後，一陣脚步聲，房外阿雄已陪伴她們入房，並

給忠花介紹了一下。忠花一面招待，一面細看了大夫是個五十多歲的婦人，剪髮，但兩鬢花白，雖然有蒼老之色，但精神相當飽滿，她並不多開口說話，態度非常靜穆。一進房，和忠花略爲點頭之後，便即走到床邊。玉梅把手裏給她提着的那隻藥箱，連忙拿了上去。丁大夫開了箱蓋，拿出聽筒，套在耳上，把志堅胸部先聽察了一回。忠花急急問道：

「丁大夫！有危險性嗎？」

「好險，只差一些兒，右肺受傷了。」

丁大夫沈吟着，好一回，才拿下聽筒，低低回答。忠花和阿雄都捏了一把冷汗。這時丁大夫取出火酒瓶，把火酒倒在盜盆內，用藥水棉花浸着，在志堅創口上把污血洗濯清潔。然後敷上藥水，又拿針線把他創口縫好。一面又給他注射了兩針藥劑，並當場配合一瓶藥水，交給忠花。說道：

「每隔一小時，給他吞服一羹匙。」

「丁大夫！我們太感激你了，……」

史忠花說這兩句話，她幾乎流下淚來。丁大夫搖搖頭，却含笑沒有回答，管自的把醫藥器具放進到藥箱子裏去。諸葛雄悄悄地拉了玉梅一下衣袖，問丁大夫出診的診金多少？玉梅搖頭說道：

「丁大夫不要你們診金的，她老人家假使要診金的話，她就不來了。在這麼惡勢力的環境之下，丁大夫對你們的勇敢，她表示感佩。」

「哦！丁大夫！我們說不出什麼感謝的話，願您老人家永遠的健康。」

「謝謝你，我希望你們成功。」

丁大夫聽諸葛英雄這樣說，方才也笑着回答。一面向玉梅說，我們回去了。諸葛英雄要給我們討車子，玉梅說，我會給丁大夫討車子，你們不必出來了，免得受人注目。阿英雄忠花認爲玉梅很細心，遂送到樓下，就止步了。不上十分鐘，玉梅又敲門進來了。大家到了樓上，玉梅低低說道：

「我已給丁大夫討好車子，送她回去了。丁大夫叫我來關照你們，不要憂急，她明天自己再會來覆診的。」

「丁大夫這樣好的良醫真是不容易找，同時李小姐這麼熱心仗義，爲我們奔波忙碌，那就更難得了。李小姐！我們真不知該怎樣來報答你才好啊？」

史忠花聽了，緊緊地握了玉梅的手兒，很感激的說，表示非常親熱的樣子。玉梅微微的一笑，却簡單的答道：

「這不是我們熱心仗義，是因爲你們熱心仗義的緣故，所以才使我們感動的。史小姐！我走了，表哥怎麼樣？」

「和你一同走罷！」

諸葛英雄點點頭，於是兩人別了忠花，匆匆走出西成里來。他一看手錶，低低說了一聲這麼晚了，我們該吃中飯了，遂望着玉梅。說道：

「我們到新雅去好嗎？」

玉梅也覺得和表哥一同在外面吃飯的日子，這幾年來是還只有第一次，遂很高興的答應

了。兩人到了新雅酒樓，揀了一個幽靜的座桌坐下。取過菜單，各點兩隻，吩咐侍者奉上，侍者問兩位可喝酒？玉梅瞟了阿雄一眼，說我不喝，你怎麼樣？阿雄說大家不喝，還是吃飯罷，侍者答應，遂匆匆下去。不多一回，飯菜奉上，兩人在吃飯的時候，玉梅免不得低低問道：

「史小姐和蔡先生已經結婚了嗎？」

「沒有。……」

「房中不是掛了結婚照嗎？怎麼說沒有呢？」

李玉梅聽表哥說沒有，她表示驚奇，遂怔怔地問。諸葛雄沈吟了一回，他拿調羹舀了一匙湯，喝下嘴後。方低低說道：

「他們不過是訂婚過了而已，這結婚照掛着另有一種作用，表示他們是一份居民而已，外界就不會起疑了。其實他們還是很純潔。史小姐是住在亭子間的，還有兩個同志，和蔡先生住在一個房中的。」

李玉梅點點頭，却沒有作答。她心裏似乎有些感觸，人家都是有了知心着意的了，獨有我心裏要愛的人却不可得，這是多麼的不幸呢？因此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諸葛雄奇怪地問道：

「表妹！你爲什麼嘆氣呀？」

「沒有什麼，我想這個時局也不知弄到如何的收拾？等戰事結束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仍舊還能夠活在這個世界上？」

「那是想不到這許多了，我以為我們青年，做一天人，盡一天責任。比方說今天的事，情，像表妹也可以說是替國家出一分力量了。」

兩人一面談着，一面吃飯。直到一點半鐘，方才飯畢。照玉梅的意思，很想和阿維去看一場電影。但阿維說另有事情，玉梅也只好和他快快地作別回校去。

諸葛雄回到家裏，只見爸爸在室內踱圈子，看他神情焦急得好像熱鍋上螞蟻的樣子。他一見阿維回來，便嚴厲地問道：

「你在什麼地方？直到這時候才回家，你可知道外面闖了大禍麼？」

「我知道，我早知道，我在外面調查兇手呀！」

諸葛雄很敏捷的說出了這幾句話，這叫諸葛龍倒是啞口無言，責備不出什麼話來了。不由歎了一口氣，說道：

「你知道嗎？司令部把羅局長傳過去訓斥了一頓，說我們辦事不好，為什麼讓這般重慶份子還在上海活動，叫我們要好好兒偵查破案不可。羅局長受了鬼子的怨氣，他便老實不客氣的把我也叫了去教訓了一頓，並且說你是司法科股長，你對於這件案子，也得負相當的責任。我看你此刻快到羅公館裏去一次，向羅局長報告偵查的經過，這樣在你也可算是盡了責任了。」

「好！那麼我馬上就去一次罷！」

諸葛雄覺得父親的話也很有道理，遂點頭說好，立刻又坐車到羅公館裏來了。羅局長這時在二姨大房中抽鴉片，雖然心頭很是煩悶，但有了二姨太在一旁眉花眼笑的解悶，倒也忘

去了不少的憂愁。忽聽外面報告說諸葛少爺來見老爺，羅武智暗想，莫非兇犯已有下落了嗎？於是立刻匆匆來到會客室接見阿雄。並急急問道：

「賢姪！對於這件暗殺案，你可有什麼線索沒有？」

「報告老伯，自老伯到司令部去後，我就得知李自成被暗殺消息，當下我便至出事地點，挨門挨戶的把整個平樂里都調查一遍，因為平樂里的居民，都有戶口及正當職業，所以肯定兇犯決不是弄內之人，恐怕是重慶份子，把李自成引誘到平樂里內才下手的，這件案子必須好好偵查，倒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破案的。」

諸葛雄胡說白道的報告了一陣，說得認乎其真的樣子。羅武智口啣雪茄，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在室內踱了兩步。說道：

「他媽的！這些小子太可惡了，在這年頭兒，太太平平做做人不好嗎？偏喜歡搗老子的蛋，真是痛恨極了。賢姪！李自成雖然不是什麼大人物，但到底也是七十六號的重要人。所以司令部對於該案頗為重視，我們的責任都相當重大，希望你不要太含糊，和探員們加緊的偵查才好。否則上面催逼下來，我也只好問到你們身上了。」

「是，局長！我們一定加緊偵查。」

諸葛雄見他聲色俱厲的樣子，遂站起身子，把脚一並，表示接受命令，很鄭重的回答。羅武智才算定心了一點，他只管連連的猛吸雪茄，忽然回過頭來。皺眉說道：

「這般重慶份子也太以自不量力，在這樣環境之下，何必還要尋事吵鬧呢？李自成被暗殺，我真也有些擔心，比方說我這樣進進出出，不是也有些危險性嗎？賢姪！

你覺得用什麼方法才能使我安全呢？」

「我的意思，只有多用保鏢，那麼才可以安全。」

諸葛雄忍不住暗暗好笑，心裏罵着偷生怕死的奴才！但口中却貢獻着意見回答。羅武智連連點頭，把手一拍。自言自語的說道：

「對，對，我明天起，非用八個保鏢來保護我的四周不可。」

「局長！小姪告退了。」

諸葛雄不願多看這種神經質的樣子，遂鞠了一躬，悄悄地別了出來。當他跨出大門的時候，忽然見迎面駛來一輛三輪車，上面跳下兩個女子，却是三姨太和淑嫻。阿雄嘆了一聲，便含笑問道：

「你們在什麼地方呀？」

「早晨你走之後，大小姐悶悶不樂，我怕她悶出病來，所以和她去看了早場電影，又在外面吃了午飯，方回家來的。諸葛少爺！你怎麼又上我家來了呢？」

三姨太代替淑嫻回答了，一面又向他奇怪地問。諸葛雄方才明白了，遂皺了眉尖。低低說道：

「還不是爲了李自成暗殺案的事情，我們又得忙碌一陣子呢！」

「那你此刻上什麼地方去？」

「我回家去。」

「三姨娘！你進去罷！我跟他去走一回。」

淑嫻回頭向她低低說，三姨太神祕地一笑，她一面跨進旁邊那扇小鐵門，一面還向兩人招了招手。淑嫻把秋波逗了阿雄一瞥，低低的說道：

「我們找個地方去談一回兒好嗎？」

「也好，顧家宅公園去散一回步吧！」

於是兩人跳上原來的這輛三輪車，又坐到顧家宅公園去了。兩人在公園裏的樹蓬下的椅子上坐着，春陽暖融融的晒在身上，倒頗覺有些溫情的安慰。淑嫻悄悄地道：

「李賊的被殺，您也許是很明白得詳細罷！」

「不！我沒有知道，恐怕不是我們一部分的同志。」

諸葛雄對於這一點，却非常的謹慎。雖然淑嫻是自己的愛人，但他却竭力裝出不知道的神情回答她。淑嫻却勸告地說道：

「你調查兇手，還是眼開眼閉罷！」

「這當然囉！其實，那也很不容易調查的。」

兩人經過這兩句談話之後，彼此又靜默了一回。今天是星期日，而且又是一個春光明媚的豔陽天。公園裏的遊人特別多，除了對情侶之外，獨多的是三五成羣的學生子。阿雄淑嫻見草地上那些活潑的男女兒童，有的踢皮球，有的踢毬子，嘻嘻哈哈，真是十分的快樂。在他們心中，好像不知憂愁爲何物？諸葛雄感慨地說道：

「這可寶貴的黃金時代，我們今生是永遠不會再有的了。」

「常言道，人到中年哀樂多，但我們也不過才二十一二歲的人，爲什麼心頭終是壓着

一塊大石那麼的感到氣悶？唉！自從戰爭開始之後，我的性情完全變了。不要說再沒有黃金時代，恐怕連黃銅時代也沒有了。我們現在過的日子，只能算是爛鐵時代呢！」

淑嫻頗有同情的感慨，她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好像有黯然神傷的樣子。諸葛雄把手按到她肩胛上去，却又微笑着鼓勵她說道：

「但是一個青年人不可無春夏之氣，尤其在這個惡劣的環境中，我們要努力，我們要奮發。只要陰霾被風吹去，光明重臨的時候，那我們雖然已到了老年，也許也會似童年那麼的歡騰跳躍起來哩！」

「我心中雖然也有同樣的期望，但人事變遷，又好像流水浮雲，縱然能夠如願以償的期望到這個時候，但我們之間又不知道到了怎麼的光景？唉！我心裏終覺得是空洞的，雖有千言萬語要跟你訴說，但我却又一句也說不出來。真奇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的緣故？」

「那完全是你情感太濃厚的緣故，我希望你不要這個樣子，恐怕會影響你身體的健康罷！」

諸葛雄感到淑嫻一縷癡情的可憐，遂情不自禁的握住她的手兒，向她低低的慰勸。淑嫻把嬌軀靠向阿雄的懷內去，她的眼皮兒却有些潤濕起來。兩人在公園裏依依不捨，留戀到日薄西山，方才握手分別，各自回去。

淑嫻回到家裏，經過會客室門口，只聽裏面有陣風騷的笑聲，好像男女之間在互相鬧着

玩的樣子。遂探首去一張望，原來是二姨太和金廷德坐在沙發上動手動腳的調笑着。一時心中很生氣，遂回身就走。不料二姨太早已發覺，立刻站起身子。高聲叫道：

「大小姐！金先生來望你，你出去了，却要我來招待了大半天哩！」

「哦！對不起！對不起！」

淑嫻因為接受了阿雄的勸告，所以只好強顏歡笑的走進會客室去，低低的回答。二姨太因為心虛，認為大小姐這兩句對不起至少是包含了一些諷刺的成分。遂紅了臉兒，故意逗了她一瞥媚眼，退到外面去了。金廷德笑嘻嘻問道：

「羅小姐！你剛才回來嗎？在那兒玩？」

「心裏悶得很，在公園裏散一回步。」

「和什麼人一同去的？是小諸葛嗎？」

「他爲了李自成被人暗殺，偵查兇手也忙不及哩！那裏還有工夫跟我一同去玩公園呢？」

淑嫻想不到被他一句話又猜到心眼兒上去，這就紅暈了兩頰，却故作嬌嗔的意態，白了他一眼，但又含笑回答。金廷德聽她說了一個他字，心頭真的有些酸溜溜的成分，但也不敢顯形於色。還含笑說道：

「我只不過隨便問一聲，你可別生氣啊！噯！羅小姐！你覺得我和小諸葛比較起來，到底誰生得漂亮？」

「這我可不知道，你們是人，不是一樣貨物，可以比較那一樣好。」

「其實人和貨色也一樣，貨色有好壞分別，人當然也有醜美分別。比方說您罷！我覺得在女人之中，你可以稱爲最漂亮的了。」

金廷德說着話，把兩眼色迷迷的盯住了她。一面取了煙捲，燃了火，吸了一口烟。含笑挨近到淑嫻身旁來，大有跟她親熱的樣子。淑嫻却用了俏皮的口吻，說道：

「漂亮又有什麼用呢？這年頭兒做人，却需要有好壞的分別。比方說這個李自成，報上說他是個很漂亮的小白臉。但結果，被人暗殺了，他再生得漂亮一些也沒有用啊！」

羅淑嫻這幾句話聽到廷德耳朵內，不免有些刺心，他感到十分的不安。因爲自己和李自成是同一流的人物，不要明天我也遭別人的毒手嗎？但口裏却還毫不介意的說道：

「李自成這小子太驕傲，所以外面冤家很多。他被人暗殺，也可說是該死。比方說我吧！雖然做了這個地位的人，但人家都說我好，因爲我肯幫人家的忙。」

「唔！所以我相信你是決不會被人有暗殺事情發生的。」

「羅小姐！我們不談這些，一塊兒到外面去玩玩好嗎？」

金廷德覺得這些話使自己終有些心驚肉跳的不安，遂搖搖頭，打岔着央求。淑嫻眉尖兒一蹙，低低的說道：

「我剛從外面回來，怪累的，我該休息一回了，改天奉陪你好嗎？」

「假使我換作了小諸葛，他來央求你一同去玩，只怕你就不會推拒了吧！」

羅淑嫻不肯去玩，使金廷德感到十分的不快，遂陰險地一笑，很俏皮地問她。淑嫻也不

高興起來，遂冷淡地說道：

「金先生！我覺得你這人真有些好笑，爲什麼老是要提諸葛先生呢？我以爲你不太大方一些了。你該知道，我是一個大學裏唸書的女子，老實說，大學裏的男同學也不知有多少呢！明天要給你看見我和他們一同跳舞遊玩的話，這你又將怎麼了呢？」

「你以爲我吃醋嗎？其實，我因爲對你太癡心了的緣故。」

「我們之間不過是友誼地位而已，這吃醋兩字根本就用不到。」

「不錯，我知道我們的感情還沒有到白熱化的程度。但我今日以最純潔的誠心，來請你去玩，你就答應我這一次好麼？」

金廷德連忙又賠了笑臉，用委婉的口吻，再三的邀請。羅淑嫻爲了保護阿雄的安全起見，沒有辦法的只好忍耐了怨恨，點頭答應，委委曲曲跟着廷德又到外面去應酬了一回。

李自成被暗殺這一回事經過了幾天轟動之後，又慢慢地平淡下來。好在暗殺的是中國人，並不是日本人，所以司令部對於這件事也不追究了，而且是根本遺忘了。羅局長和諸葛龍才算是輕鬆了一口氣，阿雄更不必說，他還是幹着他自己的工作。

光陰匆匆的過去，不知不覺已是到了榴火照眼的暑夏天氣了。各學校照例都放暑假，羅淑嫻一天到晚，住在家裏，吃吃閒閒，十分無聊。這天下午，剛洗過浴，她坐在窗口納涼。忽見金廷德身穿凡立丁西服，含笑走入房來。淑嫻見了，不得不起身相迎。說道：

「大熱天氣，怎麼倒有興趣跑來跑去呢？阿玲！快來給金先生開瓶汽水來。」

「不要客氣，我來請你到米高美跳舞去，那面冷氣開放，真是避暑勝地，你就賞我

一個臉兒能！」

金廷德笑嘻嘻的說，他一面脫了草帽，拿手帕揩揩額角上的汗水。阿玲開上汽水，又擰上面巾。淑嫻見廷德一口氣把汽水喝完，遂搖搖頭。說道：

「這麼熱的天氣，我真懶得走，在家裏坐着談談不好嗎？」

「上星期我見你和小諸葛在南京路走着，那時天空中還有猛烈的太陽光哩！難道你倒不嫌熱了嗎？」

「這……是我要買一件衣料，是我叫他陪我去買的。」

淑嫻倒也由不得紅了臉，吱唔了一回，才低低的分辯。金廷德笑了一笑，望着她白嫩而透紅的嬌容。很溫和的說道：

「那麼今天我也陪你去買一件衣料好了，算我送給你。」

「我衣料都買舒齊了，實在不想再添什麼了。」

「你倒想一想，還有別的需要買嗎？絲襪，絲衫，絲袴，手帕，……什麼都有了嗎？那麼化粧品，唇膏，香粉，香水……」

「好了，好了，不用囑囑了，我都不買，還是到舞廳去罷！」

淑嫻被他纏繞不過，只好站起身子，似有怨恨的意思說。金廷德這才感到勝利的微笑，遂連連稱謝。淑嫻挾了白皮包，戴了太陽眼鏡，方才和金廷德到米高美舞廳裏去了。

兩人到了舞廳之後，廷德當然要向淑嫻求舞。在跳舞的時候，廷德見淑嫻露了兩條嫩藕似的臂膀，白白胖胖，一些沒有癍疤，實在令人醉心。還有她的胸部，因為夏天裏衣服穿得

單薄，那乳峯更加高高地聳着。廷德撲着這麼一個美豔而肉感的姑娘，只覺陣陣的處女幽香，撲送鼻管，實在叫人有些神魂顛倒，不免想入非非起來。因此撲得緊一些，未免有些輕薄的表示。淑嫻見他這樣下作，心裏十分不快樂。當他們舞畢回座，遂悶悶地呆坐。金廷德却並沒知覺，還挨近了她身子。低低的說道：

「淑嫻！恕我大胆叫你一聲名字，我們到現在彼此的交誼也不算太淺吧！我今天忍熬不住了，我又要向你求婚了，你可憐我一番癡心，你就答應嫁給我吧！」

「我不懂，你這是怎麼的一回事？竟向我表演起話劇來了。」

淑嫻雖然要嚴厲的拒絕，但爲了彼此的面子關係，所以只好用了滑稽的口吻，表示莫明其妙的問他。金廷德還以爲她是怕難爲情故意假惺惺作態，遂握了她手兒。認真地說道：

「淑嫻！你別開玩笑了，我怎麼會跟你演話劇呢？我是真真心誠誠實實的向你求婚，我需要你做我的太太。你是我生命中的泉源，我沒有了你，我簡直是活不下去了。淑嫻！你……你……就愛上了我罷！」

金廷德一面說話，一面把握着她的手慢慢地摸到她臂膀上去了。淑嫻很惱恨的把手臂縮了過去，白了他一眼。正經地說道：

「金先生！請你尊重一點，動手動脚的，成個什麼樣子，不是太失了人格嗎？」

「淑嫻！你又和我開玩笑了，我們彷彿是一對未婚小夫妻一樣了，摸一摸臂膀，那算得了什麼希奇哩？」

「我可沒有囑氣做你的未婚妻，你得把頭腦子弄清楚一些罷！」

淑嫺見他益發自說自話起來，遂扳起了面孔，很不好看的回答。金廷德這就再不能一味的厚了面皮賊禿嘻嘻了，沈了臉色。說道：

「淑嫺！你不應該拿這種態度來對付我。」

「哼！笑話！你就應該拿這種態度來對付我嗎？你要明白，我不是路柳牆花，你簡直是侮辱我！」

淑嫺見他反來責備自己，由不得倒豎了柳眉，冷笑了一聲，氣呼呼的回答。金廷德也鐵青了臉，說道：

「我明白了，你是想藉故來跟我鬧翻，可以跟我斷絕關係，是不是？」

「放屁！我和你有什麼關係？大家清清白白，根本就沒有一些兒關係。」

「好！淑嫺！你也太辣手了。我明白你是愛上了小諸葛，所以把我拋棄了！你這水性楊花的女人，你真不要臉！」

金廷德氣得抑制不住了，他莫明其妙的什麼話兒都罵了出來。淑嫺不甘受辱，緊咬銀齒，猛可站起身子，把手一揚，拍的一聲，量了廷德一個耳光。她匆匆地奔出舞廳，跳上三輪車，回到家裏，倒在床上，忍不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了。

淑嫺這一哭不打緊，倒把阿玲唬了一跳，急問小姐怎麼了？但淑嫺偏又不肯告訴，似乎受了萬分委曲般的嗚咽不停。一時沒有辦法，只好急急來報告三姨太。三姨太聽了這個消息，慌慌忙忙的走來。坐到床邊，拍拍她的腰肢。說道：

「大小姐！我聽阿玲說你不是跟金先生一同出去的吗？怎麼一忽兒就回來了？而且哭

得這麼傷心的樣子，那是爲了什麼？誰欺侮了你？快告訴我呀！」

「……………」

「啊呀！這麼大熱天，兀是哭個不停，當心發了痧呀！阿玲快擰手巾來，大小姐！你別鬧孩子氣了，究竟爲了什麼？好歹也該說給我聽聽哪！」

三姨太一面吩咐阿玲說，一面把淑嫻抱起身子來焦急地問。阿玲擰上手巾，開了電風。三姨太拿手巾給她拭了淚痕，淑嫻才把廷德輕薄自己的話向她訴說。一面憤憤的說道：

「這小子想娶我做太太，他真在做夢！沒有好死的惡奴才！他一定會路倒死的！」

「大小姐！你也犯不着這樣的生氣，這種小人，我倒勸你不要和他太認真，也許他會陷害你的。」

「大不了一個死，我怕他做什麼？」

淑嫻流着淚，痛憤地說。三姨太因又勸她一回，淑嫻才氣平了一些。這時天已入夜，阿玲來說，外面已開晚飯，三姨太遂拉了淑嫻到外面吃夜飯去。

淑嫻自從和小金鬧翻了之後，這兩天裏更加心思惡劣，悶悶沈沈，幾乎要病倒在床上了。這天早晨，淑嫻還只有剛起身，坐在梳妝檯旁，對鏡梳洗。只見阿玲由房外拿了一個紙包進來，說是門房趙四拿給她的。淑嫻接過一看，見上面寫着煩交羅公館羅淑嫻小姐收幾個字。因爲不知裏面是何物，遂拆開紙包，見是一隻盛襯衫的紙盒。再把盒蓋子揭開來看，顯在眼簾下的却是一件血淋淋的襯衫。淑嫻阿玲兩人都大吃了一驚，這就忍不住啊呀一聲，灰白了臉色，沒命地竭叫起來了。

金廷德被淑嫺猛可惡狠狠的量了一下子耳光之後，他倒是怔怔地愣住了。這時舞廳裏的人都向他注目起來，有些人認得他是一個狠天狠地數一數二的壞東西，想不到今天却被一個女子打了一記耳光，竟然服服貼貼一點沒有還架的能力，所以大家都感到暗暗的驚奇。就在這當兒，忽然見另一張座桌旁有個花信年華的少婦笑盈盈的走了過來，拍拍廷德的肩膀。低低的說道：

「金先生！怎麼啦？跟我們大小姐鬧整扭了嗎？」

「哦！是羅太太嗎？……噯！噯！你們這位大小姐真不好侍候，我跟她這些日子來，也真不知受了她多少的委曲呢？」

金廷德鐵青了臉兒，正在感到萬分憤怒，沒有落場勢之時。忽然有人這麼招呼自己，遂回頭去望，一見了二姨太，遂含了一絲苦笑，低低的回答。二姨太就在他身旁坐了下來，逗了他一瞥媚眼，微笑着說道：

「不要生氣，大小姐年紀輕，從小又是嬌養慣的，所以免不了就要鬧孩子脾氣，你應該原諒她一點才好。」

「剛才她那種無禮的舉動，你大概也瞧到的吧！還不是爲了原諒她年紀輕，才不和她計較的嗎？要如照我平日的性子，我可沒有這樣的老實了。」

金廷德聽她代替淑嫺說好話，一時終算有了一點面子，遂認真地回答。他取了一支烟

捲，遞到二姨太手裏，還給她燃着了火，二姨太含笑道了一聲謝，很美妙的挾了烟捲，吸了一口，嬌媚地說道：

「這是你忍耐性好，並非我也怨大小姐不好，在這麼大庭廣衆之間，如何能下這樣辣手哩？我說金先生真是一個多情的人哩！」

二姨太的話，又像贊美，但也像嘲笑，金廷德猜不透她到底是什麼作用？所以兩頰也由不得紅了起來，忍不住微微的歎了一口氣。二姨太見他頰傷的樣子，遂把身子挨近了他一些，纖手按了他肩頭。低低說道：

「怎麼？您灰心了嗎？可是情場像戰場，勝敗乃兵家常事，不要緊。只要你有百折不撓的精神，我相信最後勝利總會屬於你的。」

「只怕她另有所愛罷！那我的希望就極其渺茫的了。」

金廷德回過頭來回答，他猛可聞到一陣脂粉的芬芳，很濃烈的送入鼻孔裏去，一時心頭蕩漾了一下。他覺得二姨太的肥胖，比淑嫺更要肉感得多。這就情不自禁的把她手臂捏了一把，但立刻又放下了。搖了搖頭，大有心灰意懶的表示。二姨太芳心暗想，我本來是要看中阿雄做我懷抱裏的人。但阿雄這小子太傻，竟是不懂愛情的笨牛。我求其次，只好轉念頭到小金的身上去。今天真是一個好機會，我非用一些手段出來，達到了目的不可。但看小金的舉動，猜想不會像阿雄那般的傻呆。因為他摸摸捏捏的動作，已經可以證明他對我有點動心的了。二姨太這樣想着，心裏十分歡喜。遂秋波送情的笑道：

「我勸你不要太癡心了，天下美麗的女人要多少？就是她另有所愛，那你不會另找對

象嗎？要知道男女的愛，終要雙方情願，那才感到有興趣呀！否則，那就未免在自尋煩惱了。」

「羅太太！我想問你一句話，你能告訴我嗎？」

「什麼話？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

「淑嫻是不是愛上了諸葛雄呢？」

「嘿！你還只有今天知道嗎？傻瓜！我勸你死了這條心吧！」

二姨太冷冷一笑，伸手拍了他一下肩膀，風騷地說。但廷德聽在耳裏，一陣妒火上升，兩頰發燒，額角上熱汗直冒，咬牙切齒的，一回兒把臉又氣得發青了。恨恨的罵道：

「這小子胆敢和我角逐情場，我非給他顏色看不可。」

「金先生！怎麼？你預備跟諸葛少爺爭鬪嗎？」

「他不該奪我的愛！」

「但是據我所知道，倒是我們大小姐愛上他的緣故。並非他來跟你奪愛，所以你倒不能恨到他的身上。」

二姨太恐怕他們爭風吃醋因此闖出禍水來，所以連忙又給阿雄代為辯白着說。金廷德這回沒有說話，他呆呆地出了一回子神。二姨太卻拿一方小絹帕兒，給他額角上拭汗。這絹帕上也許有香水精洒過的緣故，所以香得使廷德有些心蕩。回眸望着她，低低問道：

「羅太太！你一個人在玩嗎？」

「唔！真苦悶得很，沒有一個青年人做朋友，還不是只好一個人在舞廳裏擺拆字攤

嗎？像我們這種女子太命苦，唉！」

二姨太聽了，秋波哀怨地逗了他一瞥媚眼，還微微的歎了一口氣。金廷德是個聰明人，暗想，這個女人在吊我胃口了，我先和她玩玩也好，這種久渴着的姨太太，其情味一定比小姑娘更好的。於是把氣憤慢慢平下，拉了她手兒。低低說道：

「羅太太！你說沒有一個年青人做朋友，那麼我有資格做你的朋友嗎？」

「別開玩笑了，像我這種人老珠黃的女子，你肯做我的朋友嗎？」

「太客氣了，像你這樣女人，好像一朵正在盛放的花朵一樣美麗，恐怕看不上眼像我這麼醜惡的青年罷！」

「啊呀！你這話叫我怎麼好意思呢？金先生！我們大家別鬧客氣，你也不必氣憤，還是我跟你去跳舞罷！這年頭兒做人，第一實惠的，就是及時行樂。等我們到了六七十歲的時候，你要想跳舞，也恐怕是跳不動的了。」

二姨太因為在阿雄那裏碰過一鼻子灰，此刻在小金身上居然順利的達到了目的，她心裏這一快樂，連心花兒也樂開了。遂拉了小金身子，一同走到舞池裏去了。

他們緊緊地摟抱着跳舞，二姨太的粉臉很有勁的偎在廷德頰上。她的胸部一聳一聳的顫動着，廷德的感覺上，就好像是碰了司必令的彈簧。他的右手，本來很大方的按在二姨太背脊上，後來向下縮放，竟按到她的腰肢上。但還沒有滿足他的慾望，大胆地施展他輕浮的動作。二姨太哼了一聲，推開他身子，秋波白了他一眼。笑噴道：

「你不要太興奮了，這兒不是房間裏，你也得防着別人見了笑話呀！」

金廷德緋紅了臉，慌忙一本正經的說了一句是，他也感到難爲情起來。音樂停止，兩人攜手回座。二姨太靠着廷德笑道：

「你這人很不老實，那就無怪大小姐要生氣，你該知道她可比不了我，人家還是一個處女哩！」

「但……我對她根本沒有這樣……」

「好！那麼我好欺侮一些，你就這樣對待我了嗎？」

二姨太故作嬌嗔的表情，向他笑盈盈的責問。見了她這種眉花眼笑春情露面的表情，金廷德就知道她根本沒有怒意，於是也浮滑地說道：

「不是這個意思，因爲你全身的肉太富有引誘性，老實說，淑嫻及不來你的美麗，所以我真有些情不自禁起來了。」

「少拍馬屁，誰不知道我是一個最難看的女人！」

金廷德的讚美，使二姨太感到無限得意，但口裏還這麼的說。廷德的手兒又按到她大腿上去，饒涎欲滴的說道：

「不要說難看的話了，我只希望有像你那麼一個女人能夠天天陪伴着我，那我就心滿意足夠快活了！」

「你這話可是真的嗎？」

「當然真的，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爲給羅局長知道了，這可不得了，老甲魚不是要大攢醋瓶了嗎？」

「只要你喜歡我，我終有辦法能夠陪伴你尋歡作樂的。假使晚上走不開，白天裏我也得給你一些安慰啊！」

二姨太把粉臉靠在他的肩膀上，滿頰通紅的神情，春色充溢着眉尖，向他直截地說出了這兩句話。金廷德聽了，忍不住笑起來。暗想，這婦人真大胆，淫得可愛。像張曼華做舞女的人，還要推三阻四的搭些架子，誰知她還不及一個舞女哩！但轉念一想，這情形和舞女又有不同的地方。舞女推三阻四，是爲了沒有得到她所需要的金錢或其他物件。而二姨太呢？完全是需要性的慰藉，在她也許還可以倒貼我一點呢！金廷德這樣一想，覺得別有風味，其樂洋洋。遂握了她白胖的臂膀。笑嘻嘻說道：

「我怎麼不喜歡你？羅太太！我愛得你把我的心也快要跳出來了。」

「可是，你以後別叫我羅太太。」

「叫你什麼？」

「親熱些兒不可以嗎？」

「我想不出來。」

「我叫你親愛的弟弟！」

「那我就叫你親愛的妹妹！」

兩人說着話，便都吃吃的笑出聲音來了。二姨太秋波斜乜了他一眼，覺得這樣能解風情的青年，才合自己的脾胃。若和阿雄相較，真有天地之別。遂樂得眉飛色舞的笑道：

「你怎麼叫我妹妹？」

「那你怎麼叫我弟弟？」

「我年紀比你大，不叫你弟弟，難道叫你哥哥？」

「我不信，你幾歲？也許我是你的哥哥。」

「我念七歲了，再過三年三十歲，真是老了。」

「我比你小一歲，只好做你弟弟罷！但我卻喜歡徐娘半老的女人，她們比小姑娘懂情義，不單是懂情義而已，我覺得其他一切一切，都比小姑娘好得多。」

金廷德說到這裏，把手在她身上又有一下子輕薄的舉動。二姨太生成的是個賤骨胎子，所以反而欣喜地笑起來了。

兩人跳畢茶舞，在隔壁金谷飯店晚餐。吃飯的時候，兩人喝了不少的酒。酒本是色的媒介，所以當他們喝得糊裏糊塗的時候，大家也就老實不客氣的踏進了華安旅社大門去了。

二姨太對於金廷德，好像是大旱之望雲霓，久渴之逢甘露一樣的歡喜。所以兩人接連的兩天，在外面花天酒地，尋歡作樂。金廷德白相女人，也可說拿手本領。今天這個，明天那個，原不足為奇。二姨太既然把她玩過，也就丟過一旁。他腦海中始終念念不忘的就是這位羅淑嫻，因淑嫻是個處女，這和花間女人，及姨太太之流，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一想到淑嫻對自己的態度，他又大為惱恨。不過推其原因，無非是爲了阿雄的緣故。那麼在情場上的地位而說，阿雄是我的敵人，有了他，那就沒有了我。欲達到勝利目的，非用一下子手段不可。金廷德本是無惡不作心肝全無的青年，他爲了自私，那裏還管得了友情？所以想了一個惡計，在那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會同了四個日本憲兵，來到局裏把諸葛雄押到司令部去

了。

諸葛雄雖然有些莫名其妙，但多少終有些擔心。他心中暗暗想着，這是什麼緣故？難道我的祕密被他們窺破了嗎？一時吃驚不小，不過他表面上是相當鎮靜，絕對不露出慌張的成分。當他被押進司令部地獄內的時候，他才見到裏面可憐的一羣，真是太悲慘了。個個都光着上身，身上血痕斑斑，有的倒在地上呻吟，有的坐在草堆裏流淚，真是慘不忍睹。

「小金！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犯了法嗎？」

諸葛雄見憲兵們走了，只剩廷德一個人在身旁，遂向他低低的問。金廷德陰險地笑了一笑，取出烟捲，遞一支給阿雄，還客氣地給他燃了火。方才徐徐的說道：

「小諸葛！你自己做的事，不見得會沒有知道吧！何必還假惺惺來問我呢？」

「啊呀！我做了什麼事？我真的一些也沒有頭緒呀！」

金廷德這些俏皮的話，聽到阿雄耳朵裏，他那顆心真是緊張得幾乎要炸裂了，臉上一陣通紅，但還表示不明白的樣子，向他驚慌地問。廷德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噴去了烟圈子，逗了他一瞥陰險目光。說道：

「有人在司令部裏密告你，說你有通敵的事情，……」

「什麼？這是誰密告我的？」

諸葛雄在一度變了面色之後，立刻又平靜地問，他竭力顯出坦白的樣子。金廷德冷笑了
一聲，陰險地點點頭。說道：

「你且別管是誰密告你？你到底有沒有和敵人勾結過？」

「這是打從那兒說起？他可有拿到我什麼憑證麼？」

諸葛雄覺得一個中國人而向自己同族的人問出通敵的話，這小子根本已入了日本籍了。他氣得發抖，幾乎揮拳欲打了過去。但理智竭力壓制着這濃烈的舉動，還理直氣壯很倔強的回答。金廷德似乎被他問得愣住了，由不得怔怔地呆了半晌。方才說道：

「常言道，無風不起浪，別人家無緣無故不會來密告你，多少終有些關係的吧！」

「你這話也不對呀！沒有憑證，空口白話的密告，這如何能作準呢？也許我結怨小人，這般沒有心肝的畜生在暗中陷害我吧！小金！我們是從小同學，你也得給我代為辯白一下才好啊！」

在金廷德耳朵裏聽來，諸葛雄明明是放着和尙面前罵賊禿。他心中氣憤得什麼似的，暗暗罵道，你這小子死在眼前，還敢罵人。但表面上還含了慈祥的微笑，點頭說道：

「我們是同學，而且又是自己弟兄，那我當然要幫你的忙。不過，通敵的罪名可不是玩的，日本人一動了怒，連我性命都靠不住。所以我既奉命來審問你，在我實有重大的責任。小諸葛！我的意思，你在我面前不妨說老實話，因為我們是自己人，即使你真有這件事情，我也可以設法來解救你。」

「我有這件事情，我可以告訴你。但我絕對沒有這一件事，叫我告訴什麼好呢？小金！你若真把我當作自己弟兄看待，我認爲你應該代我向日本人聲明的。」

諸葛雄不是三歲小孩子，自然不會把他假親熱當做真好心的。遂故作愁眉苦臉的樣子，向他低低的央求。金廷德沈吟了一回，在室內踱了一個圈子。這時四周很靜悄，忽然在隔壁

鐵柵子內傳出來一陣慘叫的聲音，接着還有「拍拍」皮鞭抽在肉身上的響聲，很調勻的奏合着。諸葛雄有些心驚肉跳，遂急急走到鐵柵旁去張望，可是並不能見到這一幕慘劇，而僅僅能聽到這一幕慘劇的聲音，諸葛雄覺得聽比看更要難過而酸鼻，他全身毛髮悚然，咬緊了牙齒，幾乎要落下淚來。但金廷德却走到他身後，拍拍他的肩胛。微微笑道：

「你聽到這聲音沒有？這個被打的也是重慶份子，他不肯把他的機關告訴出來，所以在受這極刑的痛苦。」

「也許他是冤枉的呢？我覺得這位同胞太可憐太不幸了。」

諸葛雄回頭過來，見到小金的笑臉，他覺得這小子的血已經冷了，心已經掉了。他慘痛，他悲憤，他終於流下淚來。心中暗想，這位兄弟是忠勇的，這位同志是可敬的。你雖然被打而慘死，但我相信你的精神，是永遠和地球日月共存的。金廷德見他洩淚，遂得意地問道：

「你心裏感到害怕嗎？」

「倒並非是害怕，我在傷心世界上又少了一個好人。」

「好人？你同情這個重慶份子嗎？」

金廷德這回子扳起了面孔，向他惡狠狠的問。諸葛雄在這惡勢力之下不得已而搖了搖頭，拭去了淚痕。低低的說道：

「我心裏在想，這個同胞未必是重慶份子，也許他和我一樣，也是受了莫大的冤枉，那麼這種痛苦不是受得太悲傷了嗎？」

「那麼你在担心你會受到像他同樣的遭遇嗎？」

「我希望你能援救我，因為我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好百姓。」

「我也希望你能夠誠實一點，那麼我在可能範圍的情形下，我一定能夠保護你生命的安全。小諸葛！請你不要太狡猾，你還是從實的招認了吧！」

「小金！你這樣查無實據的苦苦相逼我，我覺得你太沒有同學的情義了。你叫我招認，我招認什麼好呢？」

「那麼你果然沒有和敵人勾結嗎？」

「絕對沒有這一回事。」

「好！那麼我去報告憲兵隊長，也許馬上就可以釋放你。」

金廷德拍拍他的肩胛，微笑着回答。他把烟蒂頭在地上一丟，就匆匆地走到武吉隊長的辦公室來。他和武吉隊長耳朵旁低低的說了一陣，武吉點點頭，立刻吩咐四名憲兵，到地獄裏去做打諸葛雄了。

在半個鐘點之後，金廷德匆匆地又到地獄裏來。見諸葛雄身上那套凡立丁西服早已脫去，只穿了短袴和襯衫，倒在地。見那襯衫上滿沾了血漬，頭髮亂蓬蓬的，臉上也有絲絲的血痕。這就笑了一笑，暗暗罵聲這小子今天這一頓打，也夠他受的了。於是走上去，把他身子用腳踢了踢，但諸葛雄却人事不省的昏絕了過去。

金廷德在看到這一件血淋淋的襯衫之後，忽然靈機一動，他就立刻吩咐手下的走狗，把他襯衫剝了下來。當他脫去了襯衫，見到諸葛雄滿身血肉模糊的慘狀，心狠如狼的金廷德，

也不免心中感到一陣寒慄，身子微顫了一下。暗想道：我和小諸葛到底沒有什麼怨仇，無非是爲了一個女人而已。假使我的計劃成功了的話，那我就饒了他一條性命罷！小金這麼想着，他取了這件血衫便離開了這慘無人道的地獄。

諸位看到這裏，心中當然明白羅淑嫺接到這一件血淋淋的襯衫就是諸葛雄身上之物了。當時淑嫺和阿玲不約而同的啊呀一聲竭叫起來，粉臉失色的倒退了兩步。淑嫺急急的說道：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小姐！你瞧，下面還有一張字條哩！」

阿玲胆子比淑嫺大，伸手把襯衫一翻，見下面還有一張字條，心中奇怪，遂伸手取過，交給淑嫺。淑嫺急忙把字條展開，心慌意亂的一面忐忑地跳着，一面急急的唸道：

羅小姐：

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你最心愛的好朋友諸葛雄先生，他却被司令部抓去了。說他是個通敵的重慶份子，現在被司令部裏打成了這個樣子。我想你見到了這一件血淋淋的襯衫，你也許會悲痛欲絕了罷！唉！我怨諸葛先生真是太以糊塗了！

愛管閒事人啓

羅淑嫺在見到了這張字條之後，不由哇的一聲，滿眼一陣昏黑，全身亂抖，蓬的一聲，竟向後仰天跌倒地下去了。這麼一來，把個阿玲唬得魂靈兒都飛掉了。一面蹲身抱住了小姐，一面亂哭亂喊。這一哭喊早已驚動了三姨太，由三姨太房中的丫頭，去報告了羅武智，一時之間，羅武智，大姨太，二姨太便統統奔入淑嫺的房中來。淑嫺被衆人一陣子推摸揉

搓，也就悠悠地醒了轉來。她也說不出什麼話，倒在床上，忍不住又號啕大哭起來。

在衆人的心中，起初還以爲是淑嫻中了暑，所以有的主張刮痧，有的主張請醫生。但等淑嫻醒轉這麼大聲一哭，大家就奇怪起來。這時三姨太也發覺桌子上放着的這一件血衫，由不得啊呀一聲。急急問道：

「阿玲！這……是什麼地方來的？快告訴我們呀！」

「是門房趙四交給我的，小姐見了這張字條，便昏絕了。」

阿玲一面眼淚盈盈的說，一面把落在地上的那張字條，交給三姨太。佩君慌忙看了一遍，也粉臉失色的叫道：

「什麼？什麼？諸葛少爺被司令部裏抓去了嗎？」

「佩君！快拿給我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羅武智也吃驚地說，一面接過字條，一面細細的看。當他看完之後，却立刻把腳一頓，恨聲不絕的連罵了兩聲該死。說道：

「這……是太混蛋，太混蛋了！他自己找死，還要害人嗎？我得打電話叫他老子到來不可。」

羅武智一面說，一面便管不了淑嫻哭泣，向外面匆匆直奔出去了。這時大姨太和二姨太還弄得莫明其土地堂，遂急問諸葛少爺什麼事被捉的？三姨太因為她們兩人不識字的，遂向她們把字條上的話說了一遍。大姨太聽了，是只會連聲的唸佛。二姨太似乎有些明白了的樣子，點了點頭，口裏却沒有說什麼，大家呆住了一回，便悄悄地退到房外去了。三姨太看了

這件血淋淋襯衫，她腦海裏浮現了諸葛雄挺英俊的人兒，一時也忍不住淚下如雨。遂向淑嫻哽咽着說道：

「大小姐！我並不是埋怨你，諸葛少爺今日慘遭不幸，這完全是你跟金先生爭吵的緣故，我猜這一定是金先生妬恨所致，而陷害到諸葛少爺的身上去了吧！」

「假使果然如此，我得報仇！我得報仇！」

羅淑嫻聽三姨太這麼一說，她的態度猛可有些瘋狂起來的樣子。柳尼倒豎，杏眼圓睜，伸手在梳妝檯上拿起一隻玻璃花瓶，向地上猛力擲去。只聽乒兵一聲，滿地碎玻璃片早已像水花般的飛濺起來。三姨太見她神情不對，遂急把她抱住。連忙低低的說道：

「大小姐！你不要這個樣子，你不要這個樣子呀！」

「三姨娘！我……做人還有什麼意思？」

羅淑嫻說完了這一句話，憤怒抵不住心頭的悲痛，她忍不住又傷心得悲悲切切的哭泣起來了。阿玲擰上面巾，三姨太親自給她拭拭眼淚。安慰她說道：

「大小姐！事到如今，你老是哭泣也沒有用呀！我們終要想個辦法，去救他出來，那才是正經啊！」

「阿玲！你把趙四去叫來。」

淑嫻聽她這樣說，覺得很有道理，遂不再哭泣，回頭向阿玲吩咐。阿玲答應，便匆匆而去。不多一回，趙四站在房門口。很小心的問道：

「大小姐！您叫趙四有什麼吩咐嗎？」

「我問你，剛才那個紙包是什麼人拿來的？」

「是一個穿短衫袴的男子拿來的，他是一個老頭子，他說這東西交給你們大小姐。我想問他是那裏來的？但他已經很快的走了。」

「唔！沒有你的事了，你出去罷！」

趙四莫明其妙的哦了一聲，又匆匆走到外面去了。這裏淑嫻呆呆地沈吟了一回，三姨太秋波向她瞟了一眼。說道：

「這老頭子是誰差來的呢？照我猜想，除了金先生之外，恐怕是沒有第二個人的了。」淑嫻聽了，並不作答。她暗暗地想道，阿雄本身確實是個地下工作者，那我是知道的。所以阿雄這次被捕入司令部，究竟是廷德陷害他呢？還是真的事機敗露了，這倒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假便是真的事機敗露了，阿雄的性命是完了，我神通無論怎麼廣大，恐怕也難以救他的了。想到這裏，兩眼望着那件血衫，淚水又像雨點般的直滾下來了。就在這時，阿玲匆匆奔入。說道：

「諸葛老爺來了，他在會客室裏被老爺罵得狗血噴頭哩！老爺的意思，叫諸葛老爺立刻到司令部去，聲明他是個盡忠報日的好人，他兒子不孝，竟然串通敵人，當然可殺，只管把他鎗斃，以絕後患好了。諸葛老爺沒有辦法，只好點點頭答應着去了。」

「啊！這……這……還是中國人民所說的話嗎？」

淑嫻聽了這個報告，她心中這一吃驚，真是非同小可，咬牙切齒，恨恨的說。她覺得爸爸的沒有心肝，真是和畜生無異了。三姨太急急說道：

「大小姐！我看你此刻快些兒到諸葛老爺家裏去一次，去勸阻他切不可到司令部去這樣說呀！否則，諸葛少爺的性命不是完全的沒有了嗎？」

「是的，我馬上就去。」

三姨太一語提醒了淑嫻，她點點頭，穿上了一雙白麂皮鞋，拿了皮包，就匆匆坐車到諸葛雄家裏來了。一敲進門，就聽到諸葛太太在廂房裏嗚嗚咽咽的哭泣。於是三姨太跨入廂房，只見旁邊還有一個姑娘在含淚相勸。諸葛龍却在堂客裏踱步，還恨恨的說道：

「你有這麼一個好兒子！你還哭他做什麼呢？他自己尋死倒也罷了，簡直還要害我兩個老命也要送終哩！這……不孝之子，我真上了他的當！我……恨不得把他肉有三口好咬呢！」

「諸葛老伯！」

淑嫻聽他這樣說，遂微有怒意向他叫了一聲。阿龍一見羅淑嫻，立刻又浮了一絲苦笑，嘆了一聲。招呼道：

「羅小姐！你……怎麼會來呀？阿雄的事情，你知道了沒有？」

「喔！羅小姐！我是只有這麼一個命根呀！他若被日本人鎗斃了，我還做什麼人呢？你……千萬可憐可憐他，你終要想個法子救救他的性命才好啊！」

諸葛太太一見淑嫻，也早已站起身子，表示相迎的意思。她一面滔滔不絕的說，一面早已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泣起來。諸葛龍却怒氣沖沖冷笑着說道：

「我瞧你這人真是太糊塗了，羅局長也沒有辦法呢！你叫羅小姐又有什麼法子可以救

他呢？常言道：自作孽，不可活，他犯了這樣大罪，還不是該死嗎？」

「不！諸葛老伯！你不要這樣說，我有辦法救他。」

淑嫺却平靜了臉色，很認真的回答。只見那個姑娘很快的走上來，有些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淑嫺的手。驚喜地問道：

「羅小姐！你真有辦法救他嗎？」

「羅小姐！啊！我跪下來向你叩頭！」

諸葛太太略有喜色的也驚叫起來，竟真的爬在地上，向淑嫺連連叩頭。慌得淑嫺急忙把她扶起，噯了一聲。說道：

「伯母！你……何必這樣呢？豈不是要折死了我？」

「羅小姐！你救了我的阿雄，你就是我家大恩人，我生生世世忘不了你相救的大恩。我……我……我說不出拿什麼來感謝你才好？」

諸葛太太一面說，一面眼淚又撲簌簌的滾落下來了。淑嫺並不理會她這些話，把眼睛望到那姑娘的臉上去。低低問道：

「您這位貴姓？」

「哦！我姓李，名叫玉梅，是諸葛雄的表妹。羅小姐！你若真有辦法把表哥救出來，這不但是我姨爹姨媽大幸，而且也是我們國家大幸。」

李玉梅含了熱情的目光，望着她粉臉，萬分感激似的回答。淑嫺點點頭，心中暗想，原來阿雄還有這麼一個年輕的表妹，那我倒是還只有今天才知道呢！見她這麼關心阿雄的神

氣，顯然他們之間至少也有些愛的成分。淑嫻這樣一想，不知怎麼的？心中更有一層悲哀的意思，她幾乎也要流下淚來了。這時諸葛龍又怔怔地問道：

「羅小姐！那麼你用什麼辦法去相救他呢？照你爸爸的意思，他叫我到司令部去聲明一切，要求他們公事公辦，只管把阿雄鎗斃。你現在說可以救他，萬一你爸爸不許你救他，這……便如何是好呢？」

「老伯！你不要憂急，我終盡我的力量，使阿雄得到生命的安全。我此刻來您府上。就是關照你們切不可到司令部去聲明一切。我想你們是父子關係，大概也不會這麼忍心罷！」

「我……我……當然不忍心，但你爸爸命令下來，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如今羅小姐既然肯幫忙相救，那我還有什麼話說呢？我們生生世世都不會忘記你的恩德。」

「那麼我走了，我立刻想法子去。」

淑嫻說着話，便轉身向外走，大家當然沒有留她多坐一回，還希望她早點去營救阿雄，所以送到大門口，才匆匆的分別了。李玉梅也告別回校，一路上暗暗的想着，覺得淑嫻真是一個有思想有能幹的好女兒。她居然能拍胸負責相救表哥，可見他們之間的愛情也是相當厚了。假使她果然能把表哥救出虎穴，那我以後決不再有妬恨她的存心，我一定很喜歡的承認她是我的表嫂子。

李玉梅這樣想着，她又暗暗的祈禱着說，但願表哥能安然沒有危險，我情願吃十年長齋，以感謝蒼天。忽然她又想到表哥被捕，萬一被他們用毒刑相逼，而說出機關的所在，那

麼這一般同志不是都要被他們一網打盡了嗎？玉梅這樣一想，心頭別別亂跳，她顧不得自己危險，就叫車夫改駛到白克路去了。車到西成里門口停下，玉梅跳下車來，付了車資，三脚兩步的走到五十六號門口，急急的敲門入內。這時蔡志堅的傷勢早已痊癒，他們此刻都在家裏，志堅看着報紙，史忠花却在彈鋼琴，林志偉拉着梵哇鈴，沈大文吹着口琴，大家在會客室裏正熱鬧着消遣。志堅見了玉梅，因為自己的受傷，全靠玉梅仗義幫忙，才使自己安然沒有發生不幸。所以十分感激她，連忙站起身子，含笑相迎。招呼說道：

「李小姐！外面很熱鬧！快請坐一回兒。」

「啊！你們都真有興趣，還逍遙自在的玩弄着音樂器具嗎？你們可知道事情出了亂子，諸葛雄被司令部裏抓去了！」

這個驚人的消息，彷彿晴天裏起了一個霹靂，把衆人都震驚得不約而同的猛可站起身子，啊了一聲叫起來。大家早已變了臉色，齊口問了一句真嗎？李玉梅的粉臉是紅紅的，眉宇間浮現了痛苦的表情。急急的說道：

「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難道我還會故意嚇嚇你們嗎？」

「李小姐！你怎麼知道的呢？」

忠花走到玉梅身旁，急急的追問。玉梅遂把自己到表哥家裏去，齊巧姨爹從羅公館回來告訴表哥被捕的話，向衆人訴說了一遍。一而又急急的說道：

「我看表哥被捕，這兒恐怕不是安全的地方了，你們還是快些兒到別地方去避一避風頭才好。萬一司令部派憲兵到來，那豈不是大危險了嗎？所以我急急來報告你們

的。」

「李小姐！你真好，我們太感激你了。」

忠花情不自禁伸手過去，和她緊緊地握了一陣，兩眼望着玉梅粉臉，表示無限感激的樣子。蔡志堅却痛憤滿面的說道：

「奇怪得很，這又是誰走漏消息呢？照說，阿雄在偽組織掩護之下，他絕對是不會露馬脚的。」

「現在不是研究這問題的時候，既然李小姐熱心地來通報我們，我們快點離開這兒罷！」

忠花很急促的說，預備到別地方去躲避的意思。蔡志堅說道：

「我相信阿雄決不會出賣我們的，他縱然到了生死關頭的時候，他一定也視死如歸的。我的意思，倒並不在乎急急的逃避，是需要想辦法去救出阿雄才好。」

「對於相救阿雄出險，這一點羅小姐已負責去想法子。我看她有幾分把握的樣子，也許表哥會被她救出來的。」

玉梅在旁邊忙又插嘴回答，志堅表示驚異的神氣。連忙急急的問道：

「你說的羅小姐，是羅局長的女兒嗎？」

「就是她，她和我表哥很有一點愛情的。」

「他媽的！我說這姑娘也許不是一個好東西！阿雄不是把他秘密說給她聽了嗎？我說也許是這賤人走漏消息的。記得當初阿雄告訴我們，說他的秘密，羅小姐是知道

的，我就竭力表示反對。因為一個漢奸的女兒，怎麼會有愛國思想呢？現在果然發生了亂子，那還不是中了他們的美人計了嗎？」

林志偉在旁邊呆呆的出神，直到這時候，才把腳重重一頓，咬牙切齒地罵出了這兩句話。沈大文聽了，表示也有同感，遂連連說了兩聲對對！恨恨罵道：

「要如阿雄真的慘遭不幸的話，我們非把羅家父女殺死，替阿雄報仇不可！他媽的！這些狗留着不是反而會咬人嗎？」

「兩位不要誤會，並非我幫着漢奸的女兒，這位羅小姐決不是一個普通的姑娘，我相信我表哥被捕，決不是她走漏消息的。」

「李小姐！你何以見得呢？」

沈大文聽了，還表示不以爲然的意思，向玉梅低低的問。玉梅遂把羅局長吩咐姨爹親自到司令部去聲明，並希望公事公辦把表哥實行鎗斃。但羅小姐隨後急急趕來，勸阻姨爹不要到司令部去聲明的話，向大家告訴了一遍。並又說道：

「在當初我的心裏，對羅小姐的印象也很不好。但如今我見了她的人，我聽了她說的話，我也覺得羅小姐決不是想像之中那麼的討人厭。她是一個時代的女兒，她和她父親是完全不同的。」

「那麼阿雄有希望被她救出來嗎？」

大家聽玉梅這樣說，方才把憤恨淑嫻的意思慢慢地消失，志堅又很急促的問她。玉梅呆了一回，皺眉說道：

「這倒難說，我想明後天終可以知道了。你們到底走不走？我不能久留，我也要走了。因為徒然作無謂的犧牲，那是很不值得的。」

「李小姐這話不錯，我們走，我們大家都暫時的走罷！」

衆人聽了，都點頭稱是，大家一面說，一面忙碌了一陣子，也就匆匆地離開了西成里。在弄門口的時候，李玉梅方才和他們分手，管自的跳上車子回到校裏去了。

這天晚上，玉梅一個人那裏睡得着？天氣又很悶熱，所以她悄悄走到校內草場上來散步。天空是黑漆漆的，除了幾顆閃閃爍爍的星斗之外，四周是黑暗得可怕。她呆呆地站立了一回，心中想着表哥在司令部裏一定受了許多痛苦，也許他已受了很重的傷了罷！想到這裏，一陣子悲哀，眼淚會撲簌簌地直滾落下來。

第二天早晨，玉梅很早的就起身，匆匆來到教務室，意欲打電話給姨媽，問問阿雄的消息。因為見報紙已經放在桌子上，遂先翻閱報紙，看西成里五十六號有沒有被搜抄過？忽然在第二版報上見到一則很大的結婚啓事，因為名姓很觸目，所以表示驚奇。急急的唸道：

武吉隊長

爲 乾兒金廷德

結婚啓事

茲承陸大奎與尤長根兩先生介紹，謹詹於國曆七月念八日假座新都飯店爲乾兒長女舉行

羅武智

爲 長女淑嫻

婚禮，敬告親友。

玉梅看完了這則結婚啓事，不由驚奇得目定口呆，暗暗叫了一聲啊呀！自言自語說道：

羅小姐答應救我表哥出險，怎麼自己反而跟別人結婚了呢？她頹然倒在沙發椅子上，倒是怔怔地愣住了。

羅淑嫻匆匆地別了諸葛龍，回到家裏。三姨太見她回來，便急問她事情怎麼樣？淑嫻使把諸葛太太在家哭泣的話告訴她。一面說道：

「要援救阿雄，沒有第二個辦法，只有跟小金商量。三姨娘！你給我代為打個電話給小金，說我請他到家裏來一次。」

「打電話到司令部去嗎？」

「是的，電話號碼是八五三四六。」

三姨太點點頭，淑嫻房中本來有分機的，裝在她那床邊的夜壺箱上面。三姨太走了過去，伸手撥了號碼，不多一回，聽那邊有人開話了。遂連忙說道：

「是司令部嗎？對不起，請金翻譯聽電話。」

「哦！請等一等。」

那邊接聽電話的回答了一聲，不多一回，便換了一個人來聽，那就是金廷德了。他似乎已經知道是個女子打給自己的，遂很溫柔的說道：

「您是誰？找什麼人呀？」

「金先生嗎？我是羅家三姨太。」

「啊！是三太太！您有什麼事情嗎？」

「哦！我們大小姐請你到舍間來一次，您此刻有空沒有呀？」

金廷德在那邊聽了，心中就明白是爲了阿雄的事情了，不由暗暗的歡喜。覺得自己的計劃成功了，不過想着淑嫻不肯親自的給自己電話，不免又有些生氣，遂故意搭一些架子。爲難的樣子，說道：

「不知道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因爲我此刻沒有空，走不開身呢！」

「金先生！你等一等，我叫大小姐自己跟你說罷！」

三姨太沒有辦法，只好這樣回答。一面把話筒用手捫住，一面回眸望了淑嫻一眼，努努嘴兒，低聲說道：

「他說沒有空，你自己來跟他說罷！」

淑嫻冷笑了一聲，罵了一句這小子今天倒搭起架子來了。遂委委曲曲的走過來，接了聽筒，只好勉強地顯出親熱的口吻。叫道：

「金先生！你真是好大的架子，沒有請你的時候，你自己每天會來一次的。如今請了你，你反而不肯來了，這是什麼道理呀？」

「你……你……是什麼人呀？」

「啊呀！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嗎？我是淑嫻，你到底有沒有空？我想你平日這樣空閒沒有事，今天終不見得突然的會忙起來罷！」

「原來是羅小姐！瞧我這人真糊塗，連你的聲音都聽不清楚呢！你叫我到府上來，到底有什麼事情商量？假使很要緊的，我就抽空來一次。否則，我明天來好不好？」淑嫻覺得這小子真刁得可惡，遂只好忍氣吞聲的笑道：

「事情當然有一點，我要請求你幫忙哩！你快些來，我等着你。我想你是很關懷我的，我要你來，你當然不好意思推却罷！否則，你平日完全是懶惰假義的了。」

「好！馬上來，我馬上就來罷！那麼回頭見！」

淑嫻這兩句話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廷德服服貼貼連聲的答應了。於是大家放下聽筒，淑嫻忍不住微微的嘆了一口氣。三姨太問道：

「他來了嗎？」

「來了。……」

淑嫻有氣無力的回答，她懶懶地坐到沙發上去。呆了一回，抬頭望了三姨太一眼。央求着說道：

「三姨娘！謝謝你，給我去弄一包烟捲來。」

三姨太以為她回頭要招待廷德用的，遂匆匆去拿了一聽三炮台來。不料淑嫻却揭開蓋子，自己取了一支來吸。三姨太皺眉說道：

「你不會吸烟的，怎麼學習起來了？」

「我心裏氣悶得很，吸一支玩玩。」

淑嫻手兒托了額角，微蹙了細長的眉尖兒，顯然是煞費苦心在動腦筋的樣子。三姨太憂愁地說道：

「等回兒金先生來了，你向他用什麼話兒要求呢？也不知他肯不肯幫忙呢？假使他袖手旁觀的不肯幫忙，那又怎麼辦？」

「我既然開口向他要求幫忙，我終有辦法能叫他答應的。」

兩人說過了這兩句話後，大家又靜默了一回子。只有窗外樹蓬裏的鳴蟬，「吱吱喳喳」的叫得熱鬧，似乎受不住這太陽光淫威的壓迫，而發出掙扎的吶喊。淑嫻接連的燒完了兩支烟，才聽到房外有陣皮鞋聲响進來。抬頭望去，果然是金廷德。遂不情不願的站起身子，不過面部上是顯出相當嫵媚的表情。含笑說道：

「對不起！對不起！大熱的天氣，勞駕你了。」

「那兒，那兒，你可別這麼客氣呀！」

「把上裝脫一脫罷！三姨娘！給我吩咐阿玲開瓶汽水來。」

淑嫻親自開了電風扇，一面伸手給廷德寬衣服，一面向三姨太低低的說。三姨太答應一聲便走出房外去。這裏淑嫻又親自遞上了烟捲，她自己也取了一支。廷德見她這樣殷勤的招待自己，自從認識至今可說還只有第一次。遂連忙取打火機給她先燃了火，笑道：

「怎麼？你也會抽烟了？」

「爲什麼感到希奇？我難道不能抽嗎？」

「不是說你不能抽，因爲我還只有第一次見到你抽烟，所以感到奇怪。」

兩人正說着話，阿玲把汽水拿來，開了瓶蓋子，給他們倒了兩玻璃盃，然後又悄悄退出房外去。金廷德手握玻璃盃，喝了一口汽水。兩眼向她一瞟，含笑問道：

「羅小姐！那天我在米高美對你失禮的舉動，你心中還生着氣嗎？我這兩天來，心裏終覺得很不安。」

「你別提過去的事了，那是我不好，不該太認真。你很受一些委曲了罷！事後想想，我真有些兒懊悔。我今天請你到來，一方面也就是跟你表示道歉。那天的事，還得請你原諒我吧。」

淑嫻轉機也相當靈敏，她聽廷德提起這事，便也笑盈盈的回答，她似乎還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金廷德也是刁猾的人，暗想，你迷湯少灌，這種馬後炮，我是決不會來領你情的。心中雖這麼想，但表面上也謙虛地說道：

「啊呀！你叫我原諒，這話太客氣了。其實說來，那天原是我不好，……但事情既已過去，我們彼此能夠互相諒解，那當然是件好事情。羅小姐！那麼你其他還有什麼貴事要我幫忙呢？」

「哦！我來給你看一件東西，……」

淑嫻哦了一聲，把桌子上放着的那盒子血衫拿來，走到廷德坐的長沙發旁，並肩一同坐下來。把血衫及字條交到他懷內，說道：

「你瞧瞧這張字條誰寫的？他裏面告訴我諸葛雄被司令部抓去了，而且打得這個樣子。我想你是司令部內工作人員之一，你心中大概有一些知道的吧！」

金廷德想不到淑嫻會有這一下子舉動來對付自己，一時心頭別別亂跳，兩頰也由不得熱辣辣地紅暈起來了。但也只好鎮靜了態度，把字條接過，也看了一遍。忽然故作驚慌地叫起來，說道：

「什麼？小諸葛……他……他是重慶份子嗎？」

「笑話了，人兒已落在你們司令部的手裏，你怎麼還假裝糊塗呢？」

淑嫺冷冷的一笑，這回子臉色很不好看的回答。金廷德却一本正經的搖搖頭，說道：

「我委實沒有知道呢！因為司令部裏抓進來的罪犯，一天之中少說也有幾十個，不是我手裏辦的事情，我怎麼能知道呢？」

「也許你真的沒有知道，那是我錯怪了你。不過，我今天請你到來，對於這一件事，也需要你來幫一個忙，能不能把阿雄相救出來呢？」

淑嫺把血衫和字條放過一旁，假近了他一些身子，又顯出親熱的表示，溫情地說。金廷德今天的態度相當大方，絕對沒有色迷迷的樣子。他搓了搓手，皺了眉尖，好像非常困難的神氣。說道：

「假使他是犯了別的罪而被抓的，那我絕對有辦法救他出來。但他是個重慶份子，那就覺得爲難了。因為日本人對於這種罪犯，是一些都不肯放交情的。我就是去說情，恐怕也得被日本人責罰哩！所以這件事，並非我不肯幫忙，實在對於大局太嚴重了。我說阿雄真也糊塗，既然在局裏做了工作，又去加入重慶份子，這……不是自尋死路嗎？」

「你這話雖有道理，不過我明白阿雄被捕，完全是冤枉的。我絕對可以擔保他，他並不是什麼重慶份子。無非是爲了我的關係，所以遭人妬忌，把他陷入苦海，預備喪他性命而已。」

「羅小姐！你這話一說，叫我倒也不安起來。難道照你目光看，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嫌

疑人嗎？」

命廷德紅了兩頰，有些不快樂的樣子，索性向她直截的問。淑嫻把手按到他的肩膀上去，溫情地說道：

「你何必多心呢？我說的也並沒有瞎猜疑呀！因為阿雄被捕，照理說，我既不是他的親戚，又不是他的家族，那麼根本和我毫無關係。可是外界偏把這件血衫和字條，送到我的手裏，這算什麼意思呢？那不是很明顯的事嗎？無非妬忌我們親熱一些，所以便下這個毒手了。金先生！假使把你換作了我的地位，你會不會想到這一層上頭去呢？」

「噯！你這話倒也很有理呀！那麼你心裏終有一些知道，這到底是什麼人陷害他呢。」淑嫻這些話，說得廷德只好連連點頭，表示也有些同情的回答。他真是刁惡得厲害，還向淑嫻故意這麼的問。淑嫻冷冷一笑，正色道：

「金先生！你難道還要我明顯的說出來嗎？我生平沒有其他的男朋友，比較接近一些的，除了阿雄之外，那就是你了。」

「啊呀！那你難道以為阿雄被捕，是我陷害他嗎？那就太以冤枉人了。羅小姐！你不是曾經說過，你在學校裏有很多的男同學嗎？那我以為妬忌你們也決不止是我一個人的。」

金廷德被她說得額角上汗水也淌出來了，這就驚叫了一聲，表示完全受冤枉的意思。淑嫻覺得這樣的說着，是絕對不發生什麼效力的。她蹙了眉尖，呆呆地沈吟了一回。暗想，我

記得阿雄曾經對我這麼說過，「淑嫻！我勸你不要太癡心，因為這年頭兒和平常不同。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只有犧牲一切，來替祖國效勞爭光。……」我明白阿雄所說的犧牲，他是把生命也都包括在內的。爲了祖國，連生命都可以犧牲，那麼更何論其他呢？淑嫻這麼的想着，她似乎下了一個決心的把牙齒一咬。說道：

「金先生！在外界看來，終以爲我是愛上了諸葛雄。其實呢？我可以坦白的表明，我絕對並沒有愛他。」

「這是你口裏說說而已，即使在外界耳朵裏聽來，恐怕也決不會相信的罷！」

「假使我確實愛上了他，那麼他今天被人陷害，受到這樣的痛苦，似乎倒還有一些代價。可是現在呢？我覺得他真可憐極了。因爲我並不愛他，我就是嫁人的話，我也決不嫁給他。不過，他今日被打得這個樣子，我心頭感到不安和抱歉。倘然他受傷過重而死，那麼我就是變成劊子手了。這是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那我如何能一日安心呢？所以我現在要聲明嫁人了，使外界可以明白，我絕對沒有愛上諸葛雄。」

淑嫻說這兩句話的表情，在靜肅之中帶着悲憤的成分。她眼眶子裏雖然貯滿了眼淚，但她沒有流下來，她把淚水都咽向肚子裏去。金廷德表示驚訝，他很認真的樣子。問道：

「你預備嫁人了？」

「是的，我現在要嫁人了。」

「你要嫁給誰？」

「我要嫁給一個能把阿雄救出來的人；假使你有能力把他救出，那我就嫁給你。」
金廷德聽她這樣說，他未免樂得心花兒都朵朵開了。猛可握住了淑嫻的手，但還有些不大相信的樣子，笑問道：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罷！」

「誰跟你開玩笑？只要你把阿雄救出來，我就是你的太太了。」

淑嫻把身子偎到他的懷內去，秋波含了勾人靈魂那麼的媚力，脈脈含情瞅着他，真使廷德有些混陶陶起來。遂毅然說道：

「好！假使你言而有信的話，我一定冒了危險去相救他。」

「冒了危險？你又有什麼危險呢？」

「嘿！他是因為重慶份子而被捕的，我去相救他，我必定要向日本人說，他不是重慶份子，他是一個好人，否則我來做一個保人。那麼明天他倒真是個地下工作的人，我不是要被日本人大大的責罰了嗎？你想，這還不能算是冒了危險嗎？不過，我爲了一片癡心，爲了忠實的愛你，那我也管不到這麼許多了。」

「小金！你這樣專一的愛我，我真是太感激你了。」

淑嫻顯出熱烈的情緒，緊緊地握了他的手，改口叫了他一聲小金回答。廷德在一度感到欣喜之後，忽然又感到了可疑。遂低低的說道：

「你說不愛阿雄嗎？」

「是的，我不愛他，假使我愛他，我怎麼會答應嫁給你？」

「可是，你是因爲要救他性命，才答應嫁給我的，所以我覺得你心裏一定是仍舊愛着他的。」

「這話倒不是這樣說的，因爲他被捕是我累害他的，所以我才要救他出來。至於我答

應嫁給你，那就是表白我並沒有愛阿雄的意思。小金！你這人也未免太多疑了。」

淑嫻被小金說到心眼裏去，她的兩頰倒是緋紅起來。不過她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立刻煞費苦心的又說出了這幾句話。說到末一句的時候，表示非常的不高興，她站起身子，撇着小嘴兒，走到窗口旁去了。小金只好跟着站起，走到她身旁，拍拍她肩胛。笑道：

「淑嫻！你不要生氣，這倒不能怪我太多疑，實在是因爲你的態度轉變得太快了。前幾天我在米高美向你求婚，却挨了你一記耳光。誰知現在你爲了阿雄，就情情願願的嫁給我了。你想，我怎麼不要起疑心呢？」

「不過，我嫁給你這是事實，又不能騙騙你的，那還有什麼可疑？」

「但我心裏終有些放心不下，只怕我想法子救出了阿雄，你倒又不肯嫁給我了，叫我不是吃一個空心湯糰嗎？」

「那麼依你說要怎麼辦？你才能相信我呢？」

金廷德見她完全屈服的樣子，遂怔怔地想了一回兒，忽然有了一個主意。遂低低的說道：

「假使你今天跟我結婚，我就今天去救他。你若明天跟我結婚，我就明天把他救出來。這樣子辦，我才覺得有些兒保障。」

「今天結婚，明天結婚，這無論如何沒有這麼快的。我覺得你太不信任我，你沒有真

心愛我的意思。」

「就是因爲真心愛你，所以才這麼懷疑的。淑嫻！我爽爽快快的跟你說，你幾時跟我結婚，我就幾時把他救出來，你看怎麼樣？」

淑嫻覺得這小子的手段真厲害，一時心頭痛恨得了不得。但皺了眉尖兒，却也奈何他不得。想了一回，說道：

「就說我們今天就結婚，你新房預備做在那兒？」

「我們可以開國際飯店的房間，長開一個月，做我們的新房。在這一個月之內，我再找尋房子，買傢具，這不是很好嗎？」

「這辦法我可以答應你，不過，我得跟爸爸說一聲，他老人家的意思怎麼樣？不是該徵求他的同意嗎？」

「我想你肯答應，他老人家心中是絕對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讓我打個電話給爸爸，叫他馬上回家，我們就把這頭婚事，今天決定了好不好？」

金廷德想不到她竟有這麼的性急，一時暗暗歡喜，但也有一點妬恨。因爲他知道淑嫻的性急，並非爲了急於要跟自己結婚，實在是爲了急於要救阿雄的緣故。但表面上也只好含笑點頭，說了一聲很好。淑嫻於是立刻搖個電話到局裏，叫爸爸馬上回家，說有要事商量。淑嫻放下聽筒之後，望了廷德一眼。又認真地說道：

「我在嫁給你之前，我得跟阿雄見一見面，這個條件，你允許我嗎？」

「可以，但你見了他，也許會傷心的。因爲你這一見面之後，從此你是我的太太，你再也不能嫁給他了。」

金廷德點點頭，浮了陰險的笑，完全有刺她心頭的意思。淑嫻却並無一點反應，毫不介意的說道：

「你以爲我要見他一面算是留個紀念嗎？不！不是這個意思，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把他救出來了？因爲你不信任我，我似乎也難信任你。」

「沒有關係，那我可以答應你。」

金廷德說着，伸手到袋內去摸烟盒子。淑嫻指指茶几上的烟罐兒，望了他一眼，說這兒不是烟捲嗎？何必吸自己的？廷德方才取茶几上放着的烟捲，兩人默默地靜寂了一回。大約一刻鐘之後，羅局長回家來了。他匆匆走進女兒房中，一見廷德也在，倒有些驚奇的樣子。含笑說道：

「金先生什麼時候來的？」

「才來了不多一回兒。」

金廷德站起身子，很恭敬的回答。羅局長把手一擺，是叫他不必起來的意思，於是兩人一同又坐了下來。羅武智問道：

「淑嫻！你叫我回家有什麼事情商量呀？」

「爸爸！我要跟小金結婚了，您贊成嗎？」

羅局長覺得女兒態度有些異於尋常，這就不免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望了他們一眼，勉

強含笑說道：

「你們兩人同意嗎？」

「都同意的，所以才跟爸爸來告訴的。」

「那很好，我想揀個日子先來訂一個婚罷！」

羅局長點點頭，吸了一口雪茄，微笑着說。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淑嫻却很快的笑道：

「爸爸！你太牛步化了，我們需要速戰速決，今天馬上結婚。」

「今天就結婚？那怎麼來得及？對於新房，嫁奩問題，什麼都沒有預備好呢？」

「沒有問題，新房做在國際飯店，裏面傢具，應有盡有，嫁奩不用備了，爸爸就折些

現金給我也行。」

「淑嫻！你……你……真有些變了，這是什麼意思呢？」

「爸爸！你不答應嗎？那你是不是不歡喜金先生做女婿嗎？」

「那裏那裏？金先生這麼少年英俊，真可說是我女兒的乘龍快婿哩！不過，我的意

思，爲什麼要這樣急促呢？」

羅局長被女兒這麼一說，恐怕金廷德要生氣，遂慌忙又笑嘻嘻的問答，表示非常企重他的意思。廷德這時也插嘴說道：

「爸爸！假使你喜歡我的話，那就請你答應我們吧！」

「既然你們已經接頭好了，我還有什麼話說呢？不過今天結婚，那是萬萬也來不及。

我的意思，今天是念四號，明天是念五號，念八號是星期日，能不能延遲到念八號

呢？」

「小金！你看怎麼樣？」

「這樣罷！明天在報上先登結婚啓事，一連登四天，那麼我們就念八號結婚好了。」

金廷德見淑嫻瞟着俏眼兒，向自己低低的問。這就想了一回，方才有個主意回答。羅局長點頭說道：

「好罷！就準定這樣是了。但我們假座那一家酒樓呢？」

「新都飯店也很不錯，因為我乾爸武吉隊長和李直先生很要好，酒筵可以打個八折呢！」

「那麼就是我和武吉隊長出面登載啓事吧！我在局裏另外再找兩個現成介紹人，明天就登載在報上好不好？」

大家商量既定，羅武智便先出房去辦理這件事情了。這兒淑嫻望了廷德一眼，低低的說道：

「事情已由我爸爸做主去辦理了，那終沒有什麼不可靠的了。小金！你現在可信任我了嗎？」

「相信，相信，我完全相信了。」

金廷德笑嘻嘻的走上去，緊緊地握住了她手兒。兩眼望着她紅紅的嘴唇，不免有些色迷迷起來。遂輕輕笑道：

「淑嫻！我們念八號要結婚了，那麼現在我們不就是一對未婚的小夫妻了嗎？我想跟

你來一個「開水」，不知道你肯答應嗎？」

「啊！你這人也太老實了，我們結了婚之後，我的身子也屬於你的了。那何況我們親一個嘴呢？這算得了什麼？小夫妻要沒有這一種親熱，那還算是夫妻了嗎？」

淑嫻認爲這就是犧牲，她顯出大方的態度，把兩手按着他的肩胛。眉花眼笑的意態，真令人感到神魂都有些飄蕩起來。金廷德這一快樂，心頭只覺奇癢難抓。遂得意地笑道：

「不知怎麼的？我愛你，但也怕你，因爲怕你又會揍我一記巴掌的！」

「傻子！彼一時，此一時，現在我們是夫妻了，我還會揍你嗎？」

淑嫻秋波斜乜着他，憨然地媚笑。金廷德方才大了胆子，把她的頸項勾抱住了，低了頭兒，把她緊緊地吻住了。

金廷德這兩年來，仗了敵僞勢力，在女人地界裏，可說是無縫不鑽的。被他玩弄過的女人，真也不可勝計。但他覺得今天和淑嫻這一吻，比和任何一個女人接吻要甜蜜得多光榮得多。因爲一個不容易追求到手的女人，忽然追求到了，這在每一個男子的心中，真好像是獲得珍寶一樣的可貴。所以金廷德此刻的心頭感覺上，飄飄欲仙似的已不知道自己置身在什麼境界的了。

「小金！你勝利了，你終該滿足的了。」

「我願生生死死做你的僕役，你要我長，我不敢短啊！」

良久之後，淑嫻輕輕推開他，低低的說。廷德點點頭，表示非常忠心耿耿的回答。淑嫻於是又說道：

「那麼你可以把阿雄去救出來了，他到底受了傷沒有？你該把他快送到醫院裏去才好啊！」

「好！我馬上就去，送他進什麼醫院，我回頭打電話來告訴你。」

金廷德方才心滿意足的點頭說好，他和淑嫻緊緊一握手，就穿上了西服上裝，匆匆的向外面走了。淑嫻等他走遠之後，她方才感到一陣悲酸觸鼻，眼淚會大顆兒的滾了下來。

第二天早晨，各報上都登載了廷德和淑嫻結婚的啓事。這消息被李玉梅看見了，她心裏當然感到奇怪。暗暗的想了一回，覺得金廷德這個名字很耳熟，忽然想起來了。這個姓金的，不就是表哥的同學嗎？記得那年表哥因請願受傷在醫院，姓金的不是也曾經來探望過表哥嗎？當時他還諷刺表哥和蔡先生請願的報酬是流血等話，唉！言爲心之先聲，想不到這小子果然認敵作父，做了十惡不赦的叛徒了。一時又想，羅小姐難道因表哥被捕，所以改變愛的方針，而和姓金的結婚了嗎？假使果然如此的話，這女子我把她錯認是個時代女兒，竟是個無情無義水性楊花的淫娃了。不過，我想事情決不會那麼的簡單，覺得其中多少還有一些緣故的。因爲昨天我在姨爹家中，親眼見到羅小姐悲憤的表情，她是多麼有思想的一箇姑娘呢！她豈肯嫁給這種走狗做妻子？玉梅呆呆的出了一回子神，忽然把手一拍桌子，由不得哦哦地叫起來。自言自語說道：對了，對了，一定是幕三角戀愛的悲劇，所以這小子起狠心把表哥藉故陷害了。那麼羅小姐的嫁給姓金這小子的消息，也許正是羅小姐欲營救表哥的一個苦肉計。玉梅心細如髮，到底被她想出一些頭緒來了。不過她十分同情羅小姐，一時反而代爲羅小姐悲哀起來。正在這時，電話鈴聲響了。玉梅連忙接過話筒，問道：

「求智小學，請問找誰？」

「對不起！李玉梅小姐在嗎？」

「我就是玉梅，您貴姓？」

「哦！李小姐！我是史忠花，你今天報紙看過了沒有？怎麼羅小姐和人家結婚了？到底

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詳細嗎？」

「可不是？我也正感到奇怪呢！史小姐！我們在下午約個地方談談好嗎？此刻我馬上

到姨爹那兒探聽消息去。」

「好的，好的，我們在大三元碰頭好不好？下午兩點鐘。」

李玉梅點頭答應，遂放下聽筒，她急急坐車趕到諸葛雄的家裏。只見姨爹姨媽正在唉聲嘆氣的說話，無非是怨恨羅小姐沒有情義，見阿雄被捕，就馬上跟別人結婚了。可見人心勢利，真是不勝浩嘆。玉梅聽了，很是納悶，一面招呼，一面問道：

「表哥可有出來的希望嗎？羅小姐難道沒有來過回音？」

「出來？到了司令部，終是兇多吉少，還有什麼希望呢？羅小姐昨天說得好好的，今天一嫁了別人，那就什麼都完了。唉！我們也怨不得別人，怪來怪去，終是阿雄這畜生太不掙氣！自作其孽，所以才弄到這地步呢！」

諸葛龍垂頭喪氣的回答，他除了長歎之外，是只有連連猛吸烟捲，表示煩惱得十分的樣子。諸葛太太聽了這些話，知道阿雄的性命，終是難保的了。一時悲從中來，忍不住放聲大哭。玉梅被諸葛太太一哭，因此也被引逗得淚如雨下。就在這當兒，張媽匆匆進來，說道：

有電話來了。玉梅一聽，慌忙走到電話間去了。約莫五分鐘後，玉梅臉含喜色的匆匆進來。叫道：

「姨媽！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傷心了，表哥已有救星了。」

「呵！真的嗎？阿彌陀佛！是誰把他救出來的呀？」

諸葛太太聽了這個消息，她立刻破涕爲笑，慌忙急急的問，在她心中至少還有一些不大相信的意思。諸葛龍也站起身子，一連串的問她可是真的嗎？玉梅告訴着道：

「是羅小姐來的電話，她說表哥已由金廷德作保，大約三天後，可以出司令部，此刻由金廷德請了醫生到司令部去醫治表哥的傷處，叫我們只管放心好了。」

諸葛太太聽了這話，立刻跪在地上，對了窗外天空，拜了四拜，口裏還唸佛不止。諸葛龍奇怪地說道：

「羅小姐一面相救阿雄出險，一面便嫁人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真有些兒弄不懂起來了。」

「姨爹！這是很明顯的事情，羅小姐爲了要救表哥性命，才嫁給金廷德的。所以我很敬愛羅小姐有這麼偉大犧牲的精神。她不但是愛之神，而且還是個民族的好女兒！

若把她當作漢……」

②

李玉梅說順了嘴，幾乎把漢奸女兒四字都說了出來。幸虧她想得快，覺得在漢奸面前說漢奸，這到底很刺姨爹的心。因此連忙縮住了，以下的話也就沒有再說下去。諸葛龍方才也想過來了，一時只好連聲歎息，來掩飾自己的侷促不安了。大家此刻心中雖然放寬了不少，

但還很憂愁着阿雄的受傷不知厲害不厲害？所以又你一句我一句的祈禱了一回，不知不覺的，却已午飯時分了。飯後，玉梅應忠花的約，便到大三元去了。

諸葛雄爲什麼還不能出司令部來呢？這無非是金廷德的計謀，不肯在婚前給淑嫻和阿雄見面。恐怕一見面之後，事情難免又要起變化的。直到念八日的早晨，淑嫻方才對廷德要挾說道：

「你今天到底預備給我和阿雄見面嗎？假使你還是拖延的話，那你今天也不必想跟我結婚了。因爲你完全欺騙我，我知道阿雄也許已經是不在人世的了。否則，你爲什麼不肯給我去見他一面呢？」

「你放心，阿雄是絕對活在世界上的。下午兩點鐘，我陪你到醫院裏去看他，他已經安安全全的在醫院裏調養哩！」

金廷德却笑嘻嘻的說，他完全有死樣怪氣的作風。淑嫻恨不得把他咬幾口，但下巴扣在他的門檻上，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也只好又哀怨地說道：

「在什麼醫院裏？你預先難道不能告訴我嗎？」

「你何必性急呢？此刻到下午兩點鐘也不過四五個鐘頭，難道你就等不及了嗎？我回頭陪你去探望了阿雄之後，我們就到新都飯店禮廳上去結婚，那不是很好嗎？」

淑嫻沒有辦法，也就含恨不再說什麼了。

好容易的到了下午兩點鐘，金廷德方才陪了淑嫻坐車來到一個醫院裏。淑嫻跳下車子一看，見是大公醫院。遂三脚兩步的走進院內，由廷德向問訊處一問，方知阿雄是睡在頭等五

號病房裏。兩人匆匆步入病房，只見床上果然躺着一個青年。淑嫻急奔到床邊，見阿雄滿面傷痕，十分淒慘。一時悲痛欲絕，叫了一聲阿雄，眼淚已涔涔而下。

諸葛雄在毒辣的魔爪之下，已經是受了無限的痛苦。他有些糊糊塗塗的，只覺得在五分鐘之前剛由司令部給他搬遷到醫院來，他也不曉得自己到底還有活命的希望？可是此刻忽然見到了淑嫻，他驚喜得猛可把淑嫻手兒拉住了。說道：

「你是淑嫻嗎？你……是淑嫻嗎？我不是在做夢呢？」

「不！你沒有做夢，我是淑嫻，我來看望你。」

淑嫻要想用手去摸他的臉兒，但見到他滿面的傷痕，又怕累痛了他，所以縮了回來。一面哽咽着回答，一面幾乎要哭泣起來。諸葛雄定了定神，他見到淑嫻身後的金廷德，他覺得有些奇怪。雖然要想仔細的問她，但有許多話不便問出來。而淑嫻的心中呢？和阿雄有同樣的痛苦，她有千言萬語要向阿雄訴說。但爲了身後有廷德在着，她不能說，她也不敢說。所以兩人流淚眼觀流淚眼，默默地望了良久，兀是沒有說一句話。金廷德含笑走過來，表示很好意的樣子。說道：

「小諸葛！你現在沒有危險了，日本人那兒我給你做了擔保，所以把你釋放了。你好好兒在這裏醫治傷處，過兩天就會好起來的。」

「哦！謝謝你，承蒙您救了我的性命，我真是感激你。」

「不要客氣，我們從小是同學，互助是應該的事情。阿雄！我還要報告你一件消息，今天是我與淑嫻 新都飯店結婚的好日子，可惜你是不能喝我們的喜酒了。」

廷德是故意去刺他的心，遂接着又微笑地告訴。阿雄哦了一聲，他的臉色由驚駭而轉變到平靜，便把兩手拱了拱。說道：

「對不起！我……就在這兒跟你們道賀罷！」

「等我們養了孩子的時候，我再請你吃紅蛋罷！」

廷德非常的得意，又笑嘻嘻的回答。一面拍拍淑嫻肩胛，催促她說道：

「淑嫻！時候差不多了，他們要等得性急了，我們該結婚去了！」

淑嫻在這時候，她又想反抗。倒豎柳眉，圓睜杏眼，咬牙切齒的表情，大有殺氣滿面的樣子。她這種表情，廷德因為在她背後，所以沒有見到。那麼相反的，諸葛雄眼睛裏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知道事情是有着蹊蹺，他明白淑嫻心中有說不出的苦衷。於是低低的說道：

「羅小姐！你去罷！不要誤了你們的吉期。」

淑嫻聽他這樣說，心裏委曲到極點，她雖然要哭出來。但理智告訴她，我不能太富於感情作用，而反連累了阿雄。於是也不說話，硬了心腸，回身向外就走。廷德恐怕她有什麼意外，遂也急匆匆的跟出病房去了。

諸葛雄心中是雪亮的，他知道自己這次被捕，決不是真正的事機敗露，完全是小金因妬恨而起的毒心，所以陷害我受苦的。大概是淑嫻答應了他的婚事，他才把我釋放了。淑嫻是可憐的女子，她爲了救我性命，才犧牲她的身子。她是多麼的偉大，我諸葛雄決不怨恨她負心，她是我救命的恩人哪！諸葛雄正在想時，忽然窗外烏雲四聚，一陣風過，竟然洒洒地落起大雨來了。

天氣本來是相當的悶熱，經過這一場大雨之後，才算是涼快了不少。但窗子沒有關，那雨點就斜飄進病房來，濕了地板一大塊。諸葛雄叫了兩聲看護小姐，但沒有人答應。不過雨是愈落愈大，房內已流進了不少的雨水。諸葛雄勉強支撐着身子，走下床來，預備去關窗戶。不料這時却有個看護小姐從病房門口經過，一見病人在關窗子，這就立刻奔進房來。因為見到滿地板的雨水，遂蹙了眉尖。怨恨地說道：

「小莉到什麼地方去了？真是吃飯不管事，她做看護在管些什麼呢？先生！你快去躺下，我來關窗子罷！」

「啊！你……你……是人還是鬼呀？」

諸葛雄回頭望去，一見那個看護小姐的臉兒，由不得大吃了一驚。遂啊了一聲，急急的問，那看護小姐聽問，也急急向他臉孔打量，雖然是傷痕斑斑，但那裏會不認識呢？於是也驚叫起來道：

「你……是諸葛雄先生嗎？」

「你……是郎露茜小姐嗎？我想不到你還活在這個世界上！」

諸葛雄說着話，全身發抖，已向前提下去。郎露茜急忙把他抱在懷內，她心中不知是悲是喜？叫聲可憐的諸葛先生，您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呢？她滿眶子熱淚便撲簌簌落下來了。「歸」寫到這裏，暫告一小段落，至於郎露茜在這次混戰中死裏逃生，受盡千辛萬苦的經過情形，是要在「恨」小說裏向諸位讀者再詳細的告訴了。

